ONZE MINUTOS

十一分钟

〔巴西〕保罗·科埃略著　周汉军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有关保罗·科埃略的国外评价

以畅销书《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原著名《炼金术士》）赢得声誉的保罗·科埃略，在这本有着动人故事的小说《十一分钟》里，以精彩而朴素的语言描写了一种神圣的“性”……

——美国《科库斯评论》杂志

这本书相当迷人，你阅读时的那种欢喜，将远出十一分钟。

——俄罗斯《消息报》

ONZE MINUTOS

在这部既大胆又吸引人的新作里，科埃略细致地挖掘了性与爱的神圣本质，邀我们一同去征服偏见与魔鬼，拥抱我们自己的“内心的光明”。

——英国《沃特金斯评论》杂志

科埃略总是给我们的内心带来这种终极考验……《十一分钟》写得大胆而又巧妙，可以打五颗星。

——澳大利亚《曼莉日报》

保罗·科埃略带着他钟爱的主题又来了：勇敢地去爱，去实践你的梦想，也接受你的人性故事。

——法国《我们的时代》杂志

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闲谈爱情，而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上的享受。

——捷克《故事报》

《十一分钟》处理了几个仍被当代人视为禁忌的问题，科埃略用一种毫不造作的方式将其阐述出来，使一个坦诚的思考者形象跃然于纸上。

——西班牙《理性》杂志


ISBN 7-5327-3373-4
9 787532 733736 >
定　价：19.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ONZE MINUTOS

十一分钟

〔巴西〕保罗·科埃略著　周汉军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一分钟/(巴西)科埃略(Coelho, P.)著;周汉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6
书名原文: Onze minutos
ISBN 7-5327-3373-4

Ⅰ.十... Ⅱ.①科... ②周... Ⅲ.长篇小说-巴西-现代
Ⅳ.I 77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7983 号

Paulo Coelho

ONZE MINUTOS

http://www.paulocoelho.com

图字: 09-2003-573 号

十一分钟

〔巴西〕保罗·科埃略 著
周汉军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54,000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7-5327-3373-4/I·1970
定价: 19.00 元

啊，马利亚。无原罪始胎，为向你祈求的我们而祈求吧。阿门。

献　词

二〇〇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在完成此书前几个小时，我去法国的卢尔德岩洞那里的喷泉灌上几加仑的神奇之水。走上大教堂的地界后，一位约七十岁的长者对我说："你知道你像保罗·科埃略吗？"我对他说本人就是。老人拥抱了我，并向我介绍他的妻子和孙女。他对我说我的书在他的生活中很重要。他说："它们让我心生梦想。"

我已屡屡听到此类话，这话总让我高兴。然而此刻却让我吃惊，因为我知道《十一分钟》讲的是一个微妙的、令人忧伤和感慨的问题。我走到泉边灌上水，然后转回来问他家住何方（法国北部，比利时附近）并记下了他的名字。

此书谨献给你，莫里斯·格拉沃利纳斯。我对你、对你妻子和你孙女，而且对我自己有一种责任：讲述不是大家喜欢听而是让我关心的事情。有些书让我们梦想，有些书把我们带回现实，但没人能回避对一个作者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写作中的真诚。

因为我是起始也是终结
我是受人尊重的也是被人蔑视的
我是娼妓也是圣女
我是妻子也是处女
我是母亲也是女儿
我是我母亲的双臂
我是不孕的，而我却有无数子女
我是幸福的已婚者也是单身女子
我是生育的人也是从未繁衍后代的人
我是分娩痛苦的安抚者
我是妻子也是丈夫
我是创造了我的男人
我是我父亲的母亲
我是我丈夫的姊妹
而他则是我拒绝的儿子
永远地尊敬我吧
因为我是可耻之人也是杰出之人

伊希斯①颂歌，三或四世纪(?)
发现于哈马迪村

---

① 伊希斯：古埃及主要女神之一。"伊希斯"在古埃及象形文字中作"宝座"解。本词为阴性，故其拟人化为女性，意为众王之母。

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

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

西门说："夫子，请说。"

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

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

耶稣说："你断的不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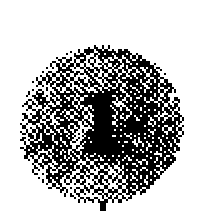
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

《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三十七至四十七节

目　　次

从前有个妓女叫玛丽亚。

等一下。“从前”是儿童故事最好的开头语，而“妓女”却是对成人说的事情。我怎么能以这样显而易见的矛盾开始写一本书呢？不过，总而言之在生活中我们无时无刻不是一只脚踩在童话故事上，另一只脚踩在深渊里，我们就这样开头吧：



从前有个妓女叫玛丽亚。

像所有的妓女一样，她原本纯洁无邪，青少年时代梦想着遇见自己生命中（富有、漂亮、聪明）的男人，（穿着婚纱）结婚，生养两个（长大成人后都很出名的）孩子，住在一幢漂亮（朝海）的房子里。她父亲是个流动商贩，母亲做裁缝，她的城市在巴西内地，这里只有一家电影院，一家舞厅，一家银行，所以玛丽亚无不期待着她的白马王子不期而至，抓住她的芳心，并带她一起去闯世界。

白马王子没有出现，剩下的只有梦想。十一岁那年，她初恋了，当时她是从家走路去上小学。上课第一天，她

发现这条路上走着的不只她一个人：和她同行的还有一个住在附近的小男孩，上课时间和她一样。两人从来没搭过一句话，不过，玛丽亚开始感到一天中最让她愉快的就是在这满是尘土的路上顶着太阳又渴又累的行走之时，小男孩走得很快，她得紧赶慢赶才能跟上他的步伐。

这情景持续了几个月。玛丽亚讨厌上学，她除了看电视也就没有其他什么消遣了，她盼着白天赶紧过去，期待着下一次走在上学的路上，而且和其他同龄的女孩子不一样，她特别讨厌周末。因为孩子比起大人来要觉得时间过得很慢，所以她感到很难受，她觉得白天太长了，只有十分钟接触自己生活中的爱，而大部分时间是在想他，想像着如果能和他说说话那该多好呀。

于是，这真的发生了。

一天早上，小男孩径直朝她走过来，向她借一枝铅笔。玛丽亚没搭话，对这意想不到的接近表现出生气的样子，并加快了步伐。当时看到他走过来时，她不知所措地呆住了，害怕他知道她是多么地爱他，多么地期待着他，是如何梦想牵着他的手，从校门口走过，一直走向远方，那远方——人们都说——有一座城市，那里有小说中的人物、艺术家、汽车、许多电影院，还有数不清的好东西。

这天余下的时间里，她在课上不能专心听讲，一直在为自己的荒唐举止而苦恼，不过也松了口气，因为知道了小男孩也在注意她，借铅笔不过是个搭话的借口，因为当他走过来时她看到他口袋里就有一支钢笔。她等待着下一次，在那天晚上——在以后的许多晚上——她开始设想

种种应答，寻找着让故事开始后就永不结束的正确方法。

然而没有下一次了；尽管他们还是一起去上学，有时玛丽亚右手拿枝铅笔走在前面，有时走在后面好柔情地看看他，而他再也没有和她搭话，一直到这学期结束她都只是愉快地爱着并默默地难过着。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假期，有天早上她醒来后发现两腿全是血，她想自己可能要死了；她决定给小男孩写封信，告诉他他是自己生命中的至爱，并打算深入腹地，好让当地农民所恐惧的狼人或无头母骡怪之类的野兽把自己给吞噬掉。只有这样，她父母才不会为她的死而难过，因为穷人尽管总摊上悲伤的事，但总是怀有希望。这样，父母可能会想她是被一户没有子女的富人家给拐走了，没准儿哪天她会衣锦还乡——而现在（和永恒）生命中的爱人将永远记住她，每天早上都会为没再和她搭话而难过。

还没等她写信，母亲就进来了，看到床单上的血后母亲笑了，并对她说：

"你现在是个姑娘了，我的女儿。"

她想知道是个姑娘了和这血之间有什么关系，不过母亲也不知该如何解释，只是说这是正常现象，从今往后一个月里有这么四五天得在两腿间垫上卫生巾。她问男的是不是也用什么管子之类的好防止血流到裤子上，后来她知道了只有女人才这样。

玛丽亚向上帝抱怨，不过后来也就习惯了月经。然而她却习惯不了没有小男孩的日子，并且不断谴责自己面对梦寐以求事情时的荒唐态度。开学前一天，她来到城里惟

一的教堂，面对圣安东尼奥圣像发誓要主动和小男孩说话。

第二天，她把自己精心打扮了一番，穿上母亲特意为她做的出门才穿的连衣裙，然后就出去了——她感谢上帝假期终于结束了。然而小男孩没有出现。她在痛苦中度过了一周，直到后来从一些同学那里得知他已经搬到别的城市去了。

“去远方了，”有人说。

这时，玛丽亚明白了有些东西已经永远失去。她也知道了有个地方叫“远方”，知道了世界很大，她的城市很小，而最让人感兴趣的人最后总是远走高飞。她也想离开这里，但还太小；尽管如此，她望着自己居住的这小城里满是尘土的街道，决定总有一天要去追随小男孩的脚步。在接下来的九个星期五里，按照她的一种宗教习惯，她都去领圣体并请圣母马利亚让她有朝一日离开此地。

她也难受过一段时间，徒劳地试图寻觅到小男孩的踪迹，可是没人知道他的父母搬到哪里去了。于是，玛丽亚开始感到这世界太大，爱情是件挺危险的事情，圣母是一位住在遥远天空中的圣女，而且不理睬孩子们的请求。

三年过去了，她学习了地理和数学，开始看电视连续剧，在学校里初次接触到了色情杂志，而且开始写日记，写她单调的生活并吐露心声想认识别人教给她的那些东西——海洋、白雪、缠着头布的男人、珠光宝气高雅的女人。然而没人能靠不可能实现的心愿活着，尤其是在母亲当裁缝、父亲不在家这种家境中，于是她很快就明白了必须注意身边的事情。在寻找能和她分享冒险梦想之人的同时，她为出人头地而学习着。满十五岁那年，她爱上了一个在圣周游行中认识的男孩子。

她没有再犯童年时代的错误：他们交谈，成为朋友，一起去看电影，一起去参加各种节日。她还注意到，像以前对那个小男孩时的感觉一样，爱情更多的是和这人在不在身边有关：他一不在身边就想，她在琢磨着下一次要聊什么之中度过着时光，回想着在一起时的分分秒秒，反思着哪儿做对了哪儿做错了。她喜欢把自己看作一个已经失去了一次伟大的爱有经验的姑娘，她知道这种事所造成的痛苦有多大，而眼下她决定为了这个可能就是与之结婚、生子、住在海边房子里的男人，为了婚姻，而竭尽全力。她

跟母亲谈了此事，母亲说：

“还太早了，我的女儿。”

“可您十六岁就和父亲结婚了呀。”

母亲不想解释那是因为意外怀孕的结果，所以就用“时代不同了”为理由结束了这个问题。

第二天，两人去郊外田野上溜达。他们聊了一会儿。玛丽亚问他想不想去旅行，他没回答，而是把她抓到怀里亲了一下。

她生命中的初吻！她曾是多么梦想这一时刻呀！景致也不一般——飞翔的草鹭、落日、带着野性美半荒凉的地区，还有远处悠悠而来的音乐。玛丽亚假装反抗，不过马上就抱住了他，接着就模仿屡屡在电影、杂志和电视上看到的动作：她的头半有规律半失控地摆来摆去，嘴唇有些用力地在他的嘴唇上摩擦。她感到有时他的舌头碰到了自己的牙齿，她觉得这很美妙。

然而他却突然停止了亲吻。

“你不愿意？”他问道。

该回答什么呢？什么愿意不愿意？当然愿意啦！然而一个女人不能这样表白，尤其是对自己未来的丈夫，不然将来他会怀疑她这么容易就接受了一切。最好什么也不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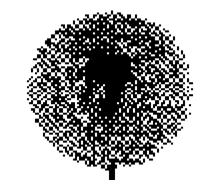
他再次拥抱她，又重复起刚才的动作，不过这次已经情绪不高了。他又停了下来，脸红红的——这时玛丽亚知道有什么地方错了，但不敢问。她拉起他的手走回城里，一路上聊着其他一些事情，好像什么也没发生。

那天晚上，她在用词上斟酌了一番，因为她觉得有一天她所写的一切都会被别人读到，而且确信某种严重的事情已经发生，她在日记中写道：

当你遇到一个人并彼此相爱时，你会觉得整个世界都顺应你；今天我在落日余晖中就看到了这个。然而，如果什么地方错了，那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草鹭，没有了远方的音乐，没有了他嘴唇的味道。为何几分钟前还在眼前的美好之事转眼就消失了呢？

生命转瞬即失；瞬间就让人从天上跌入地狱。

第二天她去找女伴们聊天。她和她未来的“恋人”出去溜达时，大家都看见了——总之，光有一个伟大的爱还不行，还必须让大家知道你是一个被拼命追求的人。大家都非常好奇地想知道情况如何，于是玛丽亚也就非常得意地说最美好的时刻就是他的舌头碰到她牙齿上，有个女孩子笑了。



“你没张开嘴吗？”

突然一下，全都明白了——他那问题，他那失望。

“为什么？”

“为了让舌头伸进去呀。”

“有什么区别吗？”

“没什么可解释的。就是这样亲嘴的。”

偷偷的笑，虚假的同情，从没有过恋人的女孩子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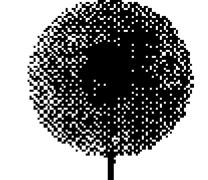
幸灾乐祸。玛丽亚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她也跟着笑——虽说她的心在哭。她暗自咒骂电影，闭眼、用手扶着对方的头、来回摆动自己的脸就是跟那上面学的，但那上面没有表现出实质的最重要的东西。她来了个自圆其说（是自己不想马上把自己交出去，因为还没有把握，不过，现在发现了你就是我生命中的男人），并等待着下一次机会。

然而只是在三天后她才在城市俱乐部的一次节日上见到他，他正牵着她一个女友的手——就是问她亲嘴之事的那个女孩。她又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和女伴们谈论着艺术家和城里的其他男孩子，还假装没看见有个女友时不时投来的同情目光，她就这样一直忍到夜里活动结束。然而当一回到家，她就让自己的世界土崩瓦解了，她整整哭了一夜，后来一连八个月都不好受，最后她得出结论，爱情不是为她而设的，她也不是为爱情而存在的。自此，她开始考虑去当修女的可能性，决定把自己的今后献给一种不伤害人而且不会在心中留下痛苦烙印的爱——对耶稣的爱。在学校里人们常常谈起那些去非洲的传教士，于是她决定那里就是她那没有感情的生活的归宿。她做出进入修道院的种种计划，学习了一些初步救援的知识（因为据一些老师讲，非洲那里常死人），她更加努力地上宗教课程并开始憧憬自己成为一个拯救生命、了解居住着老虎和狮子的森林的现代社会圣女。

与此同时，十五岁生日这年她不仅知道了亲吻是张着

嘴的，而且发现了爱情尤为一种痛苦的源泉。她还发现了第三件事：手淫。这几乎是一种偶然，当时她在等母亲回家时玩弄起自己的生殖器来。小时候她经常做这个，而且很喜欢所产生的愉快感觉——直到有一天让父亲看见了，父亲什么也没说就揍了她一顿。她忘不了挨的这顿打，而且知道了不能当着别人的面摸自己；因为不能在大街上做这个，而在家里又没有自己单独一间房，所以她也就忘记了这愉快的感觉。

直到亲嘴之事差不多过去六个月之后的这天下午。母亲还没回来，父亲和一个朋友出去了，电视上也没什么有意思的节目，于是无所事事的她就开始查看自己的身体——看看是不是能发现什么不希望出现的毛毛，然后马上用镊子给拔掉。令她吃惊的是，她发现阴道上方有一个小突起；于是她就开始玩弄它，结果就欲罢不能了；越弄越舒服，越弄越剧烈，她整个身体——尤其是手摸的地方——都僵挺了起来。慢慢地她开始飘飘欲仙像进了天堂一般，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她感到已经看不清听不清，眼前好像一片黄色，直到舒服地呻吟起来并有了她的第一次高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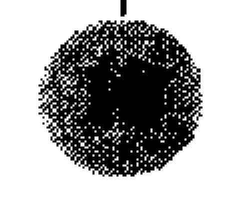


高潮！真爽！

就好像升上空中后现在乘着降落伞慢慢落回了地面。她浑身是汗，然而感到自己是完整无损、达到目的并充满了活力。这就是性！太棒了！根本就不是色情杂志上的那个样子，人人都带着痛苦的表情谈快感。根本就不需要男人，他们喜欢女人的身体却蔑视女人的心灵。自己一个

人就可以做一切。她又弄了第二次，这次她想像着是一个著名演员在抚摩她，于是再次上到天堂里然后乘降落伞下来，而且更加充满了活力。当她准备来第三次时，母亲回来了。

玛丽亚去和女伴们聊她的新发现，这次她避而不讲这是她几个小时前的第一次经验。大家——除了两个——都知道她讲的是什么，但以前没人敢谈及此事。此时玛丽亚感到自己是革命的，是这群人的头，而且她还发明了荒唐的“秘密坦白游戏”，要每个人都讲讲自己最喜欢的手淫方式。她学到了各种不同的方法，比如说盛夏时节盖着被子（因为其中一个人说出汗有助此事），用根鹅毛掠碰那里（她不知那里叫什么），让一个男孩给弄（对玛丽亚来说这好像没必要），利用坐浴盆（她家没有，不过等一天去一个富女友家，她要试试）。



不管怎样，当发现了手淫，又试了女友们提示的一些方法后，她就永远放弃了那修女生活。手淫给她许多快感——而在教堂里人们的暗示是，性是最大的罪。还是通过这些女友，她听到了一些有关的传说：手淫会让脸上长满粉刺，可以导致发疯，或是怀孕。她冒着这一切危险，仍然每周至少一次自己让自己快乐，而这一般是在星期三，在她父亲出去和朋友们打牌的时候。

与此同时，她与男人们的关系越来越不稳定，而且越发想离开这个地方。她有了第三次，第四次恋爱，而且已经知道怎么去亲嘴，在和情人单处时，她抚摩对方，也让对方抚摩自己——但是，总是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

总是恰恰在她最终确信那个人正是和她厮守终身的人之时，关系就结束了。许久之后，她最终得出结论，男人只带来痛苦、失望、折磨，还有日子过得很慢的感觉。一天下午，当她在公园里看着一位母亲和一个两岁的儿子玩耍时，她决定可以去想有丈夫、子女和临海的房子，但绝不再去爱——因为爱情毁坏一切。

玛丽亚的青少年时代就这样过去了。由于那神秘而又忧伤的神态,她越发漂亮了,有许多男人向她示爱。她跟这个出去,跟那个出去,她梦想,她痛苦——虽说她下过决心不再恋爱。在其中一次约会时,在汽车后坐上她失去了童贞;当时她和情人比以往更加激情地相互抚摩着,小伙子兴奋不已,而她已厌倦她是她们这伙女友中最后一位处女,就让他进入了。这不像让她升上天空的手淫,只是让她感到疼痛,一丝鲜血染红了她的裙子,而且让她下车都困难。没有初吻时的神奇感觉——飞翔的草鹭、落日、音乐……不,她不想回忆起这些。

她威胁他说如果她父亲发现谁强暴了他女儿,会杀了他的,之后,她又和这个男孩做了几次爱。她把他变成了学习的工具,试图以各种方法去体会和男伴性交的快感。

她没体会出来;手淫更省事,而且回报更多。然而所有的杂志、电视节目、书籍、女友,所有的,绝对所有的都说有个男人是重要的。玛丽亚开始觉得自己大概在性上有什么难以启齿的问题,于是她更加集中精力于学习,一时间忘掉了这叫做爱情的神奇勾魂的东西。

十七岁时，玛丽亚在日记中写道：

我的目的是体会爱情。我知道当我在爱时我活着，而且知道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再怎么有意思，也不会使我兴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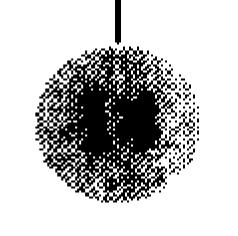
而爱情是可怕的：我看到我的女友们在受折磨，而我不希望这发生在自己身上。她们以前笑我，笑我单纯，而现在却来问我是怎么把男人牢牢掌控在手心的。我笑了，没说什么，因为我知道药比痛苦本身更糟；简而言之是我没恋爱。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更加清楚地看到男人是多么脆弱、反复无常、不稳定、出人意料……有些女友的父亲曾向我提出过要求，但我拒绝了。以前我感到这对我是一种刺伤，而现在我觉得这是男人特性的一部分。

虽说我的目的是体会爱情，虽说我因把心交给男人而受折磨，但我看到那些触摸了我灵魂的人没能唤醒我的身体，而那些触摸了我身体的人没能深入我的灵魂。



她满十九岁了，中学毕业了并在一家布店找到份工作，布店老板爱上了她——然而这时的玛丽亚已经知道如何利用男人而不被他所利用。她知道美丽的力量，总是做出取悦的姿态，但从不让他碰她。

美丽的力量：而那些丑女人又该怎么办呢？她的一些女友，在节日活动中没有人注意她们，也没有人向她们问声“好”。你想像不到，这些女孩子非常珍惜得到的那一点点爱，当被拒绝时，她们暗自神伤，除了为他人而容外，她们试图去寻求其他一些事情来面对未来。虽说在玛丽亚的想像中她们的世界可能难以忍受，然而她们更为独立，更为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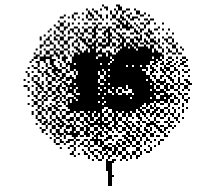
不过，她知道自己的美丽，而且虽说常常忘记了母亲的劝导，但至少有一条她忘不了：“我的女儿，美丽不常驻。”因此，她继续和老板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这就意味着大大地加工资（她不知道只让他抱着有朝一日把她弄上床的希望而她从中又能得到好处的这种情形能维持多久），还有加班费（总而言之，他喜欢有她在身边，也许他害怕如果她晚上出去没准儿会遇上个大情人）。她一气儿干

了二十四个月，开始每月给父母钱了，她终于如愿以偿！她已挣出足够的钱到做梦都想去的艺术家们所居住的城市度上一周的假期，这个地方就是国家的明信片：里约热内卢！

老板自荐陪她去并负担一切开销，但玛丽亚骗他说，她母亲强加给她的惟一条件就是要她住在一个练柔道的表哥家里，因为她是去世界上一个最危险的地方。

"此外，"她又说。"先生您不能没有一个信得过的人来打点就这样扔下店不管呀。"

"不要叫我先生，"他说。玛丽亚在他眼里看到了熟悉的东西：爱的火焰。这让她吃了一惊，因为她一直以为这个男人只对性感兴趣；而此时他的眼神所表达的恰恰相反："我能给你一栋房子，一个家，还给你父母一些钱。"想到将来，她决定让这火焰燃烧起来。



她说她会挂念这份如此热爱的工作，会挂念相处得非常好的这些人(她有意不提什么人名，好让人琢磨不透：难道"这些人"是指他?)，而且保证一定会非常小心自己的钱包和人身安全。然而实情则是：她不希望任何人，绝对不希望任何人来破坏她这第一次完全自由的一周。她想做一切——洗海水浴，和陌生人交谈，观赏商店的橱窗，随时准备着白马王子的出现并带她远走高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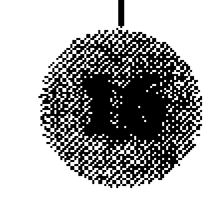
"总而言之，一个星期算什么呀?"她带着诱人的微笑说道，心中却希望的不是这么短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我马上就会回来上班的。"

老板感到沮丧，坚持了一下，最后还是同意了，因为这

时他已在心中盘算着等她一回来就向她求婚，所以他不想急于求成而把一切都搞砸了。

乘大巴车旅行了四十八个小时后，玛丽亚在科帕卡巴纳的一家便宜旅店住了下来(啊，科帕卡巴纳！这海滩，这天空……)。在打开箱子收拾之前，她抓起早已买好的比基尼穿上，也不管天还阴着，就直奔了海滩。她看见了海，心生恐惧之感，不过最后还是万分羞怯地钻进了海水里。

海滩上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女孩在第一次接触海洋、海神、海流、浪花，还有大西洋彼岸生活着狮子的非洲海岸。当从水里出来时，一个卖无包装三明治的女人碰了她一下，又有个挺精神的黑人问她今晚有没有空出去走走，还有一个连一句葡萄牙语都不会说的男人跟她比画着请她去喝椰子水。



玛丽亚买下了三明治，因为她羞于说“不要”，但回避了和那两个男人说话。一时间，她忧郁起来；说到底，现在有可能做自己想做的一切时，怎么又以这种绝对不应该的方式行事呢？她找不到一个满意的解释，于是就坐下来等着太阳从云里钻出来，心中惊叹着自己的勇气，也惊叹这海水的温度，大夏天里这水还这么凉。

这时，那个不会讲葡萄牙语的男人拿着个椰子出现在她身旁，并把椰子送给她。她喝了椰子水，挺高兴不必和他说话，她冲他笑笑，他也冲她笑笑。有这么一会儿，他们就这样不必说话安逸地沟通着——你笑笑，他笑笑——，后来，这个男人从兜儿里掏出个红皮小字典，怪声怪调地

说:“漂亮”。她又笑了笑;她是希望遇见自己的白马王子,但他也得讲她的语言并且年轻点儿呀。

这男人翻着字典一个劲儿地说:

“晚饭今天?”

然后又说:

“瑞士!”

还用在任何语言里都像天堂钟声一样响亮的词补充道:

“工作! 美元!”

玛丽亚不认识瑞士饭店,然而难道说事情就这么简单,梦想这么快就实现了? 最好是别信:非常感谢邀请,我没空,而且也没兴趣买美元。

这男人是一个字也没听懂,他开始感到失望;他们就这样笑来笑去,后来他离开了一会儿,很快就带来个翻译。他通过翻译解释说他来自瑞士(不是一家饭店,是个国家),希望和她共进晚餐,因为他有份工作要提供给她。这个翻译自我介绍说是这外国人的助手,而且是他所住饭店的保安,同时还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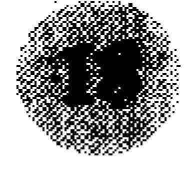
“如果我是你,就接受了。这人是个重要的艺术企业家,他来是为了发掘一些新人到欧洲去工作。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些接受了邀请并富起来的人,如今她们都已结婚生子,她们的孩子不必去面对攻击或是失业的困扰。”

他想用他的国际文化感染她,接着说道:

“此外,瑞士生产出色的巧克力和钟表。”

玛丽亚的艺术经验仅限于曾经演过一个卖水的女人——不说话上场闭着嘴巴下场——那是市里每到圣周都组织上演的关于耶稣受难的戏。她在大巴车上没有睡好，不过，这时由于大海的缘故而使她感到兴奋，同时也吃腻了没有包装和有包装的三明治，她不知所措，因为她不认识任何人，需要马上遇到一个朋友。以前她已经历过类似的情形，一个男人许下天大的诺言却什么也不做——因为她知道这当演员的事只不过是一种试图吸引她去做某件她装作不愿意去做的事情的手段。

但她确信是圣母给她提供了这次机会，深知得利用好这一周假期的分分秒秒，而认识一家高级饭店就意味着到时回家有些重要的东西可讲给别人听，于是就决定接受邀请——既然有那个翻译陪着，而且她已厌倦了微笑并装出听懂那外国人说什么的样子。



惟一的也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她没有合适的衣服。一个女人从不吐露这方面的隐情（接受丈夫背叛了自己也比说出自己衣柜的状况来要容易得多），不过由于不认识那些男人，而且也许再也不会见到他们，说出来也无妨。

“我刚从东北地区来，没有去饭店穿的衣服。”

这男人通过翻译请她不必担心，而且要下了她旅店的地址。那天下午她收到了她一生中从未见过的一条连衣裙，还有一双恐怕得花上她一年的工钱才能买得起的鞋子。

她感到脚下展开一条她在巴西腹地伴着干旱、与没前途男孩子们为伍、在质朴却又贫穷的城市里过着千篇一

律、索然无味生活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就渴望的道路。她要变成世界的公主了！一个男人为她提供一份工作、美元、一双昂贵的鞋子和一条仙女穿的裙子！还差化妆，还好，旅店里那个孤寂的柜台小姐帮了她的忙，不过，在这之前她告诫玛丽亚不是所有的外国人都是好人，也不是所有的里约人都是抢劫犯。

玛丽亚漠视这一告诫，她穿上从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好几个小时站在镜子前，而且后悔没带个相机来记录下这一时刻，到后来，她发现约会要迟到了。她像个灰姑娘一样跑出去，来到那瑞士人住的酒店。

让她吃惊的是，翻译一见到她就说他不陪他们了。

“不必担心语言。重要的是他感到在你身边挺好就行。”

“这是怎么说，如果他听不懂我说的怎么办？”

“要的就是这个呀。不需要交谈，就是个能量问题。”

玛丽亚不知道“能量问题”意味着什么。在她家乡，人们只要见面就需要说话、有来言有去语。但迈尔松——这翻译加保安叫这个名字——保证说在里约热内卢，在世界其他地方，情况是不一样的。

“不需要理解，只是让他感觉好就行。这人是个鳏夫，没有儿女，是一家舞厅的老板，他在寻找想到国外表演的巴西女子。我说过你不合适，但他坚持，说当他一见到你从水里出来就爱上了你。他还觉得你的比基尼很漂亮。”

他停顿了片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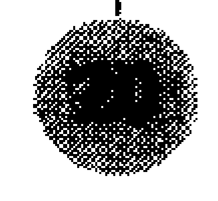
“坦率讲，如果你想在这儿找情人，必须换换比基尼的

样式；除了这个瑞士人，我想世界上没人会喜欢的，太老式了。”

玛丽亚装没听见。迈尔松接着说道：

“我认为他不只是希望和你有次冒险经历；他觉得你有足够的天赋变成他舞厅最吸引人的人。当然他没看过你唱歌，也没看过你跳舞，但这些都可以学，而美丽可是天生的。这些欧洲人就是这样：他们来到这里，觉得所有的巴西女人都性感，都会跳桑巴舞。如果他意图严肃，我劝你在出国之前要求他签个合同，而且要有瑞士领事馆承认的公司。明天我会在海滩上，就在旅店对面，你有什么疑问就来找我。”

瑞士人微笑着挽住她的胳膊并指了指等候他们的出租车。



“如果他另有企图，你也另有打算，一晚上的正常价是三百美元。不能要少了。”

还没等她回答，他们已是在去饭店的路上了。这男人试着说他想说的词。交谈很简单。

“工作？美元？巴西女明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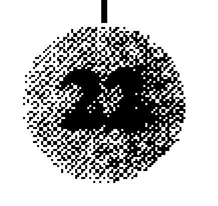
而玛丽亚这时还在想着那保安/翻译的那番话：一晚上三百美元！一笔财富呀！不必为爱情而受罪，可以像对那布店老板一样去引诱他，结婚，生子，给父母一种安逸的生活。有什么可失去的呢？他人已老，没准儿哪天就死了，而她也已经富有了——总之，瑞士人很有钱，而他们那里女人少。

晚饭时没什么话——你笑笑，我笑笑，而玛丽亚也慢慢明白了什么是“能量”——，这男人给她看一本相册，上面写着一些她不认识的字；穿着比基尼的女人照片（毫无疑问，她们穿的比她那天下午穿的质量要好得多也大胆得多），剪报，还有花里胡哨的小册子，上面能看懂的就是Brazil① 一个字，还是个错字（在学校里不是教她写成“s”的吗?）。她酒没少喝，害怕这瑞士人向她提出什么要求（不过，虽说她从没干过这种事，但没人能轻视三百美元，而且在酒的作用下，事情就简单多了，尤其是这里没有她家乡的人）。然而这男人表现得像个绅士，甚至在她坐下和站起时还为她拉椅子。最后，她说她累了并约定第二天在海滩见面（她指指表，又指了一个时间，用手做着海浪的动作，非常慢地说“明——天”）。

他看上去挺满意，也看看表（可能是瑞士的），同意了这一时间。

她没睡好。她梦见这一切都是梦。等醒来后看到不是梦：简朴房间里的椅子上搭着一条连衣裙，还有一双漂亮的鞋，还有海滩上的约会。

① “巴西”之意，正确写法是 Brasil，而不是 Brazil。



认识瑞士人的这天，玛丽亚在日记中写道：

一切都在告诉我说我在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但错误是一种行为方式。世界要我怎样？要我别去冒险？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不敢对自己的生活说个“是”字？

十一岁那年一个小男孩来向我借枝铅笔时我已经做错过一次；从那时起，我就明白了有时不存在第二次机会，最好是接受世界给你的礼物。当然是冒险的，但难道说比载我四十八小时来到这里的大巴车的一次事故还危险吗？如果我得忠于某人或某事，首先我得忠于我自己。如果我寻找真爱，那我先得厌倦我所遇到的平庸的爱。生活中这点儿经验告诉我谁也不是什么的主人，一切都是幻想——从物质到精神。谁失去本来认为是保险的东西（有些在我身上已发生过多次），最后就知道什么也不属于你。

如果什么也不属于我，也就没必要在考虑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上浪费时间；最好是就把今天当成我生命中的第一天（或是最后一天）来过吧。

第二天，她通过翻译/保安，现在又说是她经理人的迈尔松对他说只要先有瑞士领事馆提供的一个证明，她就接受邀请。好像已经习惯了这类要求，瑞士人说这也是他所希望的，因为一个外国女人要在他的国家工作，应该证明自己有一份当地人取代不了的职业。而做到这点并不难，因为瑞士女人跳桑巴舞不行。他们一起来到市中心。合同刚签完，保安/翻译/经理人就要求预付现金，于是他得到了总数五百美元中的百分之三十。

“这是一周的预付款。一周的，你明白吗？以后你就会每周净挣五百美元了，因为我只从第一笔付款中提取佣金！”

直到此时，旅行、去远方的想法，一切都像是一场梦——而做梦是很惬意的，因为不用被迫去做我们所计划的事情。如此，我们就不用去冒险，就没有失望，没有困难时刻，而当年老之时，我们就可以因为没能实现己愿而归罪于他人——特别是我们的父母，或是我们的丈夫，或是我们的子女。

突然，玛丽亚如此期待的机会就在眼前，但她希望它

永不出现！如何去面对陌生生活中的挑战和危险呢？如何去放弃她已习惯的一切呢？为什么圣母决定让去这么远呢？

让玛丽亚感到欣慰的是她可以随时改变主意，一切都不过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玩笑——回家后有点儿与众不同的谈资。总而言之，我住得离这里有上千公里远，现在钱包里有三百五十美元，如果明天我决定收拾箱子跑掉，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我藏到哪里去了。

去了领事馆的那天下午，她决定单独一人在海边走走，一路上她观看着孩子们，打排球的、要饭的、喝醉酒的、卖（中国制造）巴西手工艺特产的、为抗衰老而跑步和做运动的，还有外国游客、带着孩子的母亲、在海边尽头玩牌儿的退休的人。她来到里约热内卢，认识了一家顶级饭店，一个领事馆，一个外国人，找了个经理人，得到她家乡没有一个人——绝对没有一个人能买得起的一条连衣裙和一双鞋这么一份礼物。

而现在呢？

她看了看大海的那一边：她的地理知识告诉她，如果直线行进，可以到达非洲，那里有狮子和到处是大猩猩的热带森林。而如果偏北一点儿走，就会踏上那迷人的名叫欧洲的王国，那里有埃菲尔铁塔、欧洲迪斯尼乐园，还有比萨斜塔。有什么可失去的呢？像每一个巴西女人一样，在会叫“妈妈”之前就会跳桑巴舞了；如果不喜欢就可以回来，而且她已懂得了什么叫机不可失。

大部分时间里她都是在对本想说“可以”的东西说“不行”，决定只去经历在经验控制范围内的事情——比如说在与男人们交往中的一些冒险行为。现在她就像历史课上所讲的航海家面对所航行的陌生大海一样，面对着一个如此陌生的人。她完全可以说“不行”，但是难道说还要让那向她借枝铅笔而后又带走她初恋的那个小男孩所造成的情景重演，让她在叹息中度过以后的时光吗？她确实是可以说“不行”的，但这次为什么不试试说“可以”呢？

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她是个内地女孩，除了上过一所好学校和从电视剧上得来的大量知识外就没有其他什么生活经历了，当然她还深知自己漂亮。但只有这些不足以去面对世界。

她看到有一伙人望着大海在笑，不敢去接近它。两天前她也有同感，而现在她已经不害怕了，只要想下水就下水，好像就是土生土长在这里似的。难道在欧洲就不会出现这同样的情况吗？

她默默做了个祈祷，再次请求圣母马利亚给一些建议，没过多久就对自己要继续下去的决定感到泰然了，因为她感觉受到了保护。随时都可以回来，但不是总有机会去远方。既然梦想能抗住没有空调大巴车四十八小时的回程，既然那个瑞士人没改变主意，冒险是值得的。

她情趣盎然，以至当他再次邀请她共进晚餐时，她竟试着表露出性感的神态，并拉住他的手，然而这男人马上甩开了她的手。玛丽亚带点儿害怕带点儿释然地明白了，他说的是严肃的。

“桑巴明星!”这男人说。“靓丽的巴西桑巴女明星!下周的旅行!”

一切都是个奇迹,但“下周的旅行”绝对在她计划之外。玛丽亚解释说不能不和家里商量一下就做决定。瑞士人火儿了,他拿出一份签好的文件副本给她看,而她也是第一次感到了害怕。

“合同!”他说道。

就是定了去旅行,她还是决定和自己的经理人迈尔松商量一下——不管怎么说,他是收了钱来帮助她的。

然而看来迈尔松这时的主要心思是放在勾搭一个德国女游客上了,她是刚来旅店的,现正穿着露出上半身的泳衣在海滩上走动,她确信巴西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没注意到她是惟一把胸露在外面的女人,而且大家都带着尴尬的神态看着她呢)。他很难集中精神听玛丽亚说什么。

“如果我改变主意呢?”玛丽亚一个劲儿地说。

“我不知道合同里写了什么,不过,也许他会叫人把你抓起来。”

“他永远不会找到我的!”

“有道理。所以你也不必担心。”

然而这瑞士人现在倒开始着急起来,因为他已经付了五百美元、一双鞋、一条连衣裙、两顿晚饭钱,还有在领事馆办公证的费用,因此,既然玛丽亚坚持要和家人讲一下,既然一切都可在四十八小时内解决,而且根据约定,下周就可去旅行,于是他决定买两张机票陪她去她出生的地

方。随着你笑笑他笑笑，她开始明白一切都写入了合同，不能拿引诱、文件、合同不当回事。

看到自己漂亮的女儿玛丽亚由一个外国人陪着回来，而且他想邀她到欧洲去当大明星，小城感到惊讶和骄傲。左邻右舍都知道了，中学女友们问她："这是怎么回事?"

"我有运气。"

她们想知道在里约热内卢是不是常有这种事，因为她们在电视剧里看到过类似事情。为了让她的经历更珍贵，也为了让女友们确信她是个特殊之人，玛丽亚没说是也没说不是。

他们径直来到她家，这男人又展示一番各种册子、(带Z字母的)巴西、合同，同时玛丽亚解释说她现在有经理人了，而且打算从事艺术生涯。母亲看了一眼这男人展示给她的照片上女孩子比基尼的大小，马上就还给了他，也不想问什么——对她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女儿能幸福富有，或是不幸福，但富有。

"他叫什么名字?"

"罗歇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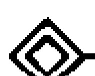
"罗热里奥！我有个表兄也叫这个名字！"

男人笑了，拍了拍巴掌，大家都发现他没听明白问的是什么。父亲对玛丽亚说：

"他跟我差不多大呀。"

母亲要他别干涉女儿的幸福。因为所有的女裁缝都

① 法语名字罗歇(Roger)和葡萄牙语名字罗热里奥(Rogério)有些相似。



爱和女顾客们聊天，所以就得到了大量有关结婚和爱情的经验，她语重心长地说道：

“我的宝贝儿，不幸福地跟着一个富有的男人也比幸福地跟着一个穷男人要强，而且在那遥远的地方更有可能成为一个不幸福的女富翁。此外，如果根本就不对劲儿，你可搭大巴车回家来。”

虽说玛丽亚是个内地姑娘，但她的聪明要超出她母亲和她未来丈夫的想像，她只是为了斗气而坚持己见：

“妈妈，没有从欧洲到巴西的公共汽车。此外，我想有个艺术生涯，而不是在寻找婚姻。”

母亲带着几近绝望的神态看了看女儿：

“如果你能去，也就能回来。艺术生涯对年轻姑娘来说是美好的，但只有你貌美才能持续，而这在三十岁左右也就结束了。所以你要好好利用，找一个正直的爱你的人，然后，行行好你就结婚吧。不必过多地考虑爱情，起初我不爱你父亲，但钱能买到一切，甚至真爱。不过，你看你父亲可根本不富！”

要是作为女友，这是最坏的忠告，但是作为母亲，这是最好的忠告。四十八小时后玛丽亚回到了里约，不过在走之前她——单独地——到自己以前工作的地方去辞职并听听布店老板说些什么：

“我知道有个法国大企业家要带你去巴黎。我不能阻止你去寻求自己的幸福，不过，在走之前，我希望你知道一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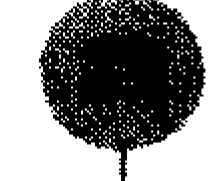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条饰带，上面坠着一枚纪念章。

“这是恩泽圣母神奇纪念章。她的教堂在巴黎，因此你要去那里祈求她的保护。看看这上面写了什么。”

玛丽亚看到在圣母周围有些字：“啊，马利亚，无原罪始胎，为向你祈求的我们而祈求吧。阿门。”

“你每天至少说一遍这话。而且……”他犹豫了，现在已经晚了。“……如果有一天你返回来，你会知道我在等你。我已失去机会说最简单的一句话：‘我爱你’。也许为时已晚，但我想让你知道这个。”

“失去机会”，她很早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然而“我爱你”，二十二年来她听过无数次了，而且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可言——因为从中从未产生过什么严肃深刻并演绎成持久关系的东西。玛丽亚表示感谢，并下意识记住了这番话(从来不知道生活为我们准备了什么，但知道紧急出口在何处永远不失为一件好事)，她在旧老板的脸上留下一个纯洁的吻，然后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他们回到了里约，而且只在一天里她就拿到了护照(罗歇用一些葡萄牙语词连说带比画评论说巴西实际上已经改变了，玛丽亚从中理解为“以前很慢的”)。在翻译/保安/经理人迈尔松的帮助下，其他该办的都陆续办好了(衣服、鞋子、化妆，像她这样一个女人能梦想的一切)。在欧洲之行的头天晚上他们去了一家舞厅，在这里罗歇看了她跳舞，他为自己的选择而兴奋——实实在在是面对着一个为科洛尼舞厅而存在的大明星，一个浅色眼睛、头发像乌鸫翅膀一样黑的(乌鸫是巴西一种鸟，当地作家习惯用它

比喻黑色的头发）黄褐色皮肤的美女。由瑞士领事馆发的工作证明已经办妥，他们收拾好箱子，第二天就上路直奔巧克力、钟表和奶酪的国度而去，玛丽亚则暗中计划着让那个男人爱她——总而言之他还不太老，也不丑，也不穷，还要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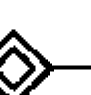
到了要去的地方之后她已是筋疲力尽。还在机场里时，她害怕得心直发紧：她发现她完全依赖于身边这个男人——她不认识这个地方，不懂这里的语言，没受过这种寒冷。随着时间的推移，罗歇的举止在发生变化；他已不再试图讨好她，而且如果说他从没想亲她或碰她的胸，这时他的目光变得更为遥远。他把她安置在一家小旅店里，并把她介绍给另外一个巴西女人，这是个年轻且忧郁的女人，名叫维维安，她负责指导玛丽亚准备工作。

维维安上下打量了她一番，对初次在外工作的人没有半点儿礼貌和亲近。也没问她感觉如何就直奔主题：

"你不要抱有什么幻想。只要有舞女结婚他就去巴西，而且看来这事常发生。他知道他想要什么，我相信你也知道，你来大概是为了寻求三件事：冒险，金钱和丈夫。"

让她如何去想像呢？难道所有人都在寻求同样的事吗？要么就是维维安能看穿别人的心思？

"这里所有女孩子都在寻求这三件事的其中一件，"维维安继续说道，而玛丽亚确信她看穿了自己的心思。"至于冒险，对于任何事情来说都是冷酷的，此外，挣的钱也不



够去旅行。说到钱，扣去食宿费，你得干上几乎一年来买回程机票。”

“但是……”

“我知道：这不是约定中的事。实际上，像所有人一样，是你忘了问。如果你仔细小心点儿，如果你看了你签的合同，就会清清楚楚地知道你陷入什么地方了，因为瑞士人不说谎，虽说他们用沉默来帮助自己。”

玛丽亚直打晃。

“最后，至于丈夫，每一个结婚的女孩对罗歇来说都意味着一大笔经济损失，所以我们被禁止和客人交谈。如果你想在这方面有所求，就必须冒很大的风险。这里不像伯尔尼街那样是人们约会的地方。”

伯尔尼街？

“男人们是携妻子一起来这里，而那些少量的游客，因为注意到这里的家庭气氛，于是就去其他地方找女人了。要会跳舞；如果也会唱歌，你的工资就会涨上去，别人的嫉妒也会随之上去，所以我劝你别想着去唱歌。

“特别是别打电话。钱还没挣来就花光了，而且挣得很少。”

“不过，他答应过一周五百美元的！”

“你走着瞧吧。”

来瑞士的第二周里，玛丽亚在日记中写道：

我去了舞厅，遇到一位从一个叫摩洛哥的国家来的“舞蹈领班”，他从没去过巴西，但我得跟他学他所认为是桑巴舞的每一个步子。长途飞行后我都没时间休息一下；就是微笑和跳舞——就在第一个晚上。我们六个姑娘，谁也不是幸福的，谁也不知道身处此地在干什么。客人喝着，拍着巴掌，飞吻着，并在暗中做着色情动作，但不过如此。

工资是昨天付的，仅仅是约定的十分之一，其余的，根据那合同，将用来付我的机票和我的吃住。按维维安的计算，这样得持续一年的时间——或者说，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无处可逃。

难道值得逃走吗？我刚来，还什么都没认识呢。一个星期跳七个晚上的舞有什么问题吗？以前我跳舞是为了高兴，而现在是为了钱和荣誉；双腿受得了，惟一困难的事情是保持嘴唇上的微笑。



我可以在成为世上一个牺牲品和追寻自己财富的冒险者之间进行选择。一切都是个如何面对自己生活的问题。

玛丽亚选择了成为一个寻找财富的冒险者——她把自己的情感放在了一边，她停止了整夜的哭泣，忘记了自己是谁。她发现她有足够的意志力来装作自己刚刚来到人世间，因此不需要思念任何人。情感之事可以先放一放，现在需要的是挣钱，认识这国家，然后衣锦还乡。

此外，她周围的一切像是在巴西，特别像是在她的城市：女人们讲着葡语，抱怨着男人，高声交谈，不满时间表，来舞厅迟到，对抗老板，自认为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讲着她们白马王子的故事—— 一般讲这些白马王子都遥不可及，要么就是已经结婚，要么就是没钱，靠她们养活。这里的环境与她看了罗歇的宣传册后想像的大相径庭，倒像维维安所描述的那样：家庭气氛的。女孩子们不能接受邀请或是跟顾客出去，因为在她们工作证上登记的是“桑巴舞女”。如果谁被当场抓住收了带电话的纸片，就会半个月没工作。玛丽亚本来期望着有点儿什么更动荡更感人的事情，后来也就慢慢地被忧郁和厌倦所左右。

在头十五天里，她很少离开住所——尤其是当她发现哪怕很慢很慢地讲每一句话，也没人会讲她的语言之后。

当得知这城市有两个不同的名字后，她感到吃惊——当地人叫它 Genève，巴西女人管它叫 Genebra[1]，这可不像在自己的国家里那样。

她长时间厌倦地待在自己那没有电视的房间里，最后她得出结论：

a）如果不会表达自己所想，就永远不会找到自己所求。因此，必须学习当地语言；

b）因为所有同伴都在寻求同样的东西，所以她得与众不同。为此她还没有什么决定或方法。

---

① 两个外文词都是“日内瓦”之意，只是语种和写法不一样。前者是法语，后者为葡萄牙语。

到日内瓦四周后，玛丽亚在日记中写道：

我在这里待了也不知有多久了，我不讲这里的语言，我在听着收音机里的音乐、望着房间、想着巴西、盼着工作时间的到来中度过白天，然而在工作时，又盼着回公寓时间的到来。或者说，我不是在过现在，而是在过将来。

在将来遥远的一天，我会买得起机票，会回到巴西去，和布店老板结婚，去听那些从没冒过险所以才能看到别人失败的女友们带有敌意的评论。不，我不能就这样回去；那我宁愿在飞越大洋时就从飞机中跳出去。

由于飞机舷窗打不开（而这是从没期盼过的事情；真遗憾不能呼吸到纯净的空气！），我就死在这里。不过，在死之前，我想为生活而奋斗。如果能独自行走，我要去我想去的地方。

第二天她就报了个早间法语班，在班上她认识了有各种宗教信仰、观点和年龄的人，有穿着各色衣服手上带着许多金链儿的男人，有头上总是罩着面纱的女人，有学得比成人快的孩子——其实应该相反，因为成人更有经验。当看到大家都知道她的国家、狂欢节、桑巴、足球、世界上最著名的名叫贝勒的人之后，她感到骄傲。起初她还想和气友好地改正别人的发音(是贝利！贝利利利!!!)，但没过多久也就放弃了，因为他们还把她叫成玛丽雅呢，这些外国人真怪，给人改了名字还觉得自己是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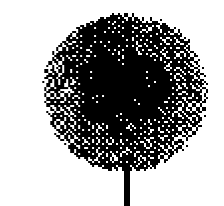
下午，为了练语言，她试着在这有两种叫法的城市里走走，她发现了一种很好吃的巧克力、一种从没吃过的奶酪、湖中间一柱巨大的喷泉、她家乡没人踏足过的白雪、鹳、有壁炉的饭店(虽说一家也没进去过，但她从外面看到了炉火，给人一种舒适安逸的感觉)。当发现不全都是宣传钟表的，还有银行的招牌后，她挺吃惊，不明白为什么居民这么少却会有这么多的银行，而且看到银行里人很少，不过她决定什么也不问。

工作中自控了三个月后，流淌着巴西人血液的她按捺

不住了，世人认为巴西人血液里都带着性感；她爱上了同班学法语的一个阿拉伯人。这事儿持续了三个星期，直到有一天晚上，她决定抛开一切去游览日内瓦附近的一座山。等第二天下午上班时，罗歇叫她去他的办公室。

她一推开门，就立刻被辞退了，理由是她为在此工作的其他女孩子做了个坏榜样。罗歇歇斯底里地说他再次失望了，巴西女人不可信（啊，我的上帝呀，这种一概而论的怪癖）。她解释说全都是由于天气变化引起的一次高烧，但怎么说也没用，这男人就是不信，而且还说他需要再去巴西找个人来替她，还说要是用南斯拉夫音乐和舞女来表演就好了，南斯拉夫女人更漂亮更有责任心。

玛丽亚虽说还年轻，但一点儿不傻——尤其是听阿拉伯人跟她说过瑞士劳动法是很严厉的之后，她可以辩护说自己正在受到奴役，因为舞厅扣下了她大部分的工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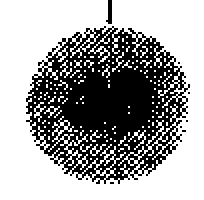
她回到罗歇的办公室，这次她的法语讲得不错了，其中还包括了“律师”一词。从那里出来时还夹杂着几句骂人话，还有五千美元的赔偿—— 一笔她从未梦想过的钱，一切都是由于“律师”这神奇的一词。现在她可以自由自在地去爱那个阿拉伯人、去买些礼物、去照些雪景，而且还可以实现梦寐以求的衣锦还乡了。

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母亲的一个女邻居打电话，告之她挺幸福，有一个美好前程，让家里人不必担心。由于罗歇给她租的房子有期限，接下来的事情就是直接到阿拉伯人那里去发永爱之誓，信他的宗教，和他结婚——即使得戴上那奇怪的头巾。总之，这里的人都知道阿拉伯人很

富有，而这也就够了。

然而阿拉伯人这时已经远走高飞——很有可能已经是在玛丽亚不认识的一个阿拉伯国家了——而在心底，玛丽亚感谢圣母马利亚，因为她不必被迫背叛自己的宗教了。眼下，她的法语已经够用，回国的机票钱也有了，还有登记为“桑巴舞女”的工作证件，仍然有效的签证，而且知道实在不行还可以和一个布商结婚，于是玛丽亚决定去做她知道自己有能力做的事情：用自己的美丽挣钱。

还在巴西的时候，她读过一本关于一个牧人的书，说的是这牧人在寻宝的过程中，历尽千辛万苦，而这些辛苦帮他得到了他所希望的东西；这和她的情形一样。现在她完全意识到她被辞退是为了让她找到自己真正的目的——当人体模特儿和时装模特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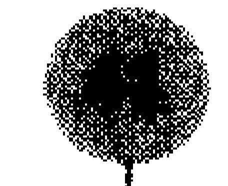


她租了一个小房间（没有电视，因为必须尽量节省，直至真正挣到很多钱），然后第二天就开始去拜访各个模特儿公司。在各公司里她知道了得留下专业照片，不过，说到底这是她生涯中的一种投资——一切梦想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她把一大笔钱花在了一个杰出的摄影师那里，他话不多要求倒不少：他在摄影室里有一个巨大的衣柜，于是她就穿上一件件质朴奇异的连衣裙摆出各种姿势，甚至还穿上了一件让她在里约热内卢惟一认识的人，翻译/保安和前经理人迈尔松都会感到无比骄傲的比基尼。她要了一系列加洗的照片，写信寄给家里人并告诉家里她在瑞士很幸福。他们会认为她发财了，有一个令人羡慕的衣柜，而且已变成她那小城里最显赫的女儿了。如果一切如

她所愿（她读了很多“积极思想”的书，而且坚信她的胜利），返家时会有乐队迎接，而且还可能会说服市长建一座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广场。

她买了一部用充值卡的手机（因为她没有固定住处），然后就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等着叫她去上班的电话。她在（最便宜的）中国餐馆吃饭，而且为了消磨时间，她像疯子一样学习。

时间过得很慢，电话一直就没响。让她吃惊的是，当在湖边散步时，除了一些老在一座连接着一个美丽古老花园和城市新区的桥下贩卖毒品的奸商外，没人答理她。她开始怀疑自己的美丽。后来在一家咖啡店她偶遇以前的一个女同事，这女同事说错误不在她，而在于瑞士人，他们不喜欢打扰别人，还在于外国人，他们害怕因“性骚扰”——这是人们发明的好让所有女人都感觉非常糟糕的事情——而被抓起来。



在一个她没有勇气出去、生活、继续等待不会打来的电话的晚上，玛丽亚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路过一个游乐场。因为不能乱花钱，就觉得最好还是看别人玩。我在过山车前停留了许久：我看到大部分人来这里是为了寻求刺激，但当过山车开始动起来时，他们又吓得要命，要车停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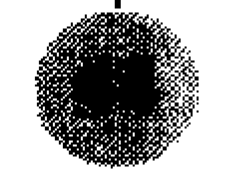
他们想要什么？如果说已经选择了冒险，难道说就不应该进行到底吗？要么就不去坐那一上一下的过山车，而是去坐在原地打转的旋转木马岂不更聪明？

此时我深感孤独而无法去想爱情，不过要让自己确信这会过去的，会找到工作的，而我在这里是因为我选择了自己的命运。过山车就是我的生命，生命就是一种剧烈的引人入胜的游戏，生命就是跳伞，就是冒险，是掉下来又升上去，是登山，是攀登自己的顶峰，是不达目的不罢休，是痛苦。

远离自己的家，远离可随心所欲表达自己情感的

语言，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不过从今日起，当我疲惫时，就会想到那个游乐场。如果我在一个过山车上睡着后突然醒来，会有什么感觉？

那么，第一个感觉就是感到被禁锢，被转弯吓得要死，想吐，想出去。而此刻，如果相信这轨道就是自己的命运，相信是上帝在控制着机器，这噩梦就会变成刺激。它就会该是什么是什么，是一个过山车，是一个安全可靠的玩具，它会走到头，而当它在行进中，它强迫我看周围的景色，它刺激我大喊大叫。



即使她有能力写自认为明智的东西，但也没能按自己的理智去做；沮丧的时刻变得越来越多，电话始终没动静。为了分分神并在空闲的时间里练练法语，玛丽亚开始买一些有关著名艺术家的杂志，但很快就发现这花钱太多，于是她就找到最近的一家图书馆。负责借书的女士说这里不借杂志，不过，可以给她推荐几种可以帮她提高法语水平的书。

“我没有时间看书。”

“怎么会没时间呢？你在做什么？”

“很多事情：学法语，写日记，还有……”

“还有什么？”

她想说“等电话”，但觉得最好还是沉默不语。

“我的孩子，你还年轻，生活在等着你。去读书吧。忘记人们关于书的说法，去读吧。”

“我已经读了不少了。”

突然，玛丽亚想起有一次保安迈尔松所描述的“能量”之事。她面前的女馆员像是一个敏感温柔的人，一切都失败后能帮助她的人。要争取这个人，她的处境告诉她这人

可能是个朋友。于是她迅速改变了主意：

“不过，我希望再读些书。请帮我挑几本吧。”

这女人给她拿了本《小王子》①。那天晚上她开始翻阅这本书，她看了看开头的图画，画中是一顶帽子，然而作者却说对儿童来讲实际上那是一条巨蟒，肚子里面有头大象。“我认为自己从来就不是儿童，”她心想。“对我而言，这更像是顶帽子。”因为没有电视，她就开始伴随着小王子旅行了，尽管在这过程中“爱情”的话题一出现她就会变得忧郁——她已禁止自己想这个问题，因为这样她有自杀的危险。除去在一个王子、一只狐狸和一枝玫瑰之间展开的痛苦而浪漫的情节，这本书还是很有意思的，而她也不去每过五分钟就看看手机还有没有电了（这之前她一直害怕自己一个不小心错失了良机）。



玛丽亚开始常往图书馆跑了，去找那个看上去和她一样孤独的女人聊天，听取一些建议，评论生活和作者——就这样一直到她的钱所剩无几；再过上两个星期买返程机票的钱就不够了。

而生活总是等待着关键时刻来展示它辉煌的一面，电话终于响了。

在发现“律师”一词三个月之后，在靠获得的赔偿过活的两个月之后，一家模特儿公司来电话询问这还是不是玛

① 法国作家圣·埃克絮佩里（1900—1944）的作品。

丽亚女士的电话。她冷冷地回答说“是”，这个“是”字她练了好长时间，目的是为了表现出根本不急。于是她得知有个阿拉伯人非常喜欢她的照片，想邀请她参加一次时装表演，他是他国家的一位时装专业人士。玛丽亚想起最近的沮丧，但也想起她急需的金钱。

他们约好在一家高档饭店见面。她见到的是一个风度翩翩、比以前所遇之人都更有魅力更为成熟的男士，他问她：

“你知道那幅画是谁的吗？是米罗①的。你知道谁是米罗吗？”

玛丽亚沉默不语，好像注意力在食物上，这里吃的和中国餐馆的大不一样。另外，她暗自盘算：下次去图书馆要借本关于米罗的书。



而这个阿拉伯人还在一个劲儿地说：

“那张桌子是费利尼②喜欢坐的。你觉得他的电影怎么样？”

她说她很喜欢。阿拉伯人想细谈，而玛丽亚知道自己的文化水平可能通不过测试，于是就决定直奔主题：

“我来这里不是表演给您看的。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一个可口可乐和一个百事可乐之间的差别。您不是想谈什么时装表演吗？”

这姑娘的坦率好像很使他感动。

---

① 米罗(1893—1983)：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画家、雕刻家。他是抽象艺术和超现实主义梦幻的主要代表。其作品简洁单纯、幽默自然、富于想像，有如梦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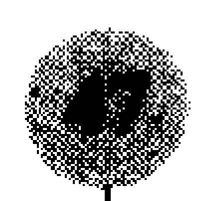
② 费利尼(1920—1993)：意大利著名的电影导演。

“等我们吃完晚饭喝上一杯后再谈这事。”

一时间两人相视无言，都在揣摩着对方的心思。

“你很漂亮，”阿拉伯人锲而不舍。“如果你决定到我住的饭店和我喝上一杯，我给你一千法郎。”

玛丽亚立刻心知肚明。是模特儿公司的错吗？是她的错吗？她应该问清楚这晚餐是为什么而吃的吗？不是公司的错，不是她的错，也不是阿拉伯人的错：事物就是这样运转的。突然，她感到需要腹地，需要巴西，需要母亲的怀抱。她想起在海滩上迈尔松谈到三百美元时的告诫；那时她觉得和一个男人一晚上的收入比想像的要多还挺有意思。而此时，她发现再没有什么人，这世界上绝对再没有什么人能与之交谈了；相对顺利度过了二十二年的她独自一人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而这二十二年毫无用处，不能帮助她来决定什么是最好的答复。



“请再给我来点儿酒。”

阿拉伯人又往她的杯子里倒了点儿酒，而她的思绪转得比那小王子在各星球间的行走还要快。她是来寻求冒险和金钱的，也许会找个丈夫，她知道最终会接受这样的要求，因为她不单纯，而且已经习惯男人们的这种举止。然而她仍然相信模特儿公司、明星、一个富有的丈夫、家庭、子女、孙儿、衣服、衣锦还乡。她梦想着只靠自己的聪明、魅力和意志力去克服重重困难。

现实已在她脑海中垮塌。让阿拉伯人吃惊的是，她开始哭起来。这男人半是因为害怕事闹大了半是由于男人保护姑娘的本能，不知如何是好。他招呼服务生马上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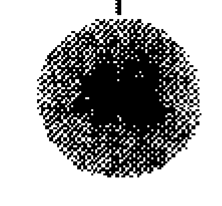


账，但玛丽亚打断他说道：

“不要结。再给我来点儿酒，让我哭一会儿。”

玛丽亚想起管她借枝铅笔的小男孩，想起闭着嘴亲她的小伙子，想起认识里约热内卢时的喜悦，想起所有利用了她却没给予她任何回报的男人，想起她这么多年来所失去的情愫和爱情。她那看似自由自在的生命，就是那永远的期待，期待一种奇迹，一种真爱，一种总在电影和书中看到的带有浪漫结局的冒险。有个作家写道，时间改变不了人，智慧改变不了人——惟一能使人改变思想的是爱情。真傻！谁这么写谁就是只知道钱币的一面。

的确，爱情是能一下子完全改变一个人一生的首要之事。然而钱币还有另一面，这就是使人走上与计划完全不同道路的东西：它就叫绝望。是的，也许爱情能改变一个人；然而，绝望能更快地改变一个人。而眼下玛丽亚该怎么办？应该跑出去，回巴西去，变成一个法语老师，和布店老板结婚？应该再进一步，在一个她谁也不认识且谁也不认识她的城市里，就这一夜？难道说就这么一夜，这么容易到手的金钱就会让她继续下去直到不能自拔的地步？这一时刻所发生的是什么：是一次巨大的机会，还是圣母马利亚的一次考验？



阿拉伯人扫视着米罗的画，扫视着费利尼吃饭时常坐的地方，扫视着保管衣物的姑娘，扫视着进进出出的顾客。

“你不明白？”

“请再来点儿酒，”这就是玛丽亚的回答，她还在哭。

他希望那个服务生千万别过来，不要发现这里所发生

的事情——而那个服务生用余光远远看到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也希望带着这个姑娘的男人马上结账，因为餐馆客满，有好些人在等座呢。

也不知过了多久，她终于说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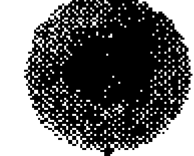
“你说去喝一杯就付我一千法郎？”

连玛丽亚都奇怪自己的声调。

“没错，”阿拉伯人回答道，他已经后悔提出了这个要求。“但我绝不希望……”

“你结账吧。我们去你饭店喝这杯酒。”

好像又一次自己不认识自己了。在这之前她还是一个有教养快乐的窈窕淑女，而且从没用过这种声调和陌生人说话。然而这样一个姑娘好像已经永远逝去，她变成了另一个人，在这里喝酒能值一千法郎，换个说法，按更通用的货币讲，就是大约六百美元。



一切都和预期的一样：她和阿拉伯人去了饭店，喝了香槟，而且几乎醉倒，她打开双腿，等着他的高潮（她并没假装着也希望有高潮），完事后她在大理石的浴缸里洗了个澡，拿上钱，然后就奢侈一把，打车回家了。

她倒在床上，一夜无梦地睡了一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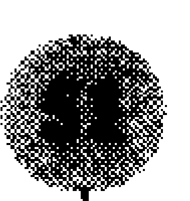
第二天，玛丽亚在日记中写道：

我什么都记得，就是记不起做出决定的那一刻。很奇怪，我并没有什么过错感。以前司空见惯那些仿佛生活中没任何选择和人上床的姑娘——而如今我看到并非如此。我可以说“行”，也可以说“不行”，没人强迫我接受什么。

我走在街上，看着路人，难道他们选择了自己的生活？要么就是他们也像我一样被命运“所选择”？他们是梦想成为模特儿的主妇、想成为音乐家的银行主管、藏着一本书想从事文学的牙科医生、很想在电视台工作可最后却当了超市收银员的女孩。

我一点儿也不可惜自己。我仍然不是牺牲品，因为我本可以带着自己未受损的尊严和空空如也的钱包从饭店出来。我可以给面前的这男人上道德课，或者要让他看到他面前的是一位公主，最好是赢得她而不是买到她。我本可以采取无数种态度，然而——像大多数人一样——我让命运选择了我何去何从。

我的命运比起其他人来更为不合法和边缘化，但我不是惟一的。然而，在寻求幸福中，我们彼此彼此：主管/音乐家，牙科医生/作家，收银员/演员，主妇/模特儿，我们谁都不是幸福之人。



就这样？就这样容易？她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举目无亲，昨天的痛苦在今日却给她一种巨大的自由感，无须向任何人解释什么。

多年来她第一次决定用一整天来想想自己。这之前她一直是在为别人操心而活着：母亲、同学、父亲、模特儿公司的职员、法语老师、服务生、女馆员，从没见过的街上行人都在想什么。实际上，谁也没想什么，更没人在想她，一个可怜的外国女人，如果明天她消失了，连警察都不会注意到。

够了。她很早就出了家门，在老地方吃了早餐，然后就围着湖走走，她看到有一群流亡者在游行。一个牵着条小狗的妇女说他们是库尔德人①，她再一次没去不懂装懂表现得比别人想的更有文化更聪明，而是问道：

"库尔德人是从哪里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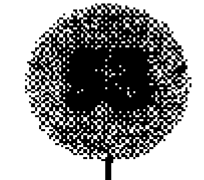
而让她吃惊的是这妇女回答不上来。世界就是如此：人们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在说，而如果你斗胆问上

① 跨国的民族和语言集团。大部分库尔德人住在西南亚的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的接壤地区。

一句，他们又什么都不知道。她走进一家电脑咖啡屋，在互联网上了解到库尔德人是来自一个不存在的国家库尔德斯坦[①]，如今分成了土耳其和伊拉克。她回到刚才的地方，想遇到那个牵狗的妇女，而她已经走了，也许是因为那狗看了半个小时这群缠布腰带裹头巾放着音乐奇怪叫喊的人后受不了了。

“这就是我。或者说这曾是我：一个藏在沉默之中装出什么都懂的人，直到那个阿拉伯人一再刺激我，才有勇气说出只知道几种饮料之间的差别。他受到震动了吗？他对我改变主意了吗？没有！大概他觉得我的自然随意挺好。每当我想表现得很老练时，结果总是失败：够了！”

她想起模特儿公司。难道他们知道阿拉伯人想干什么吗——而在这事上玛丽亚再次装得天真——或者他们确实想到过他能在他的国家找到个工作？



不管怎样，在日内瓦这个灰蒙蒙的早上，玛丽亚感到不太孤单，在这几乎降到零度的天气中，有游行的库尔德人、按时到达每一站的有轨电车、橱窗里摆设着珠宝的商店、开门营业的银行、睡觉的乞丐、去上班的瑞士人。她感到不太孤单是因为在她身边有另外一个女人，而那些路人也许看不见。她从没注意到她的存在，但她就在身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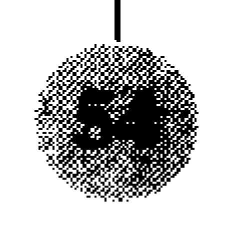
她冲身边这个看不见的女人笑了笑，这女人像耶稣的母亲圣母马利亚。她也冲她笑笑，对她说要小心，因为事情不像她想像得那么简单。玛丽亚没在意这劝告，回答说

① 完全或主要由库尔德人居住的广大高原和山地。

自己是个成年人，对自己的决定负责，而且不可能相信有什么针对自己的大阴谋。她已经知道有人有意一晚上为在她双腿之间半个小时而付出一千瑞士法郎，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所要决定的一切就是是否拿上家中这一千瑞士法郎去买张机票，回到自己出生的城市去。要么就是再多待些日子，这样就会有足够的钱去为父母买栋房子，还有漂亮的连衣裙，去她梦想过有朝一日能去的地方。

她身边看不见的女人再次说事情不是这样简单。虽说挺高兴有这意想不到的陪伴，但玛丽亚请她不要打断她的思路，生活确实是比想的要复杂。

她又开始分析回巴西的可能性，不过，这次更为谨慎。她那些从没出来过的同学会马上评论说她是被辞退的，她从来就不是一块当国际明星的料。她母亲会忧伤，因为从没收到过她许诺的钱——虽说玛丽亚在信中断定是邮局在偷钱。她父亲会带着那种“我早就知道”的神态看着她今后的日子，在坐飞机远行后，在瑞士吃过瑞士奶酪后，在学了法语后，在踩过雪后，她可能再回到布店工作并和老板结婚。



另一方面，存在着一千瑞士法郎一杯酒的事。也许不会很长时间——总之，美丽会像风一样逝去——，在一年里就可能有钱来恢复一切并返回人间，这次是她在口述游戏规则。惟一具体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做什么，如何开始。她在那家有家庭气氛的舞厅干活儿的时候，有个姑娘曾经提到一个叫伯尔尼街的地方——而这是姑娘在告诉她提包该放在哪儿之前最初的议论之一。

她来到了一个两面都标有日内瓦各地信息的巨大广告牌前。日内瓦这座城市对游客很关怀，它不愿看到他们迷失方向——为了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这些广告牌上一面是广告，一面是地图。

有个男人在那里，于是，她就问他是否知道伯尔尼街在哪里。他好奇地看了看她，问她真是在找伯尔尼这条街，还是想知道去瑞士首都伯尔尼的路怎么走。

“不，”玛丽亚回答道。“我是想知道就在这儿的这条街。”

这男人上下打量她一番，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他肯定认为这是在拍那种在其中观众的最大乐趣就是看到众人是如何显得滑稽可笑的电视节目。玛丽亚停在那里有十五分钟——说到底这城市不大——她最终找到了那个地方。

当她的注意力在地图上时，那位沉默不语看不见的朋友这时想辩论一下；这不是个道德问题，而是走上一条不归之路的问题。

玛丽亚回答说如果有能力挣到钱从瑞士回国，就会有能力从任何处境中脱身出来。此外，在路上和她擦肩而过的那些行人没有谁是选择了自己想做的事。这就是生活的现实。

“我们是在一条泪谷之中，”她对看不见的朋友说。“我们可以有许多梦想，但生活是冷酷无情伤感的。你想对我说什么？人们会谴责我什么？谁也不会知道，而这只会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阶段。”

这位看不见的女友温柔且忧伤地一笑，然后就消失了。

她来到游乐场，买了一张过山车的票坐上去，她像其他人一样大喊大叫，但心里明白没有危险，不过是一种玩具罢了。她是在一家日本餐馆吃的饭，根本搞不清吃的是什么，就知道很贵，她现在是准备什么都奢侈享受一下。她很愉快，不必等什么电话，或是算计着一点一滴的开销。

临近黄昏，她给那家公司去了电话，说约会很好，她很感谢。如果他们是严肃的，就会问照片的事。如果是女人的代理人，就会安排新的约会。

她穿过桥，回自己的小房间去了，她决定即使有钱和今后有许多打算，也绝不买什么电视：她需要思考，利用一切时间来思考。

那天晚上玛丽亚在日记中写道(旁边注了一笔:"我不太确信"):

我发现了为什么一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而付钱:他想成为幸福之人。

他不会只是为了一次性欲高潮而付一千法郎。他是想成为幸福之人。我也想,所有人都想,但没人能做到。我有什么可失去的呢,如果我决定在一定时间里变成一个……这词很难想很难写……不过,就说出来吧……如果我决定在一定时间里当一个妓女,又能失去什么呢?

荣誉。尊严。自尊。要知道,我从来就没有过这三样东西。我没要求出生,我没有过爱我的人,我总是做出错误的决定。现在我让生活来替我决定。

公司第二天打来电话，问照片的事和什么时候进行时装表演，因为他们从每项活动中提取佣金，玛丽亚说那个阿拉伯人应该和他们联系过，同时马上就推测出来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她去图书馆借了几本关于性的书。如果是在严肃地考虑能不能从事一种她一无所知的工作——她向自己保证过只是一年——首先是要学习如何从事，如何让人快乐，还有如何收取金钱。

让她失望的是女馆员说他们这里只有很少一些学术著作，因为这里是个政府机构。玛丽亚看了看其中一本书的目录，然后马上就还了回去：他们对幸福是一窍不通，只是在讲勃起、插入、无能、预防，都是些索然无味的东西。一时间，她甚至严肃地考虑到是不是借走"有关阴冷的心理研究"这本书，因为，就她的情况而言，虽说被一个男人占有和插入是非常舒服的，但她只能通过手淫才能达到高潮。

然而她不是在那里找快感，而是在找工作。她谢过女馆员，然后就去了一家商店，为有点儿眉目的职业做出第

一笔投资——购买她认为够性感能引起各种欲望的衣服。接着，她又去了在地图上发现的那个地方。伯尔尼街的街口有座教堂（巧合，就在头天吃晚饭的一家日本餐馆附近！），然后就是一串卖廉价钟表的商店，到最后就是从前听说过的各个舞厅，白天这时候都关着门。她又在湖边溜达起来，而且——很自然地——买了五本色情杂志，准备研究一下可能做些什么。等到了晚上，她又去了一趟那个地方。在那里她无意中选了一家叫科帕卡巴纳的酒吧，这名字让人联想到巴西。

她对自己说她没决定过什么。这只是一种经验。她在瑞士期间从没感觉过这么好这么自由。

"你在找工作，"正在柜台后面洗杯子的老板说道，听不出他这是句问话。这地方有好多桌子，在一角有个舞池，靠墙摆了一些沙发。"免了吧。我们是守法的，要想在这里工作，必须起码得有工作证明。"

玛丽亚让他看她的工作证明，这男人情绪似乎好转起来。

"你有经验吗？"

她不知该如何回答：如果说有，他会问以前在哪儿干过。如果说没有，他可能会拒绝她。

"我在写一本书。"

这想法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就好像此刻有个隐形的声音在帮助她。她注意到这男人知道她在说谎，但装出相信的样子。

“在你做出任何决定之前，先和一些姑娘去聊聊。我们这儿起码有六个巴西姑娘，你会知道什么在等着你。”

玛丽亚想说不需要去听任何人的指点，也没作出过任何决定，而这男人已走到酒吧另一边，把她一个人扔在了那里，连杯水都没给。

姑娘们陆陆续续来了，老板点了几个巴西姑娘，让她们跟新来的聊聊。看上去没谁愿意照办，玛丽亚推测她们是害怕竞争。舞厅的音响已经打开，开始播放几首巴西歌曲（说到底，这地方叫科帕卡巴纳）。进来几个亚洲姑娘，另外的好像是从日内瓦周边浪漫雪山出来的姑娘。最后，经过近两个小时的等待后，她口很渴，抽了几支烟，一种采取了错误决定的感觉越来越强烈，脑子里不断闪出“我在这里干什么?”这句话，还有对老板对那些姑娘的漠视感到气愤，这时终于有个巴西姑娘走了过来。

“你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地方?”

玛丽亚还可以说是为写书，或者像对待库尔德人和米罗的问题上那样：实话实说。

“从名字上选的。我不知从哪里开始，也不知我是不是想开始。”

这姑娘看上去好像对这直言相告感到吃惊。她喝了一口像是威士忌之类的酒，听了一曲巴西音乐，说了说对家乡的思念，还说今晚人不多，因为一个在日内瓦附近举行的国际大会不开了。最后，看到玛丽亚不走，她说道：

“很简单，你得遵循三个规则。第一：不要爱上任何与你共事或与你做爱的人。第二：不要相信许诺，永远是先

收钱。第三：不要吸毒。”

她停顿了一会儿。

“马上开始吧。如果你今天回家前一个男人也没搞到，你就要三思，你就会没有勇气再来了。”

玛丽亚本是准备听听指点，打听一下可不可能干一种临时性的工作，然而她明白过来她得到的是那种会让人迅速采取决定的感觉——绝望！

“好吧。我今天就开始。”

她没坦白说她昨天就开始了。这女人去找酒吧老板，她叫他米兰，老板就过来和玛丽亚谈。

“你穿漂亮的内衣了吗？”

以前从没人问过这个问题。甚至她的那些恋人们，那个阿拉伯人，那些女友们，都没问过，更不用说一个陌生人了。然而这里的生活就是如此：直奔主题。

“我穿的是浅蓝色的内裤。”

“而且没戴胸罩，”她挑衅地加了一句。然而接下来的是一顿训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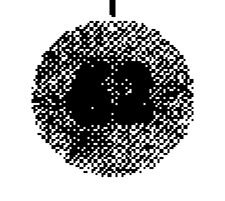
“明天穿黑色的内裤，戴胸罩穿长袜。尽可能少穿衣服是程式的一部分。”

米兰确信眼前的是个新手，于是就抓紧时间教给她其余的程式：科帕卡巴纳应该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妓院。男人们走进这舞厅，心想肯定能找到一个没伴的孤身女人。如果某人走近你的桌子，而中途又没被打断（因为这里还存在着“某些女孩的特殊客人”这一概念），那他肯定会邀请你：“想喝点儿什么？”

对此玛丽亚可以回答可以，也可以说不必了。她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伴儿，尽管不建议一晚上说出一次以上“不必了”。如果回答可以，就要一杯水果鸡尾酒，(碰巧)这是单子上最贵的饮料。绝不能喝带酒精的东西，绝不能让客人替你选。

然后，应接受可能的跳舞邀请。来这里大都是熟人，除了他没细说的“特殊客人”的邀请，没有人会引起危险。警方和卫生部要求每月查血，看看是不是传染性性病的携带者。戴安全套是必须的，虽说没人监督这条规则是否执行。绝不能闹出事来——米兰是个已婚者，一家之长，他要顾及自己的名声和这舞厅的好牌子。

他继续解释着程式：跳完舞后，你们就回到桌上，而这时客人像是随意说出来似的邀你和他去一家旅店。常规价钱是三百五十法郎，其中五十归米兰，美其名曰租桌费(合法的伎俩，这是为了避免将来的法律纠纷和对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性交易的指控)。



玛丽亚还想说上一说：

“可我一千……”

老板要走，但一直在听他们谈话的那个巴西姑娘插话道：

“她在开玩笑。”

然后她转向玛丽亚，以流利响亮的葡萄牙语说道：

“这是日内瓦最贵的地方(在这里这城市叫 Genève，而不是 Genebra)。不要再提这个。他知道市场的价格，而且知道没人花一千法郎上床，除非你在‘特殊客人’上有运气

和竞争力。”

米兰的目光让人不能有半点疑问，后来玛丽亚发现他是一个在这里住了有二十年的南斯拉夫人。

“价钱是三百五十法郎。”

“明白，价钱是三百五十法郎，”一个低声下气的玛丽亚重复道。

首先，他问了她内衣是什么颜色。然后，他决定了价码。

然而没时间去想，那男人接着给指示：不要接受让你去家里或是去不是五星级旅店的邀请。如果客人没地方去，她要去离此处五个街区以外的旅店，但永远是打车去，目的是避免伯尔尼街上其他舞厅的女人熟悉了她的面孔。玛丽亚不相信这个，心想真正的原因是怕她接到工作条件更好的舞厅的邀请罢了。但她没说什么，讨论一下价码的事就已经够了。

“我再说一遍：就像电影里的警察一样，工作期间不要饮酒。我走了，过会儿人就开始多了。”

“感谢他，”那个巴西女人用葡语说道。

玛丽亚说了谢谢。这男人微微一笑，但他的嘱咐还没完呢：

“我忘了一点：要饮料和出去这之间的时间绝不能超过四十五分钟。在瑞士，到处都有钟表，以至南斯拉夫人和巴西人都学会了遵守时间。请记住我是靠你的佣金养儿育女的。”

记住了。

他给了她一杯加气儿加柠檬的矿泉水——很容易让人看成是杜松子——滋补酒——他让她等待吧。

慢慢地，舞厅里人开始满起来了。男人们走进来，四下看看，独自坐下来，接着有酒吧什么人出来招待，好像大家都是老熟人似的，工作了漫长一天后来这里参加个节日娱乐一下。虽说已经感觉很好了，但每当有个男人找到个女伴，玛丽亚都叹息一下，且又松了口气。也许是因为这是瑞士，也许是因为迟早她会有冒险、金钱或是曾经梦想过的丈夫。也许是因为——现在她发现——多少星期以来第一次夜里出来到一个放着音乐而且不时能听人讲葡萄牙语的地方。她和身边的女孩子们嬉戏，欢笑，喝着水果鸡尾酒，愉快地聊着天。

她们中没人过来问候她或是祝她在新的职业中成功，不过这很正常，说到底，她是个竞争者、对手，在争同一座奖杯。她并不沮丧，反而感到骄傲——她在斗争，在战斗，她不是一个孤独无靠的人。她可以打开门永远离去，但会永远记住曾有勇气来到这里并谈判讨论一生中从没敢想的事情。她不是命运的牺牲品，她每时每刻都在重复说：她在冒险，在超越自己的极限，在经历今后有一天——不管荒唐不荒唐——可在百无聊赖的老年静静地带点儿怀念心绪回首的东西。

她确信不会有人走近她，而等到明天一切都不过是一场疯狂的梦，一场她永远不敢再重复的梦。她已经发觉一千法郎一晚上只会发生一次，而最保险的是买张回巴西的机票。为了让时间过得快点儿，她开始计算她们每个人能

挣多少：如果她们一天出去三次，每工作四个小时就能挣到她在布店两个月的工钱。

这就是一切？是的，她一晚挣过一千法郎，不过，那也许是新手的运气。不管怎么说，一个普通妓女挣的要比在家乡教法语多多了。这一切惟一要做的就是在一家酒吧待上一段时间，跳舞，打开腿，然后就完事了。连交谈都用不着。

钱可以是个主要原由，她继续想着。然而这就是一切？要么就是客人和女人们在这里能以某种方式娱乐？难道这世界和她在学校学的截然不同？如果用安全套，就不会有任何危险，也不会有被家乡什么人认出来的危险。正如在法语班上有一次别人跟她说的一样，除了那些喜欢去银行的人，没人来日内瓦。然而大部分巴西人是喜欢逛商店，尤其是迈阿密或是巴黎的商店。一天三百法郎，一周五天。

一笔财富呀！如果说一个月下来就有足够的钱回家给她们的母亲买栋房子，那这些女孩儿还继续在这里干什么？难道她们刚干没多久？

要么——玛丽亚对这个问题心感害怕——要么就是说这事挺好？

她又想喝——头天这香槟就帮了她不少忙。

“想喝一杯吗？”

在她面前出现一个穿着某航空公司制服的三十来岁的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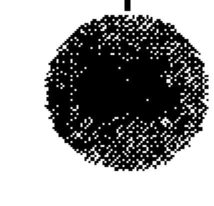
这世界进入了慢镜头，而玛丽亚体验到一种从自己躯



体中出来在外面观察自己的感觉。她羞怯难当，但努力控制自己脸上的红云，她点头认可，然后笑了笑，而且明白从此刻起她的生活永远改变了。

水果鸡尾酒，交谈，在这里干什么？天很冷，不是吗？我喜欢这音乐，因为我喜欢阿巴乐队[①]，瑞士人很冷漠，你是巴西人？讲讲你的家乡。你们有狂欢节。巴西女人很漂亮，你不知道？

她微笑并接受赞扬，做出些许胆小的样子。又去跳舞，不过她注意着米兰的眼神，他有时搔搔头并指指手腕上的表。传来男人的香水气味，她马上明白必须习惯这些气味。好歹这是香水味儿。他们贴在一起跳舞。又是一杯水果鸡尾酒，时间在流逝。米兰不是说过四十五分钟吗？她看表，他问她是不是在等谁，她说一个小时后要来些朋友，他邀她出去。旅店，三百五十法郎，做爱后洗个淋浴（这男人好奇地评论说以前没人这么做）。这不是玛丽亚，是另外一个什么人在她躯体内，而这个人没有任何感觉，只是机械地完成一种程式。她是个演员。米兰教授了一切，就是没有教她如何向客人告辞。她感谢，他不知所措，而且困了。



她又斗争起来，想回家，但得去舞厅交五十法郎，于是就又有新的男人，又是鸡尾酒，又是关于巴西的问题，旅店，淋浴（这次没什么评论）。她回到酒吧，老板拿走他的

---

① 阿巴（ABBA）乐队：瑞典流行组合，成立于一九七三年。该乐队作为演唱组的名字是由四个人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组合而成的，故亦译 ABBA 乐队。

提成，说她可以走了，因为这天人不多。她没打车，而是一路走一路观看着其他舞厅、陈设着钟表的橱窗、街角上的教堂（关着门，总是关着门……），步行穿过整条伯尔尼街。像以往一样，没人看她。

她在寒冷中行走。她感觉不到气温，她没哭，没去想挣来的钱，她处于一种恍惚状态中。一些人生下来就是为了独自面对生活的。这不好也不坏，仅仅是生活而已。玛丽亚就是这样一种人。

她开始努力思考所发生的事情。今天才开始，但此时她已认为自己是个职业人了，好像已经做了很久了，好像已经做了一辈子。她对自己有一种奇怪的爱，她很高兴没有逃掉。现在需要决定是否继续下去。如果继续，她将成为最好的——这种事从没有过。

然而生活——在迅速地——教导她只有强者才生存。为了成为强者，必须是最好的；别无选择。

一个星期以后，玛丽亚在日记中写道：

我不是一个有灵魂的躯体，而是一个有着能见部分名叫躯体的灵魂。在这些日子里，与能够想像得到的正相反，这灵魂越加显现。它没对我说什么，没批评我，没为我感到遗憾：它只是观察着我。

今天我发现了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的原由：我好久没去想那名叫爱情的东西了。好像它逃离了我，觉得自己不很重要，感到不受欢迎。但是，如果不想爱情，我将什么也不是。

当第二天回到科帕卡巴纳时，投来的是更为尊敬的目光了——据我所知，有很多姑娘只来了一晚上就继续不下去了。谁要是继续下去，就成为了一种同盟者，一种女伴——因为她就能理解这重重困难和道理，换言之，就能理解不存在选择这种生活的道理。

大家都梦想着出现一个人来发现她是真正的女人、女伴、性感之人、女友。但大家都知道，从新的约

会一开始，这根本就不会发生。

我必须写写爱情，必须去思考再思考，一而再，再而三地写爱情——不然我的灵魂将受不了。

尽管想到爱情是件很重要的事情，但玛丽亚也没忘记第一天晚上所得到的告诫，所以她试图只在日记中体验它。此外，她拼命寻求一种方法来让自己成为最好的，来在短时间里挣到很多钱，来找出她现在所作所为的理由。

这是最困难的部分：什么是真正的理由？

她做这个是因为需要。不完全是这样——所有人都需要钱，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选择了这完全社会边缘化的生活。她做这个是因为想有一种新的经验。是吗？在这城市里到处都是新的经验，比如说滑雪或是湖中荡舟，而她对这些从来就没什么好奇心。她做这个是因为她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她的生活就是一种日常的失望。

不，任何一种回答都不对，最好是忘掉这个问题而只是去继续经历自己道路上的事情。她和其他妓女、和她生活中所认识的其他女人有许多共同点：结婚并有一个稳定的生活是最大的梦想。那些不想这个的人，要么是已有丈夫（几乎三分之一的女伴都已经结婚），要么就是刚刚体验了离婚的滋味。由此，为了理解自己，她非常小心地试图理解为什么她的女伴们选择了这一职业。

她也没有听到什么新的东西，于是就把各种回答理出个单子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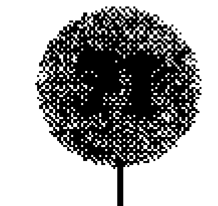
a）说是需要帮助在家的丈夫（他不吃醋？如果出现丈夫的一个朋友怎么办？她不敢再想下去）；

b）为母亲买栋房子（和她一样的借口，看上去很崇高，但这是最普遍的说法）；

c）攒钱买回程机票（哥伦比亚的，泰国的，秘鲁的，还有巴西的，她们都很喜欢这个理由，然而虽说为此已经挣够多少倍的钱，但马上又都给花掉了，生怕这梦想成真）；

d）快乐（不太合环境，听起来假）；

e）因为一事无成（还是说不过去，因为瑞士到处是勤杂工、司机、厨师的工作）。



总之，她没有发现任何说得过去的理由，也就不去试着解释周围的世界了。

她看到业主米兰有道理：再不会有谁为和她呆上几个小时而给她一千瑞士法郎了。另外，当她要对方付三百五十法郎时，没人会说什么，好像已经知道价钱，而且好像如果问价就只是在羞辱人或是为了不要到时吃惊不愉快。

有个姑娘说：

“卖淫是一种不同于其他的买卖：谁刚刚开始谁挣得多，谁有经验谁挣得少。永远要装成是新手。”

她还是不知道什么是“特殊客人”，这事只是在第一天晚上提到过——谁也不谈及此事。慢慢地她学会了行当

中的一些最重要的把戏，比如说永远不要过问私人生活，要微笑并尽可能少地说话，绝不要有什么在舞厅之外的约会。最重要的告诫来自于一个叫尼亚哈的菲律宾女人：

“你应在高潮时呻吟。这样能让你的客人忠实于你。”

“那是为什么？他们付钱是为了自我满足。”

“你错了。一个男人不是有勃起才证明是个男子汉。如果他能让女人快活，才是男子汉。如果他能让一个妓女快活，那么他就会认为自己是最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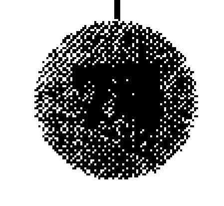
就这样六个月过去了：玛丽亚学会了所有必需的经验，比如说科帕卡巴纳的运作。这是伯尔尼街上最贵的地方之一，客人大部分是经理主管之流，他们可以晚回家，因为他们“正在外面和客人吃晚饭”，但这“晚饭”的时限不能超过夜里十一点。大部分妓女在十八至二十二岁之间，平均在这里干两年，然后就被新来的取而代之。于是她们就会去“霓虹灯”，接着是去“外国人”，然后随着年龄的增大，价码下降，工作时间越来越少，最后几乎都去了“热带狂喜”，这里接受三十岁以上的女人，然而，一旦来到这里，惟一的出路就是每天从一两个学生那里挣得午餐和房租钱来维持生计（一次的平均价：够买一瓶廉价葡萄酒）。

她和许多男人上过床。她从不在乎岁数，或是他们穿什么衣服，但她的“行”或“不行”取决于他们身上的气味。她完全不反对抽烟，但讨厌使用廉价香水的男人，讨厌不洗澡和衣服上酒气扑鼻的男人。科帕卡巴纳是个安静的地方，而对做妓女的人来说瑞士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只要有居住和工作许可，有效证件，并认真缴纳社

会保险就行；米兰总说他不希望他的子女在那些耸人听闻的报端上看见他，所以他在对待所雇佣的女人状况审查上比一个警察还严格。

总之，在冲破第一夜或第二夜的障碍后，这就和其他任何职业没什么两样了，这里工作艰辛，竞争激烈，要努力保持高质量，守时，有些紧张感，抱怨人多，星期天休息。大部分妓女都有某种信仰，常去参加自己的宗教仪式，望弥撒，做祷告，并有和上帝的约会。

然而，玛丽亚是以自己的日记为武器来不让自己失去灵魂。她吃惊地发现每五个客人中就有一个不是来做爱而是来聊天的。他们照价付钱，去旅店，而在脱衣服时他们却说不必了。他们想聊聊工作中的压力、背叛自己跟别人跑了的老婆，聊聊心中的孤独，他们没有倾诉对象（她很清楚这种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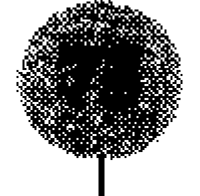
起初她觉得很奇怪。直到有一天，她正和一个重要的猎取高级主管人才的法国人去旅店（他解释这工作的时候就好像这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事情一样），从客人那里她听到了如下评论：

“你知道谁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吗？是事业有成之人，他工资极高，得到上下信任，有一个和他度假的家庭，有要在学业上进行帮助的子女，某晴朗之日一个和他同等地位的家伙来看他并问他‘想不想换个工作挣双倍工资’，这是最孤独的人。

“这个拥有一切让自己感到是块儿香饽饽和幸福的男

人，他成为世上最可悲的人。为什么？因为没人与之交谈。他想接受建议，而又不能和同事们议论一番，因为这些人会尽一切努力说服他呆在原地。他不能和老婆讲，长年以来她伴随着他的辉煌历程，她非常理解安稳，但不理解冒险。不能和任何人讲，而又面对着自己生活中重大的抉择。你能想像得到这个男人的感受吗？”

不，这不是世上最孤独的人，因为玛丽亚认识这地球上最孤独的人：她自己。即使如此，她也同意客人的话，希望得到一笔不菲的小费——这小费也就来了。而从这时起，她明白了必须发现能让客人从好像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下解脱出来的东西；这意味着她服务质量的改善和额外之钱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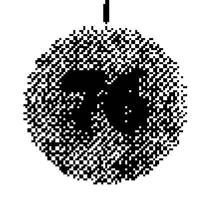


当她明白了解脱心灵上的压力比起解脱肉体上的压力来说是同样得利或更为得利之后，就又常去图书馆了。她开始借阅有关夫妻、心理、政治问题的书，而这让女馆员大为惊异——因为她很喜欢的这个女孩放弃了去思考性方面的问题而来专注更为重要的事情了。她开始有规律地阅读报纸，只要有可能，就关注经济版面，因为她的大部分客人都是经理之类的。她借了一些自助书籍——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想听听她的建议。她研究了有关人类情感的著作——既然大家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受折磨。玛丽亚是一个令人尊敬与众不同的妓女，所以，干了六个月后，她就有了一大批挑选出来的忠实客人，自然也就引来女伴们的羡慕、嫉妒，不过，也有钦佩。

至于性，直至这时并没丰富她的生活：就是打开双腿，

要求他们戴上安全套，稍微呻吟一下，好增加获得小费的可能性(多亏了菲律宾女孩尼亚哈，她发现呻吟可以让她多挣五十法郎)，性交后洗个淋浴，好让水能冲刷一下她的灵魂。没有什么变换。没有什么亲吻——对一个妓女来说，亲吻比任何事情都神圣。尼亚哈教诲她说，就像《睡美人》中讲的一样，应该把亲吻留给生命中的爱人；一个可以让她从梦中醒来重返童话世界的吻，在这个世界中瑞士重又变成了巧克力、奶牛和钟表的国家。

也没有什么高潮、快感，或什么刺激的东西。在寻求成为最好的过程中，玛丽亚看了几场黄色电影，希望从中学到能用在自己职业中的东西。她看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但没兴趣实践在自己的客人身上——太费时间了，而只要女人们一晚上约上三个人，米兰就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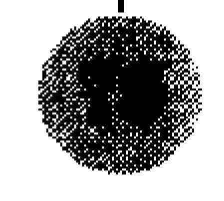


六个月后，玛丽亚已在银行存了六万法郎，并开始在更贵的饭馆里吃饭，还买了部电视机(她从没打开看过，但她喜欢摆在那里)，而且她在严肃地考虑有没有可能换个更好的住处。虽说已经有能力买书，但她仍然是去图书馆，这是她通往更为坚实更为持久的现实世界的桥梁。她喜欢和女馆员聊天，女馆员很高兴，因为玛丽亚终于找到一个爱人，或是一份工作，不过，她什么也没问，因为瑞士人都是胆小谨慎的(纯粹的谎言，因为在科帕卡巴纳，在床上他们和世界上其他任何人一样，都是放开的，快乐的或是自卑的)。

在一个不冷不热的星期天下午，玛丽亚在日记中写道：

所有的男人，高的矮的，高傲的胆小的，和气的冷漠的，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胆怯地来到舞厅。那些经验丰富的高声说话以掩饰内心的恐惧，放不开的则掩饰不住，于是就开始喝酒，看能不能消除恐惧。不过，我不怀疑他们是被吓住了，除了极少数人外——这些人就是米兰还没给我介绍的“特殊客人”。

害怕什么？实际上我才是应该害怕的人。我是那个走出家来到一个陌生地方的人，我没体力，没有武器。男人们很奇怪，我不是单指那些来到科帕卡巴纳的人，而是指所有至今我所认识的人。他们可以喝酒，可以叫喊，可以威胁人，但对一个女人却怕得要死。也许不是怕和她结婚的女人，但是总存在一个把他们吓住的女人，一个让他们屈从于她一切怪癖的女人。犹如自己的母亲。



她来日内瓦后所认识的一切男人都尽全力来显示出对自己很有把握，就好像在统治世界和自己的生活；然而玛丽亚在他们每个人眼中看到了他们怕妻子，怕不能勃起，怕在一个花了钱的普通妓女面前不是一个十足的男性。如果他们在一家商店买了一双鞋子后不满意，可能会拿着发票回去要求退货。然而，钱花在了一个女伴身上，如果没有勃起，他们就再也不会回到同一家舞厅，因为他们认为这事会在其他所有女人中间传开；这会是个耻辱。

"由于我不能刺激男人，我才是该感到耻辱的人。然而实情却是他们感到耻辱。"

为了避免此类尴尬事情的发生，玛丽亚试图让他们总处于随意状态，而且当其中有谁好像比平时更醉更脆弱时，她就避免性交，而只集中在抚摸和手淫上，这让他们非常高兴——哪怕这种状况再荒唐不过，因为他们自己就可以手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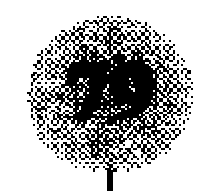
必须永远避免让他们害羞。那些男人，在工作中如此强大高傲，他们无休止地与职员、客人、供应商、偏见、秘密、虚假态度、伪善、害怕、压力等作斗争，一天下来后来到

舞厅，然后无所谓地付上三百五十瑞士法郎好在夜里成为他们自己。

“在夜里？噢，玛丽亚，你夸张了。实际上是四十五分钟，而且就算是这样，如果除了褪衣服、一些虚假的亲昵、东拉西扯几句、穿衣服，我们可以把这时间缩减为纯粹为性交的十一分钟。”

十一分钟。世界围绕着只有十一分钟长的一件事而旋转。

而由于一天二十四小时中的这十一分钟(如果我们考虑到所有人每天都和妻子做爱，当然这会是荒唐的和完全不真实的)，他们结婚、养家、忍受孩子的哭声、回家晚了百般解释、看着成十上百的想去和她们在日内瓦湖边散步的其他女人、为自己买昂贵的衣服、为她们买更贵的衣服、付钱给妓女以弥补自己所缺失的、维持一个巨大的化妆品企业、节食、做体操、色情、权力——而当遇到其他男人时，却与童话中的相反，他们从不谈女人。他们谈工作、金钱和体育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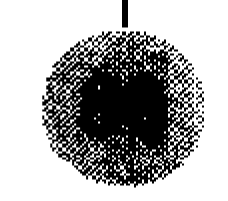
有一种与文明极不相符的东西；不是报纸上整天叫嚷的什么亚马逊的森林遭破坏、臭氧层、熊猫的死亡、吸烟、致癌食品、监狱里的状况。

而正是她所从事的事情：性。

然而，玛丽亚在此不是为了拯救人类，而是为了增加她在银行里的存款，为了自己所做的选择再孤独地生存六个月，每月按时给母亲寄钱(母亲后来很高兴，因为知道了没钱寄来仅仅是由于瑞士邮局的原因，这里的邮局没有巴

西的运作得好)，为了买一切她曾经梦想过却从没有过的东西。她搬到了一套更好的单元房里，这里有中央供暖(虽说夏天已经来到)，而且从窗户可以看到一座教堂，一家日本餐馆，一家超市和一家亲切的咖啡馆，她常去那里看会儿报纸。

此外，按照她对自己的许诺，在这千篇一律的生活中，只能再忍受半年：科帕卡巴纳，接受一杯酒，跳舞，你觉得巴西如何，旅店，先收钱，聊天并切中要害——不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灵魂上的，主要是灵魂上的——，在私人问题上出出主意，做半个小时的朋友，其中十一分钟是打开腿，合上腿，装着有快感地呻吟。谢谢，希望下星期再见到你，你真是个男人，下次再见时我会继续听你的故事，丰厚的小费，好了不必了，因为我和你在一起已经很愉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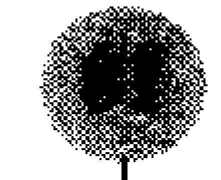
而且特别是她从没恋爱。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那个巴西女人——在很可能是因为恋爱了而消失之前——给她的最明智的告诫。刚工作了两个月就已经有了不少求婚者，而且其中至少有三个人是非常严肃的：会计事务所所长，第一夜和他出去的那个飞行员，还有那个卖水果刀和刀剑的专卖店老板。三个人都向她许诺“让她从那种生活中摆脱出来”，而且给她一个整洁的家，一个前途，也许还有子孙。

一切都是由于一天中的十一分钟？不可能。通过在科帕卡巴纳的经验，她现在知道了不是就她一个人感到孤独。一个人可以忍受一个星期的渴，两个星期的饿，许多年的无居所，但不能忍受孤独。这是所有折磨和痛苦中最

难忍受的东西。那些男人，还有许多想要她陪伴的人，像她一样经受着这毁灭性的感觉——这种世上没人在乎他们的感觉。

为了避免爱的诱惑，她的心仅在自己的日记中。她只是让身体和越来越理智以及深刻的头脑进入科帕卡巴纳。她得以相信自己是出于某种重大原由而来到日内瓦并最终在伯尔尼街上做事的，而且每每在图书馆借出一本书来看，就越是确信：没有人直言不讳写这一天中最重要的十一分钟。也许这就是她此时看来是很艰难的命运：写一本书，讲述她的故事，她的冒险。

对，冒险。虽说这是个谁也不敢说的被禁止的词，是一个大部分人只是愿意在每天不同时间播了又播的电视上电影上看到的词，但这正是她在寻找的。和荒漠约会，和去陌生地方的旅行约会，和神秘男人约会，和他们在河中泛舟聊天，和飞机、和电影制片厂、和印第安人部落、和冰川、和非洲约会。



她对写书这想法很喜欢，而且连书名都想好了：《十一分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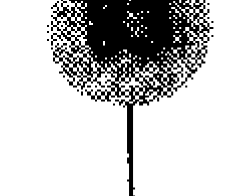
她开始把客人分为三类："终结者"（起这个名字是为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表示敬意），他们带着酒气进来，装着目中无人，但认为大家都在看他们，跳了会儿舞后就直接是旅馆之事。"漂亮女人"（也是由于一部电影），他们想表现得风度翩翩、和蔼可亲，好像世界是靠这种仁慈来回到自己的轴心似的，好像他们是在街上行走时偶然进到这舞厅似的；他们起初挺温存，但到了旅馆后就没有了安全



感，而正是由于这个他们最后比终结者更苛刻。最后是“教父”（也是由于一部电影），他们对待一个女人的身体就像对待一件商品。他们是最真实的，跳舞，交谈，不给小费，他们知道自己在买什么，东西值多少钱，他们从不被自己所挑选的女人的话语所左右。这些人是惟一的非常敏感知道冒险一词含义的人。

在来例假不能上班的一天，玛丽亚在日记中写道：

如果今天就得把自己的生活讲给什么人听，我可以讲得让人认为我是一个独立的、勇敢的、幸福的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被禁止提及那惟一比十一分钟重要得多的词——爱情。



在我一生中，我理解爱情为一种被准许的奴役。谎言：只有爱情出现，自由才存在。谁完全付出，谁感到自由，才会爱得最深。

而谁爱得最深谁会感到自由。

因此，尽管我得以经历、进行、发现这一切，其实毫无意义可言。我希望这段时间赶紧过去，好能去找回自己——这个自己反映在一个理解我不让我受苦的男人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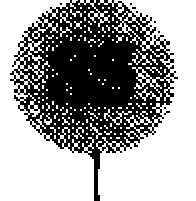
不过，我说的这些蠢不蠢？在爱情上，谁也不能伤着谁；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所感受的东西负责，而不能为此归罪他人。

当我失去自己所爱的那些男人时，我感到自己受

到伤害。今天我确信谁也没有失去谁，因为谁也没有占有谁。

这是自由之真正体验：拥有世上最重要的东西，而并不占有它。

又过去三个月，秋天来了，日历上定好的日子也最终来到了：九十天后回家。她心想一切都过得如此之快又如此之慢，她发现时间是在不同的两维中经过，这取决于你的精神状态，但在这两维中她的冒险都接近了尾声。当然可以继续，但她忘不了在湖边散步时那看不见的女人脸上挂着的苦涩微笑，这女人对她说事情不是这样简单。她再怎么想继续，再怎么准备好迎接旅途中出现的挑战，只与自己共处的这几个月告诉她存在中断这一切的一个确切时间。从现在起九十天后她要回巴西内地去，买上一个小农场(终于，她挣出了比预期要多的钱)。几头奶牛(巴西产的，不是瑞士的)，邀父亲和母亲和自己住在一起，雇上两个人，把公司开起来。



虽说她认为爱情是对自由的真正体验，而且没人能够占有另一个人，但仍然怀着复仇的秘密愿望，当然衣锦还乡是其中一部分。等建起自己的农场，她要进城去，到那家银行去，而且要存上一大笔钱，因为那个勾上了她最要好女友的男孩就在那儿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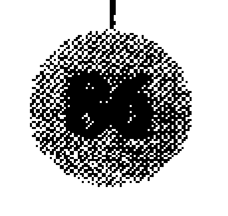
“喂，你好吗，还认识我吗?”他可能会问。她装出努力



回想的样子，而最后说不认识，说自己到欧——洲去了整整一年（很慢地说，好让他的同事们都听见）。最好是说到瑞——士去了（这样听起来更洋气，比法国还有冒险气息），在那里有世界上最好的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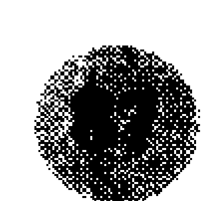
你是谁？他可能会提起学生时代。她会说："啊……！我想起来了"，但做出一副还是没想起来的样子。好了，复仇结束。现在是要加紧工作，而当事情按预期的进展时，她可能会去致力于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发现真爱，发现这些年来一直等着她但还没有机会认识的男人。

玛丽亚决定永远忘记写名叫"十一分钟"这么一本书的想法。现在需要集中精力于农场和未来的计划上，要么就是推迟自己的回程，而这可是一个致命的冒险。



那天下午，她出去找自己最好的——也是惟一的——女友，图书馆员。她借了一本关于畜牧业和农场管理的书。女馆员向她坦言：

“你知道吗，几个月前，当你来这里找有关性的书时，我开始担心你的命运。总之，许多漂亮女孩都抱着钱来得容易的幻想不放，而忘记了总有一天会人老珠黄，到那时也就不会有机会遇到自己生命中的男人了。”



“您是在讲卖淫吧？”

“这词太重了。”

“我已经说过，我在一家肉类进出口公司工作。再说了，假如我有机会卖淫，如果在正确的时刻收手不干了，后果会相当严重吗？总之，年轻就意味着做错事。”

“所有吸毒者都这么说；知道停下来的时间就行了。然而没人停下来。”

“您以前应该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出生在一个尊重其居民的国家。这足以让您感到幸福吗？”

“我为如此这般克服了自己的障碍而骄傲。”

还应继续说下去吗？好吧，这女孩应该学点儿生活上

的东西。

“我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在伯尔尼一所最好的学校上的学，我来到日内瓦工作，遇到我爱的男人并和他结了婚。我为他做了一切，他也为我做了一切，时光流逝，他退休了。当他可以自由地利用自己的时间做想做的一切时，他的目光变得更加忧郁了——因为也许在他一生中就从没想到过自己。我们从没当真打过架，也没有什么大的热情，他从没背叛过我或是在公共场合不尊重我。我们过着一种正常的生活，但太正常了，以至于没了工作后他感到自己没用了，不重要了，一年以后他就得癌症去世了。”

她在讲实话，不过，可能会对面前这个女孩起负面影响。

“不管怎么说，最好是一种没有波澜的生活，”她最后说。“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丈夫早就死了。”

玛丽亚毅然决然地出来是要研究一下农场的事。因为一下午都有空，她决定走走，最后她注意到，在城市的高处有一块黄色的小牌子，上面有个太阳和一行题字：“圣地亚哥之路。”那是什么？由于路对面有一家咖啡馆，而且由于她学会了不懂就问，于是就决定进去打听打听。

“我也不知道，”柜台后面的姑娘说道。

这是一个优雅的地方，但咖啡要比一般的贵出三倍多。不过，因为她有钱，而且已经进来了，于是就要了一杯并决定把接下来的几个小时用来学习有关农场管理的一切事务。她很兴奋地打开书，但却不能集中精力阅读。真

烦人。要是跟她的哪位客人谈论此事可能会更有意思，他们总是知道最好的理财方法。她付了咖啡钱，站起身，谢过为她服务的姑娘，留下不少小费（在这点上她已养成一种迷信，如果给得越多，收获也就越多），然后朝门口走去，然而，在没有意识到这一时刻重要性的情况下，她听到了会永远改变她的计划、农场、幸福想法、女人心灵、男人态度、社会地位的话。

“请等一下。”

她吃惊地朝旁边看了一眼。这里是一个受人尊重的酒吧，不是科帕卡巴纳，在那里男人们有权说这话，虽说女人们可能回答说“我要出去了，你不要阻止我”。

她准备不去理睬，但好奇心占了上风，于是她转向声音的方向。她看到的是一种奇怪的场面：一个三十来岁长长头发的男人（难道应该想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他早已不年轻），他跪在地上，身边散放着一些画笔——他正在画一位先生，这先生坐在一张椅子上，旁边有一杯茴芹酒。她进来时没有注意到他们。

“你别走。我就要画完了。我希望也画你。”

玛丽亚回了一句——而这一回答就建立起了她在世界上所缺少的联系。

“我不感兴趣。”

“你有光泽。请至少让我画个轮廓吧。”

什么是轮廓？什么是“光泽”？她也不是个没有虚荣的女人，她想看看这位看上去严肃的人给自己画的像！她开始胡思乱想：如果他是个著名画家呢？她将在一块画布

上永垂不朽！她的肖像被拿到巴黎或是巴伊亚州的萨尔瓦多[1]去展览！一个神话！

另外，这个男人在这样一家如此昂贵但也许是顾客盈门的酒吧里，周围放着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在干什么？

那个正在招待顾客的姑娘看出了她的心思，低声对她说：

“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艺术家。”

她的直觉没有错。玛丽亚力图控制住自己并保持冷静。

“他经常来这里，而且总带上一位重要客人。他说他喜欢这里的环境，让人有灵感。他在画一幅代表这城市的众生相，是市政府请他画的。”

玛丽亚看了看那个正在被画的男人。女服务生再次看穿了她的心思。

“这是一个做出革命性发现的化学家。他获得了诺贝尔奖。”

“你别走，”画家又说了一遍。“五分钟就完事。你要点儿什么吧，算在我账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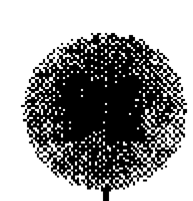
这命令就像是有催眠作用，她在酒吧里坐下来，要了一杯茴芹鸡尾酒（由于她不习惯饮酒，惟一去做的就是效仿那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然后就看着这男人工作。“我不代表这城市，所以他应该是对其他方面的事感兴趣。但他不合适我，”她不由自主地想，心中重复着自打在科帕卡巴

① 巴西巴伊亚州州府。

纳工作起就常对自己说的话;这是她最后的招数,是心甘情愿对心灵陷阱的拒绝。

事情一旦明了,等一会儿也无妨——也许那个柜台姑娘说的是真的,而那个男人可以为她打开一个陌生世界的大门,这个世界是她曾经一直梦想的:总而言之,你不是想过要从事模特儿职业吗?

她观看着他结束自己工作时的麻利劲儿——看上去那是一块巨大的画布,但整个折叠了起来,所以看不到画上其他人的面孔。而眼下如果是个新的机会呢?这男人(她决定他是个“男人”而不是“小伙子”,不然就会开始感到自己岁数太大了)不像是提出那种要求只是为了和她过上一夜的人。正如他所说,五分钟后,他完成了工作,而玛丽亚正专心在想巴西,在想她的美好前程,在想绝对缺乏兴趣再去认识的所有那些可能让自己计划泡汤的人。



“谢谢,你可以换换姿势了,”画家对化学家说道,这化学家好像如梦初醒。

接着他转向玛丽亚,直截了当地说:

“你到那个角上去,随意些。光泽好极了。”

好像一切都由命运安排,好像是世上一件极为正常的事,好像在她生活中早已认识这个男人,或者在梦中她已经历过这一时刻,而眼下在现实生活中知道干什么似的,玛丽亚端起自己的酒杯,拿起包和关于农场管理的书,朝这男人指的地方走去 —— 一张靠窗的桌子。他把画笔、大画布、一堆装满各种颜料的小瓶子和一包烟拿了过来,

然后跪在了她跟前。

“就这样别动。”

“这要求太过分了;我的生活总在运动中。”

这是一句她认为是很精彩的话,可并没引起他多少注意。玛丽亚试图保持自然,因为他的目光让她很不舒服,她指着能看到一条街和那块牌子的窗外问道:

“什么是‘圣地亚哥之路’?”

“是一条朝圣之路。中世纪时,整个欧洲的人都经过这条路去西班牙一个名叫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的城市。”

他折上画布的一部分,然后准备好画笔。玛丽亚仍然不清楚干什么。

“也就是说,如果我沿着这条路走,能到西班牙?”

“走上两三个月吧。不过,我能请你帮个忙吗?请保持安静;这用不了十分钟。请把桌上的小包拿开。”

“是书,”她回答道,由于这请求中的专横口气,她的口气中也带上了点儿怒气。他必须知道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有文化的女人,她的时间是花在图书馆而不是商店里。然而他毫不客气地自己去把她的包拿开放到了地上。

她没能打动他。然而,她丝毫也没有想打动他的意思,她现在是在工作时间之外,要把对那些因她的尽心尽力而付好价钱的男人的诱惑留待晚些时候。为什么打算和那个画家建立联系呢?也许他连请她喝杯咖啡的钱都没有。三十岁的男人不应该留长发,这样很可笑。为什么认为他没钱呢?柜台上的那个姑娘不是说过他是个知名

人士——要么就是那个化学家是个著名人士？她看了看他的着装打扮，但看不出个所以然来；生活告诉她穿得不怎么样的男人——正如眼下的情况——好像总是比那些穿西服打领带的男人有钱。

“我想着这个男人干什么？让我感兴趣的是画。”

十分钟就能在画上永垂青史，这价钱不高。她看到他把她画在了那个得奖的化学家旁边，心里开始盘算是不是等完事之后要求点儿什么酬劳。

“脸朝窗子方向转一下。”

她什么也没问，再一次听从了——这绝不是她的风格。她看着路上的行人和那块指路牌，想像着那条路在那里已经许多世纪，是超越进步、世间变换、人本身变化而存留下来的一条路。也许是个好兆头，那幅画可能会有同样的命运，五百年后可能展览在一座博物馆里。

那男人开始画起来，而随着工作的进展，她失去了最初的喜悦，开始感到自己微不足道。当她走进这家酒吧时，是一个对自己有把握的女人，能做出很困难的决定——放弃很来钱的工作——而去接受更为困难的挑战——在家乡管理一座农场。而现在，面对世界，那种不安全感好像又回来了，这是一个妓女绝不能多想的感觉。

她终于发现自己不舒服的原因：多少个月来第一次有人不把她看成是一件物品，也不看成是一个女人——而是一种她也不明白是什么的东西，虽说最贴切的说法是“他在看穿我的心灵、我的害怕、我的脆弱、我的无力与一个我装作控制其实一无所知的世界的抗争”。

滑稽可笑，她继续在胡思乱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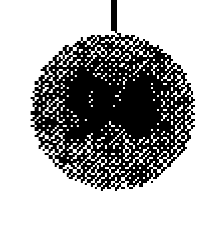
“我想……”

“请别讲话，”那男人说道。“我在看你的光泽。”

没人对她说过这种话。“我在看你坚挺的胸”，“我在看你优美的大腿”，“我在看这来自热带地区异国他乡的美丽”，要么最多是“我在看你想脱离这种生活，为什么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为你置办一套房子”。这些都是她听惯的话，但是……她的光泽？难道他是在说黄昏？

“你本身的光泽，”他发现她什么也不明白，于是就把话说全了。

本身的光泽。哎，没人能比这位天真的画家更脱离实际了，即便他可能有三十岁，但对生活也是一无所知。众所周知，女人比男人成熟得早，玛丽亚虽说没有彻夜不眠地思考自己哲理上的冲突，但起码知道一件事：她不具有画家所说的那种“光泽”，而她把这诠释为“一种特殊的光泽”。她和其他人一样，默默地忍受着孤独，试图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辩解，当自己脆弱时却装作强大，当自己感到强大时却装作脆弱，以危险工作的名义拒绝了任何感情，不过现在已到尾声，她有未来的计划和对过去的后悔——而这样一个人是不会有任何“特殊光泽”的。那大概不过是一种让她不说话像个傻子一样高高兴兴待在那里的方法。



“本身的光泽。他可以选其他的说法嘛，比如说‘你的轮廓挺漂亮’。”

光怎么进到房间里来？窗子打开就行。光怎么进入一个人？爱情之门打开就行。然而，她的门根本就没有打

开。他应该是个非常糟糕的画家，什么都不懂。

“好了，”他说道，并开始收拾东西。

玛丽亚没有动窝。她想要求看看那画，但同时又觉得这意味着缺乏教养，不相信别人所做的。然而好奇心很强。她要求了，他同意了。

他只画了她的脸；像她。不过，如果谁有一天看到了这画而没见过模特儿本人，那人会说这是个女强人，充满她没能在镜子中看到的“光泽”。

“我叫拉尔夫·哈特。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再请你喝一杯。”

“不必了，谢谢。”

看来现在这邂逅可悲地走上了预期的道路：这男人想勾搭这女人。

“喂，再来两杯茴芹酒，”他没听她的，开口要了酒。

去做什么？读一本讨厌的关于农场管理的书。像以往无数次地沿湖边漫步。要么就是恰恰在日历上定好结束她“经验”的日子里和一个在她身上看到了她所不知的光泽的人聊天。

“你是做什么的？”

这是她不愿听到的问题。这是当有人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走近她（在瑞士由于其居民谨慎的性格，这种事很少发生），让她回避了多少次约会的问题。回答什么呢？

“我在一家舞厅工作。”

好了。她如释重负——她为自从来到瑞士后所学到的一切而高兴；提问（什么是库尔德人？什么是圣地亚哥

之路?)回答(我在一家舞厅工作),不在乎别人怎么想。

“我好像以前见过你。”

玛丽亚感到他想再进一步,于是就品味了一下她小小的胜利;几分钟前对她发号施令的好像对自己要做的事绝对有把握的画家,现在变成了一个和其他男人一样的人,在一个不认识的女人面前没有了把握。

“这是什么书?”

她给他看。农场管理。这男人好像更加没了把握。

“你从事性工作?”

他够冒险的。难道她穿戴得像个妓女?总而言之,要争取时间。她在反省,这事变成了一项有趣儿的游戏,她绝对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为什么男人们只想这个?”

他把书放回她包里。

“性和农场管理。两件最让人讨厌的事情。”

什么?突然间,她感觉受到了挑战。怎么能这样说她的职业?好吧,他仍然不知道她是干什么的,只是猜猜而已,但不能不回答他。

“不过,我想没有什么比绘画更让人讨厌的了。一件静止的东西,一个被中断的运动,从来就和原物不符的写照。一件死东西,除了画家,没人对它产生什么兴趣,画家们自视重要,有文化,而又不与时俱进。你听说过米罗吗?要不是在一家饭店里听一个阿拉伯人讲,我就从没听说过,而这又丝毫没有改变我的生活。”

她不知道是不是过头了,这时酒来了,交谈也就此被

打断了。两人一时间无话。玛丽亚心想该走了，也许拉尔夫·哈特也这么想。不过，还有两杯满满的可怕的饮料，而这是他们继续在一起的一个借口。

“为什么看农场的书?”

“你想说什么?”

“我去过伯尔尼街。你跟我说了你在哪儿工作后，我就想起来以前见过你：在那家昂贵的舞厅。而当我在画你时，没有想到这个：因为你的‘光泽’太强烈了。”

玛丽亚感到地从脚下遁去。虽说没有任何理由，但她还是第一次为自己的工作而感到羞耻，可她是为了维持自己和自己的家呀。他才应该是那个为去了伯尔尼街而感到羞耻的人；这整个可能令人陶醉的事情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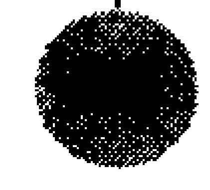
“哈特先生您听好，虽说我是个巴西人，可我在瑞士已经住了九个月了。而且我知道瑞士人很谨慎，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很小的国家里，几乎所有人都相互认识，就像你我之间，因此互相都不过问彼此的生活。您的评论不合时宜而且很失礼，如果您的目的是为了感到更自在而羞辱我，那么您是在浪费时间。谢谢您的茴芹酒，挺厉害，不过我要喝完它。然后我要抽支烟。最后我会起身走人。不过，先生您可以现在就走，因为对一个著名画家来说，与一个妓女同桌不雅。因为我就是，知道吗？一个妓女。从上到下，彻头彻尾，没有任何过错的一个妓女。这就是我的态度：不欺骗自己，也不欺骗您。因为这不值当，您不值得骗。您想像一下坐在那头的那个化学家，如果发现了我是

什么人会怎样?”

她开始提高嗓门。

“一个妓女！知道还有什么？要知道从现在起九十天后我就要离开这让人诅咒的地方，我挣了好多钱，更加有文化，能选好酒喝，包里装满我在雪中拍的照片，而且知道了男人的特性，这让我自由了!”

酒吧里那姑娘吃惊地听着。化学家好像漠不关心。不过，她这样也许是因为酒的缘故，也许是因为感到不久就会重新成为内地一个女人了，也许是因为可以说出在哪里工作的巨大喜悦，并笑看那些震惊的反应、批评的目光、愤慨的举止。



“您明白了吗，哈特先生？我是一个从上到下彻头彻尾的妓女，而这就是我的素质，我的态度!”

他什么也没说。也没动窝。玛丽亚感到自己的信心回来了。

“而且先生您是个不懂自己模特儿的画家。也许坐在那里的那个心不在焉睡着了的化学家实际上是个铁路工人。而您画儿上的其他所有人都不是本来的人。如果不是这样，您永远不会说在一个女人身上能看到‘特殊的光泽’，正如您在画画中发现的，她不过是一个妓——女!”

最后几个字她是高声慢慢讲出来的。化学家醒了，那个酒吧姑娘拿来了账单。

“你和妓女毫无关系，你就是你自己，”拉尔夫没去理睬账单，也是慢慢地回答，不过声音不高。“你有光泽。这光来自意志力，是那以更为重要东西的名义而牺牲了一些

重要东西之人身上的光泽。目光，这光泽就表现在这目光中。”

玛丽亚感到被缴了械；他不接受她的挑战。她只是想相信他想勾引她。至少在最近的九十天里，她被禁止去想在地球上还存在着有趣的男人。

“看到你面前的这杯茴芹酒了吗？”他继续说道。“你只是看到了一杯茴芹酒。而我，由于我必须进入我的画，我看到植物从何而生，植物要面对的气温，收获种子的手，从另一大陆海运过来的旅行，在放入这酒之前这植物所具有的气味和颜色。如果有一天我画这场面，我会画这一切，而当你看到画时，会认为在你面前的不过是一杯茴芹酒而已。

“同样，当你观看大街并想着——因为我知道你在想——圣地亚哥之路时，我画了你的童年，你的少年，你过去破灭的梦想，你对未来的憧憬，你的意志——这是最让我感兴趣的。当你看过这画……”

玛丽亚打开了门，并知道今后很难再关上它了。

“我看到了这光……虽说这里仅仅是一个像你的女人。”

又是令人尴尬的沉默。玛丽亚看了看表。

“再待一会儿我就得走。为什么你说性是令人讨厌的？”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我知道是因为我干这个。我每天都做同一件事。而你则是一个三十岁的男人……”

“二十九岁。”

“……年轻，有魅力，有名气，应该还对这些事感兴趣的，而且也不需要到伯尔尼街去找女伴。”

“需要。我和你的一些同伴上过床，这可不是因为我找女伴有问题。我的问题是与我本身有关。”

玛丽亚感到有点儿嫉妒，对此她感到吃惊。现在她明白她真得走了。

“这是我最后的尝试。不过现在放弃了，”拉尔夫说道，并开始收拢散放在地上的东西。

“你身体有问题？”

“没任何问题。仅仅是不感兴趣而已。”

这不可能。

“埋单吧。咱们出去走走。说真的，我觉得许多人都有同感，只是没人说出来罢了；和如此纯真的人聊天真好。”

他们走上圣地亚哥之路，这是一条上坡下坡的路，路尽头是河，是湖，是高山，是西班牙一个遥远的地方。他们和回家吃午饭的人、和推着婴儿车的母亲、和拍摄湖中心美丽喷水柱的游客、和裹着头巾的穆斯林妇女、和漫步的小伙子姑娘们、和寻找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这一神话城市的所有朝圣者擦肩而过。也许这城根本就不存在，只是一个神话，然而人们需要相信这一神话以便赋予生命某种意义。多少年来多少人行走的这条路上，也行走着这个背着装满画笔、颜料、画布、铅笔沉重背包的长发男子，还有这个背着装满关于农场管理书籍小包的年纪轻一点儿

的姑娘。两人谁也没想起来问一问为什么一起进行这全世界最正常的朝圣之事，他了解她的一切，而她对他却一无所知。

因此，她决定问问——现在她是什么都问。起初他谦虚一番，但她知道如何从男人那里争取到一切东西，最后他终于讲出他已结过两次婚(对二十九岁来说可是个纪录呀!)，周游过世界，认识一些国王和著名演员，参加过一些难以忘怀的节日。他出生在日内瓦，曾在马德里、阿姆斯特丹、纽约，以及法国南部一个叫塔布的城市居住过。塔布根本就不是一个重要的旅游城市，但他很喜欢它，因为它临近大山，居民们有着古道热肠。他的才能是在二十岁时被发现的，那是因为当时一位伟大的艺术商人偶然去他出生地的一家日本餐馆吃饭——餐馆里挂着他画的画。他已经挣了很多钱，年轻，身体又好，可以做任何事，去任何地方，想和谁约会就和谁约会，他已经体验了一个男人可以体验的一切快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然而，尽管拥有这一切，荣誉、金钱、女人、旅行，但他是一个不幸福的男人，他生活中只有一种快乐：工作。

“女人们让你受折磨?”她问道，但马上又感到这问题真傻，好像出自一本“女人赢得男人须知总览”手册。

“从没让我受折磨。我的每次婚姻都是幸福的。像其他任何正常夫妻一样，我被背叛过，我自己也背叛过。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就不再对性感兴趣了。我仍然在爱，在感到缺少女伴，但是性……我们为什么在谈论性呢?”

“因为正如你所说，我是个妓女。”

“我的生活没什么太大意思。一个年纪轻轻就已经取得成绩的艺术家，这很少有，而在绘画上更是少有。一个今日可以画各种形式之画的艺术家，他的画很值钱，而批评家则很恼火，认为只有他们才知道什么是‘艺术’。我是一个被众人认为对一切都应答自如的人，而且我越是沉默不语，他们就越认为我聪明。”

他继续谈他的生活：他每周都被邀请到世界某个地方去干某事。他在巴塞罗那有个女代理人——知道在哪儿吗？是的，玛丽亚知道，在西班牙。这个女代理人负责一切有关钱、邀请、展览事宜，但是从不强迫他去做他不想做的事，因为，经过多年的工作，他们已经有了某种稳定程度的市场了。

“这经历有意思吗?”他声音中透出些许没把握。

“我想说是个与众不同的经历。许多人想有你的地位。”

拉尔夫想了解一下玛丽亚。

“我是个有三重性的人，这取决于来找我的人。‘天真女孩’，她用钦佩的目光看男人，而且装出被他那权力与光荣的历史所感动。‘要命的女人’，她会马上攻击那些更没有安全感的人，如此行事控制局面后，她让他们更为随意，因为他们不需要再担心什么。

“最后就是‘善解人意的母亲’，她照顾那些需要忠告的人，并且带着理解一切的样子去听他们的事情，不过是这耳朵进那耳朵出罢了。你想认识这三种中的哪个?”

“你。”

玛丽亚讲出了一切，因为她需要讲——这是她自从离开巴西后第一次这样做。到最后她发现，即使她从事着不很常规的工作，但除了在里约的那一周和到瑞士后的头一个月，并没发生什么很感人的事情。就是家，工作，家，工作——别无其他。

当她讲完时，两人重又坐在了一家酒吧里——这次是在城的另一边，远离圣地亚哥之路，各自心中思考着命运为对方所保留的东西。

“还差什么吗？”她问道。

“比如说‘再见’。”

是的。因为这是和其他所有下午都不一样的一个下午。由于打开了一扇门而又不知如何关上它，她感到苦恼、紧张。

“我什么时候能看看画？”

拉尔夫递给她一张巴塞罗那女代理人的名片。

“六个月后你打电话给她，如果你还在欧洲的话。‘日内瓦众生相’，这著名之人和匿名之人的画像将在柏林一家画廊首展。然后在欧洲做巡回展。”

玛丽亚想到了日历，想到了九十天的期限，想到了可能意味着危险的任何关系任何联系。

“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生活或装作已经生活过？现在就冒险，说今天下午是我在此城中度过的最美好的下午？因为他未加任何批评评论地听我讲而表示谢意？要么就只是披着那具有意志力和特殊光泽的女人的外衣什

么也不说就走人?”

当他们沿圣地亚哥之路漫步时,而且当她听自己讲自己的生活时,她是个幸福的女人。她可以为此而高兴——这已是她生活中的一份厚礼了。

“我去找你,”拉尔夫·哈特说道。

“不要这样。我很快就要回巴西了。我们之间再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像客人一样去找你。”

“这将对我是一种侮辱。”

“我找你是为了让你救我。”

他起初在谈到对性不感兴趣时就说过这话。她想说她有同感,但忍住了没说——否定的话说得太多了,沉默不语更为聪明些。

多感人的事情呀。再次和一个男孩在这里,而这次不是管她借枝铅笔,而是有点儿陪伴之意了。她回首往事,第一次原谅了自己:不是她的错,错在那个没把握的男孩身上,是他浅尝辄止。都是孩子嘛,而孩子就是这样——她和那个男孩都没有错,而这让她大松了口气,感觉好多了,她没有出卖自己生命中的首次机会。大家都是如此,这是人在找寻自己另一半时的第一步,事情就是如此。

然而,现在情况不同了。不管理由再怎么充分(我要回巴西去,我在一家舞厅工作,我们没有时间相互加深了解,我对性不感兴趣,我不想知道爱情,我得学习农场管理,我对绘画一窍不通,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生活向她发出了挑战。她已不再是孩子,必须抉择。

她宁愿不回答。她按当地的习惯握了握画家的手，然后就直奔自己的家去了。如果他真是她所喜欢的那种男人，她不会为他的沉默而感到害怕。

就在当天，玛丽亚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当我们沿着湖走在这条奇特的圣地亚哥之路上时，这个和我在一起的男人——生活经历完全不同于我的一个画家——朝水中扔了一块小石子。在石头落下的地方，出现了一圈圈的涟漪，慢慢扩散开来，直到波及一只与这块石头毫无关系偶然游过那里的鸭子。它并没有被这意想不到的波浪所吓住，而是决定戏水玩耍。

在这场景出现前几个小时，我走进一家咖啡馆，听到一个声音，犹如上帝在那个地方投下一块小石子。力量的波浪触及到我和正在一角画画的一个男人。他感到石头带来的震颤，我也一样。而现在呢？

画家知道什么时候遇到一个模特儿。音乐家知道什么时候他的乐器调好了。在这里，在日记里，我知道有些句子不是由我写的，而是由一个充满“光泽”的女人写的，这人就是我，是我拒绝接受的人。

我可以继续如此。但也能像湖中的小鸭子一样，

高兴地和这突如其来并打破平静水面的涟漪玩耍。

有个名字来形容这块石头：情感。它可以描述两人之间美妙的奇遇，但不仅限于此。它存在于意想不到之事的刺激中，存在于热切做某事的意愿中，存在于将要实现某种梦想的确信无疑中。情感向我们发出指引生活的信号——而知道如何解开这些信号的含义就是我的事了。

我愿意相信我在恋爱。爱上我不认识的人，而他并不在我的计划之中。这几个月来的自我控制、拒绝爱情，其结果正好相反：我被给予我与众不同关注的第一个人所左右了。

还好我没要他的电话，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我可以失去他而不怪罪自己错失良机。

如果是这样，即使失去了他，我也得到自己生命中幸福的一天。考虑到世界原本的样子，幸福的一天几乎是个奇迹了。



那天晚上，当她走进科帕卡巴纳时，他已经在那里等着了。他是惟一的客人。带着某种好奇心一直关注这个巴西姑娘生活的米兰看出她已经战败了。

“喝一杯吗?”

“我得工作。我不能失去自己的工作。”

“我是一位客人。我在提出一个行内的要求。”

这个男人下午在咖啡馆时好像很自信，熟巧地摆弄着画笔，与大人物会面，在巴塞罗那有个女代理人，而且应该是挣钱不少，现在则表现出他的脆弱，他进到了一个不该进的环境，他不是在圣地亚哥之路上的一个浪漫咖啡馆里。下午的陶醉已经消失。

“能喝一杯吗?”

“改日再喝吧。今天有客人等我。”

米兰听到了这最后一句话;他搞错了，姑娘没有被爱情的诺言所迷惑。即使这样，在没多少人的深夜，他心里琢磨为什么她宁愿去陪一个老头儿，一个平庸的会计和一个保险代理人。

好了，这是她自己的事。既然是付了佣金，该和谁不该和谁上床就不是他的事了。

和老头儿、会计、保险代理人的夜晚之后，玛丽亚在日记中写道：

这个画家想要我什么？难道他不知道我们国家、文化、性别不同吗？难道他认为我知道的快乐比他多，想学点儿什么吗？

为什么除了“我是一位客人”就不再对我说别的了呢？很容易说：“我想你”，或者说“很高兴我们在一起度过的下午。”我会以同样的方式回答（我是个职业女人），但是他必须明白我的不安全感，因为我是女人，我脆弱，而在这种地方我是另外一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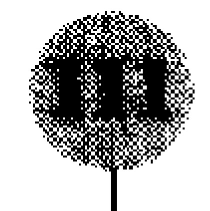
他是个男人。而且是个艺术家：他有必要知道人的最大目的就是理解完全的爱。爱不在别人身上，而在我们自己心中；我们让它醒来。但是为了这一醒来，我们需要另一个人。只有当有人来分享我们的情感时，世界才有意义。

他厌恶性了？我也一样——但是不论是他还是

我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在让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之一消逝——我需要他拯救我，我需要拯救他，但他没给我任何选择。

她很吃惊。她开始明白，如此的自控之后，心灵上的压力、地震、火山即将爆发，而一旦爆发，她就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了。这讨厌的艺术家是何许人也，他可能是在编造他的生活，和他呆了不过几个小时，他也没碰她，也没打算勾引她——有比这更糟的事吗？

为什么她的心发出了警报信号？因为她认为他也有了同感——但是，当然是她完全搞错了。拉尔夫·哈特是想遇到一个能让他那快要熄灭的火焰重新燃烧起来的女人；他想把她变成一个有“特殊光泽”的性的女神（在这点上他天真了），这女神准备握他的手并给他指明返回生活的道路。不可能想像玛丽亚也感到没兴趣，她有她自己的问题（即使有过如此多的男人，但在插入过程中她并没有过高潮），那天上午她做出了衣锦还乡的计划。



为什么想他呢？为什么想这样一个人呢？当时他可以画其他女人并说她有一种特殊的“光泽”，而且可以成为他的性女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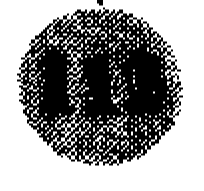
“想他是因为我曾可以与之交谈。”

真可笑！我也可以想女馆员？没想。可以想科帕卡巴

纳所有女人中惟一可分享一点儿她情感的菲律宾女人尼亚哈？没想。她常和这些人在一起，和她们相处她感到随意。

她试图把注意力转移到这热天上来，或是转移到头天她没能去的超市上来。她给她父亲写了封长信，详细谈了她想买的地——这会让她的家人高兴的。她没说回国的具体日子，但暗示不会太久。她睡了，醒了，又睡了，又醒了。她发现关于农场的书对瑞士人很不错，但对巴西人不合适——他们的世界完全不同。

下午，她看到地震、火山、压力在减弱。她更加放松；这种突如其来的情感以前也曾多次出现，而总是在第二天就结束了——真好，她的世界还是原样。她有一个爱她的家庭，有一个在等待她的男人，而且现在常给她写信，告诉她布店在扩大。即使这天晚上她决定坐飞机回去，也至少有足够的钱买一块地。她已经度过最坏的阶段、语言障碍、孤独、和阿拉伯人在旅店的第一天，找到了说服心灵不去抱怨对自己身体所做事情的方法。她非常清楚自己的梦想是什么，而且为了这一梦想她准备付出一切。显然，这梦想不包括男人。至少不包括不讲她母语而且不住在她家乡的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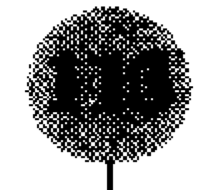
当地震平息后，玛丽亚明白了有一部分是她的错。因为当时她没有说："我是独自一人，我和你一样可悲，昨天你看到了我的'光泽'，这是我来到这里后一个男人对我说的第一件美好而真诚的事情。"

广播里正放着一首老歌："我的爱未生已灭。"是的，这就是她的情况，她的命运。

一切恢复正常之后两天，玛丽亚在日记中写道：

情感让人废寝忘食、停止工作、不得安宁。很多人被吓住，因为当它出现时，会摧毁它面临的一切旧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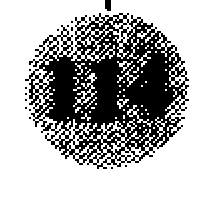
谁也不希望打乱自己的世界。因此，很多人得以控制这种威胁，并有能力让一座已经老朽的房屋或建筑保持不倒。他们是已建立起来的东西的工程师。



另外一些人的想法截然相反：他们不假思索地举手投降，希望在情感中找到一切问题的解决方法。他们把对自己幸福的责任和自己可能不幸福的过错全都置于另一个人身上。他们总是快乐的，因为某种神奇的东西发生了，或者是沮丧的，因为某种意想不到的东西最终摧毁了一切。

远离情感，或者盲目地向情感投降——这两种态度哪种摧毁性更小一些呢？

我不知道。



第三天，像死人复活一般，拉尔夫·哈特又回来了——而且可以说晚来了一点儿，因为玛丽亚已经在和另一位客人聊天了。然而，当看到他后，玛丽亚有礼貌地对那另一个人说她不想跳舞，她在等人。

只是这时她才发现这些天来她等的是他。而此时此刻，她接受了命运安排在她道路上的一切。

她没有抱怨；她挺高兴，可以投入一次，因为有一天她会离开这座城市，知道这爱情是不可能的事，而且，就算她无所求，总还有生命中这段时期中所期待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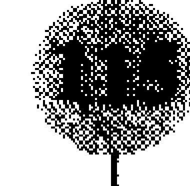
拉尔夫问她是否想喝一杯，玛丽亚要了水果鸡尾酒。正在装作洗杯子的酒吧老板看了看这个巴西姑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让她改变了主意？他希望她不是只在那里喝酒，不过，当看到他拉她去跳舞时，他松了口气。他们在按程式走，没有理由担心。

玛丽亚感到他的手搂着自己的腰，脸贴着脸，音响声很大——感谢上帝——让人没法交谈。一杯水果鸡尾酒不足以让人有勇气，而少有的几句交谈也是很表面的。现在只是个时间问题：去一家旅店？做爱？这不应是什么难

事，因为他说过他对性不感兴趣，现在只是一个履行她职业责任的问题。这会有助于抹掉任何可能的情感迹象——她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次见面后就这样受折磨。

这天晚上她将是“善解人意的母亲”。像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拉尔夫·哈特只是一个绝望的男人。如果起好自己的作用，如果能按照自从开始在科帕卡巴纳工作就为自己建立的路线走，她不会有什么可担心的。让这个男人这么近很危险，现在她感到了他的气味——而她喜欢，她体验着他的触碰——而她喜欢，她发现她在等他——而她不喜欢。

四十五分钟内他们已经按规则完成了一切，这时这男人对舞厅老板说：



“今晚我带她走。我会付三个客人的钱。”

老板耸了耸肩，再次想到这巴西姑娘最终会落入爱情的陷阱。玛丽亚吃了一惊：她不知道拉尔夫·哈特这么了解规矩。

“我们直接去我家。”

她想也许这就是最好的决定。虽说她不听米兰的一切告诫，但这事上她决定例外。除了可一下子发现他是否结婚，还可认识一下著名画家们的生活方式，而且某一天还可能给自己小城的报纸写点儿什么呢——由此让大家知道在欧洲期间她和文化艺术圈很熟。

“真是荒唐的开脱。”

半小时后他们来到日内瓦附近一个名叫科洛尼的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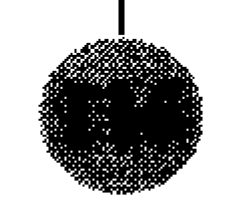
镇;一座教堂,一家面包店,镇政府,一切井然有序。他这里其实是一座两层的房子,不是一个套间!第一个评价:他应是个有钱人。第二个评价:如果他已经结婚,不敢如此,因为总有人看着呢。

那么,他是个富人和单身。

他们进到大厅,这里有楼梯通往二层,但他们径直来到后面的两个厅那里,厅都朝向花园。其中一个厅里有一张餐桌,四壁全是画。另一个厅里有几张沙发,几把椅子,装满书的书架,肮脏的烟灰缸,已经很久没用还放在那里的杯子。

“我可以煮点儿咖啡。”

玛丽亚摇了摇头。不,不能煮咖啡,对待我还不能有什么不同。我正在向自己的魔鬼们挑战,我正在做与自我许诺的东西背道而驰的一切事情。不过,咱们都镇静些;今天我将起妓女或女友或“善解人意母亲”的角色,虽说在我内心我是一个需要爱抚的女儿。最后,当一切都结束后,你可以为我煮咖啡。



“花园尽头是我的画室,我的灵魂。在这里,在这些画和书之间,是我的头脑,我的思想。”

玛丽亚想到自己的家。家后头没有花园。也没有书,有的只是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因为可免费就没必要花钱买。也没有画,只有一幅她梦想去看的上海马戏团的海报。

拉尔夫拿起一瓶威士忌并要给她倒上。

“不必了,谢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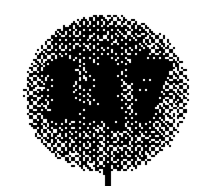
他自己倒了一杯，也没放冰，一口全喝了。他开始讲智慧的东西，而这交谈再怎么让人感兴趣，她也知道这个男人正在害怕将要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们是单独在一起呢。玛丽亚重新掌控了局面。

拉尔夫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然后就好像在说什么无关紧要的事情似的说道：

“我需要你。”

一个停顿。一段长长的沉默。不要帮忙去打破这沉默，我们来看看他如何继续。

“我需要你，玛丽亚。虽说你觉得你还不相信我，认为我只是想用这交谈来引诱你，但你有光泽。你不要问我：‘为什么是我？我有什么特别之处？’你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没有什么我可以解释给自己听的。然而——这就是生活的神秘——让我去想其他事我做不到。”



“我不会问你这些，”她说了谎。

“如果我寻找一个解释，我会说：在我面前的这个女人战胜了痛苦并把它变成了某种积极的创造性的东西。然而这不足以解释一切。”

回避很难。他继续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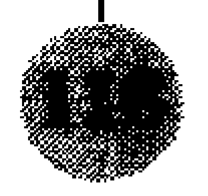
“而我呢？我有我的创造力，我有那被世界各地画廊所争夺所渴求的画，那已实现的梦想，那知道我是个可爱儿子的村庄，那从不向我索要金钱或类似东西的女人们，我有健康，一表人才，我有一个男人所梦想的一切，而我又怎样呢？我在这里，对一个在咖啡馆偶遇的只呆了一个下午的女人说：‘我需要你。’你知道什么是孤独吗？”

"我知道。"

"但当你有可能和大家在一起时，当你每晚都收到一个去参加节日、鸡尾酒会、戏剧首演的请帖时，你不知道什么是孤独。当电话一个劲儿地响时，那是非常喜欢你的工作的女人，她们说非常喜欢和你共进晚餐——她们美丽、聪明、有教养。然而有某种东西在阻止你并对你说：不要去。你不要去娱乐。不然你将再一次整夜去试图感动她们，你将耗费精力向自己证明你能诱惑世界。

"于是我就待在家里，钻进我的画室，寻找我在你身上看到的光泽，而只有在工作中我才能看到这种光泽。"

"我能给你什么你所没有的呢？"她回答道。不过，这对女人的评论让她感到有点儿受羞辱，但她想起来不管怎么说他已经付钱让她呆在他身边。



他又喝了第三杯。玛丽亚随之想像着酒精烧灼着他的喉咙他的胃，然后进入血液，让他充满勇气，虽说她滴酒未沾，但也已感到醉意。拉尔夫的声音越发透着坚定。

"好的。我不能买你的爱，但你说过你了解性的一切。那么，就请教我吧。要么就教我一些关于巴西的东西。随便什么，只要我能在你身边。"

现在？

"我只认识我们国家的两个城市：一个是我出生的城市，还有就是里约热内卢。至于性，我不相信能教你什么。我快二十三岁了，而你只比我大六岁，不过，我知道你曾承受很大压力地生活过。我了解那些付给我钱后想做他们想做而不是我想做的事情的男人。"

“我已经和一个、同时两个、三个女人做了一个男人梦想做的一切。而我不知是否学到了很多。”

又是沉默，只不过这次轮到玛丽亚说话了。而他也不帮忙——就像刚才她不帮他一样。

“你想要我职业化吗？”

“我想要你随便。”

不，他不能回答这个，因为这正是她想听到的。再一次地震、火山、暴风雨。不可能逃脱她自己的陷阱，她要失去这个男人了，永远不会真正拥有他了。

“你知道的，玛丽亚。教我吧。也许这能救我，救你，把我们带回到生活中。你说得对，虽说我只比你大六岁，但我已经是经历丰富。我们的经历完全不同，但都是绝望之人。惟一让我们平静的就是我们在一起。”

他为什么说这些？这不可能，但确是事实。他们只见过一次却已经相互需要。想像一下如果他们继续相会，定会是场灾难！玛丽亚是个聪明女人，对人性有过许多月的阅历和观察；她有一个人生目标，但也有灵魂，她需要认识这灵魂，也要去发现它的“光泽”。

她已经厌倦现在的她，虽说即将返回巴西的旅行是一个有意思的挑战，但她还没有学到她能学到的一切。拉尔夫·哈特是一个已经接受挑战的人，他已学会一切，可现在却在请这个姑娘，这个妓女，这个“善解人意的母亲”来拯救他。真荒唐！

其他男人在她面前也曾如此。许多人没能勃起，另一些人希望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他们，还有一些人说想娶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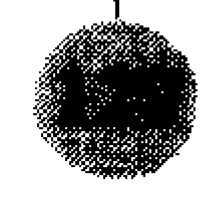
为妻，因为当得知她有过众多情人后冲动兴奋不已。虽说她还不曾认识一个“特殊客人”，但已发现了居住着人类灵魂的巨大神奇的世界。然而大家都习惯于自己的世界，从没人请求她“把我从这里带走吧”。相反，他们想带走玛丽亚。

即使这众多男人只是给她一些钱而没留下任何能量就一走了之，但她也不可能什么都没学到。然而，如果其中有人真是在寻找爱情，而这性只是其中一部分，她会希望被如何对待呢？初次约会中会有什么重要之事发生呢？

她真正希望发生什么呢？

“得到一份礼物，”玛丽亚说道。

拉尔夫·哈特没有明白。礼物？在出租车里他已经预付了这个晚上，因为他懂得规矩。她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玛丽亚一瞬间突然发现了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需要感觉的是什么。她拉起他的手，来到其中一个厅里。

“我们不到楼上房间里去，”她说道。

她关掉几乎所有的灯，坐在地毯上并让他坐在她面前。她看到这里有个壁炉。

“点着壁炉。”

“可现在是夏天呀。”

“点着壁炉。你不是希望我来引导今晚的步骤吗，我正在这样做呢。”

她目光坚定，希望他重新看到她的“光泽”。他看到了——因为他去花园拿来一些被雨水打湿了的柴火并找

来一些旧报纸好烤干和点燃柴火。他又去厨房拿威士忌，但玛丽亚没让他拿。

“你不是问我想要什么吗?”

“我没问过。”

“那么你要知道和你在一起的这个人要生存。你想着她，你想她是否要威士忌，或是杜松子酒，或是咖啡。问她想来点儿什么。”

“你想喝什么?”

“葡萄酒。而且我希望你陪我喝。”

他放下威士忌，拿了瓶葡萄酒回来。这时柴火已经点燃；玛丽亚把没关的几盏灯也给关上了，只让炉火映照着四周。她表现得像是早知道这是第一步：认识这另一个人，知道他在这里。

她打开手包，从里面找出一枝在一家超市买的钢笔。随便什么东西都行。

“这是给你的。当我买下它时，是想记下一些有关农场管理的笔记。我用了两天，直到写累了。它上面有我的汗水、我的专注、我的意志，我现在把它交给你。”

她温柔地把笔放在拉尔夫手上。

“我没有给你买什么你所希望的东西，我在给你一种我自己的东西，真真切切是我自己的。一件礼物。这是一种对自己面前之人尊重的标志，是请他明白在他身边是多么重要。现在他有了我本身的一小部分，这是我自发自愿给他的。”

拉尔夫站起身，走到书架旁，然后拿着个物品回来。

他把这东西递给玛丽亚：

“这是我儿时得到的一个电动火车车厢。我不能单独一人玩儿它，因为我父亲说这东西很贵，是美国进口的。于是，我只能期盼着他有兴趣在大厅中央把火车组装起来，但是星期天他一般都是在听歌剧中度过的。因此，这火车得以在我的童年时代幸存下来，但它并没有给我任何快乐。在那上头我存放着所有的轨道、车头、房子，甚至手册；因为我有一个不是我的火车，我从没玩过的火车。

“但愿它也像我所得到的并且记不起来的玩具一样被毁坏掉了，因为这种毁坏东西的情绪是孩子们发现世界的方法之一。但是这个毫发未损的火车总让我想起自己所未经历的童年的一部分，因为对我父亲来说太珍贵太劳神了。或者也许是因为每次组装火车，他担心表露出对我的爱。”

玛丽亚开始盯着炉火看。有什么事在发生——不是葡萄酒，也不是宜人的环境。是送礼物。

拉尔夫也转向炉火看。两人沉默不语，听着柴火的劈啪声。他们喝酒，好像说什么讲什么做什么都不重要似的。只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在那里，看着同一方向。

“在我生活中有许多未触动的火车，”过了一会儿，玛丽亚说道。“其中一个就是我的心。我也只是当世界给安上了轨道后才和它玩儿，但总不是时候。”

“那你爱过。”

“是的，我爱过。我爱得很深。我爱得如此之深以致我的爱人向我要个礼物时，我害怕地跑掉了。”

“我不明白。”

“无须明白。我在教你，因为我发现了某种我不曾明白的事情。礼物。交出某件属于自己的东西。在得到某件重要东西之前的给予。你有我的财宝：我用来写下自己一些梦想的钢笔。我有你的财宝：火车车厢，你不曾经历的童年的一部分。”

“我现在载有你过去的一部分，而你保存着一些我的现在。真好。”

她说这一切时连眼都没眨，而且不奇怪自己的举止，就好像早已知道这是最好且惟一的行事方法。她轻柔地站起身，拿起挂在衣架上的外衣，然后亲了他脸一下。拉尔夫·哈特根本没打算站起身，他因炉火而恍惚，很可能是在想他的父亲。

“我一直不太明白我为什么保存着这个车厢。今天真相大白了：是为了在一个炉火燃烧的夜晚把它交给你。现在这家里让人感到轻松了。”

他说第二天要把剩下的轨道、车头、象征烟的片片儿捐给某家救济院。

“如今也许这火车已不再生产，因而变成了很值钱的稀罕物，”玛丽亚提醒道，但马上就后悔说这类话。不是这么回事，它是让我们摆脱了某种让心付出更高昂代价的东西。

为了不再说出什么不合时宜的话，她又亲了他脸一下并且走到门口。他仍然看着炉火，她优雅地请他来开门。

拉尔夫站起了身，她解释说，虽说她很高兴看他在那



里看着炉火，但巴西人有个奇怪的迷信：当第一次拜访某人时，临走时不能自己开门，因为自己开了门，就不会再到这家来了。

“我想再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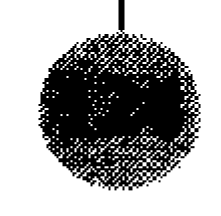
“虽说我们没有脱衣服，而且我也没有进入你，更没有碰你，但我们已经做爱了。”

她笑了。他要送她回家，玛丽亚拒绝了。

“明天我去科帕卡巴纳看你。”

“不要这样。等一个星期。我已经懂得等待是最难之事，而且也希望自己习惯这个；即使你没在我身边，我也知道你和我在一起。”

她又在寒冷和茫茫夜色中行走，到日内瓦后这种情形有好多次了；通常这些行走与忧愁、孤独、想回巴西、对好久没讲的语言的怀念、金钱上的算计、时间表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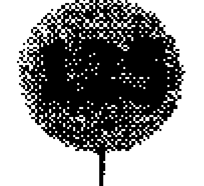


但今天，她是行走在与她自己相会的路上，去与那个和一个男人在炉火旁呆了四十分钟的女人相会，她充满光泽、智慧、经验、魅力。当她在湖边漫步并思考着是否应该投身于一种不属于自己的生活时，就曾看到这个女人的面容——那天下午，她苦涩地笑着。在一个折起的画布上她第二次看到这面容，而现在她又感到了它的出现。等她看到这神奇的显现消失并像以往一样离她而去后，过了很久她才叫了一辆出租。

最好不想这事，别破坏它，别让渴望取代她刚刚体验的一切美好之事。如果那另一个玛丽亚真的存在的话，那她是在恰当的时候回来了。

在得到火车车厢的那天晚上，玛丽亚在日记中写道：

深切的愿望，最实际的愿望就是接近某人。自此，就开始出现反应，男人和女人进入游戏，但这之前所发生的事——让他们到一起的吸引——却无法解释。这是未触动的纯洁的愿望。



当愿望仍处于这种纯洁状态中时，男人和女人都热爱生活，带着敬意度过每一时刻，而且总是有意识地期待着下一次祝福的准确时刻。

这样的人不着急，不会用无意识的行为来催促事情的发展。他们知道不可避免的事总要发生的，真情总会有方法来表露的。当这一时刻来临时，他们不会犹豫，不会错过时机，不会放过任何神奇时刻，因为他们尊重这重要的分分秒秒。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玛丽亚发现她又落入自己一再避免的陷阱里，但她不忧伤也不担心。相反：既然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她自由了。

她知道，这情形再怎么浪漫，总有一天拉尔夫·哈特会明白她不过是个妓女，而他则是个受人尊敬的艺术家。她住在一个遥远的国家，那里危机不断，而他则住在天堂里，自打一出生他的生活就被安排保护得井井有条。他在世界上最好的学校学习，去最好的博物馆，他是如此这般被教育出来的，而她只不过是完成了中学学业。总之，这些梦想不会长久，而且玛丽亚已是阅历丰富，明白现实和梦想不是一回事。这就是她现在的巨大快乐：对现实说不需要它，不依赖于所发生的事情来成为幸福之人。

"我是多么浪漫呀，我的上帝。"

一个星期里她都试图发现某种能让拉尔夫·哈特幸福的东西；他还给她一种她认为永远失去的尊严和"光泽"。然而惟一能回报他的方式就是利用他认为是玛丽亚专长的东西：性。由于科帕卡巴纳的事情无新鲜可言，于是她决定另寻出路。

她去看了一些黄色电影，然而也许除了变换一下性伴侣人数外，还是没有发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由于电影也帮不上什么忙，于是自从来到日内瓦后她第一次决定去买些书，虽说她仍然认为最切实际的是不必让一些读完就完的书来占家里的地方。她去了和拉尔夫在圣地亚哥之路上散步时看到的一家书店，想看看是不是有关于这方面的书籍。

"有，有很多，"售书姑娘回答道。"说真的，人们好像只关心这个。除了专门的一个部外，在你周围所有小说中都能读到至少一次有关性爱的场面。即便是隐藏在优美的爱情故事里，或是在有关人类行为的严肃著作中，事实是人们只想这个。"

凭其所有的经验玛丽亚知道这姑娘搞错了：人们就想这个，是因为认为所有人都只关心这个话题。人们节食、戴假发、长时间呆在美发店或是体操学校里、穿诱人的衣服、想擦起欲望的火花——然后呢？当来到床上，十一分钟就完事了。没任何创造性，没任何能产生升上天堂感觉的东西；很快，火花慢慢熄灭了。

和这个金发姑娘讨论这个没什么用，这姑娘认为世界是可以用书来解释的。玛丽亚又问了一次这个专门的部在哪里，等找到那里后她看到有各种关于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修女揭露教堂粗俗事情的书，还有带有技术指导展示出各种很不舒服姿势的插图书。其中只有一本引起她的兴趣：《神圣之性》。至少这本应该与众不同。

她买下这本，回到家后，把收音机调到一个总能助她思考的台上（因为音乐是安神剂），然后打开书来看，发现里面有些插图，展示的姿势只有在马戏团工作的人才能做出来。文章令人厌烦。

玛丽亚在职业中学到的东西足以让她知道生活中不是什么都是一个做爱姿势的问题，而且大多数时候任何变换都是自然发生的，就像舞步一样，不用去想的。即便如此，她还是打算认真读一下。

两个小时后，她觉察到两件事。

第一，得马上吃晚饭，因为要去科帕卡巴纳。

第二，那个写此书的人什么都不懂。对这方面是一窍不通。都是些理论、指导性的东西，无用的程式，愚蠢的建议。看得出来作者在喜马拉雅思考过（要搞清楚这地方在哪儿），上过瑜伽班（这功法以前听说过），读过许多有关这方面的书，因为他东征西引的，但他没学到实质的东西。性不是理论，不是燃烧着的香，触摸点，尊敬和行礼。那个人（实际上是个女的）怎么敢写连从事这方面事情的玛丽亚都不太了解的东西呢？也许是喜马拉雅的错，或者是要把事物复杂化的错，而这事物的美丽其实就在单纯和情感中。如果那个女的能出版和出售这么一本蠢书，那她最好再来严肃地考虑一下她自己的书，《十一分钟》。这不是恬不知耻和虚伪——那将仅仅是她的历史，仅此而已。

但她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她要集中能量让拉尔夫·哈特快乐，并学习如何管理农场。

把那本讨厌的书扔到一边后，玛丽亚在日记中写道：

我遇到一个男人，而且爱上了他。我让我去爱只是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我无所求。我知道在三个月里我将远离这里，他也将是个记忆，但我不能再忍受这没有爱情的生活；我已经到了极限。

我在为拉尔夫·哈特——这是他的名字——写一个故事。我不敢说他是否再来我工作的舞厅，但在我生活中他来不来无关紧要这还是第一次。爱他，在思想里和他在一起，用他的脚步、他的话语、他的亲切装点这如此美丽的城市就已经够了。当我远离这个城市后，他将是一个面容，一个名字，一段对壁炉的回忆。而我在此所经历的一切，我所经历的一切艰辛，都将远离这一回忆。

我希望能为他做他为我所做的事情。我想过许久，发现我不是偶然走进那家咖啡馆的；在人本身相见之前，这最重要的相会早已由心灵安排妥当。

一般讲当我们到达某种极限时，当我们需要感人

地逝去或再生时，这种相会就会发生。相会在等着我们，但大多时候我们是避免它的发生。然而，如果我们处于绝望之中，如果我们已没有任何可失去的时候，或者如果我们对生活充满激情时，陌生人就会出现，而我们的世界则改变了方向。

大家都知道爱，因为我们天生就有这种特性。有些人已经自然很好地去爱了，但大多数人得重新学习，重新回忆如何去爱，而且大家——毫无例外地——需要点燃他过去情感的篝火，重新体验一些愉快和痛苦、失落和复原，直到看到在每一次新的相会背后的引到线条；对，存在着一种线条。

于是，身体学会了讲心灵的语言，这个就叫做性，这就是我可以给予那个归还我心灵之人的东西，虽说他全然不知他在我生活中的重要性。这就是他向我请求的，而他将会得到这个；我希望他非常幸福。

生活有时很吝啬：人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生活着，却没有感受到任何新的东西。然而，一旦打开一扇门——而这就是玛丽亚和拉尔夫·哈特的情况——，一场真正的雪崩就会夺门而入。一时间你一无所有，接下来就会有了比你所能接受的多得多的东西。

写完日记两个小时后，她来到了工作地，然后就被老板找了去：

"这么说你和那个画家出去了。"

他应该是这里的熟客——当看到拉尔夫也没问价就准确地付了三倍的钱时，她就明白了这点。玛丽亚只是点了点头，试图营造一种神秘感，对此米兰并不在意，因为他比她更了解这种生活。

"也许你已经准备走下一步了。有个特殊客人总在问起你。我说你没有经验，他相信我；但也许是你去试试的时候了。"

特殊客人？

"而这和那个画家有什么关系？"

“他也是个特殊客人。”

那么说她的某位同事也应体验和做过她和拉尔夫·哈特所做的事情了。她咬了咬嘴唇，什么也没说——她度过了美好的一周，不能忘了自己日记中所写的。

“我是不是应该做和他所做过的同样事情？”

“我不知道你们做过什么；不过，今天如果有人请你喝一杯，不要接受。特殊客人钱付得多，你不会后悔的。”

工作一如既往地开始了。泰国姑娘们总是坐在一起，哥伦比亚姑娘们脸上总是带着什么都明白的样子，三个巴西姑娘（包括玛丽亚）装出心不在焉的样子，好像没什么新鲜的或是有意思的。还有一个奥地利的，两个德国的，其余的都是原东欧的姑娘，她们个个高挑，浅色眼睛，漂亮，最终都会比别人早结婚。

男人们进来了——俄罗斯的，瑞士的，德国的，都是工作繁忙的经理之类的人，他们有能力支付世界上一座最昂贵城市中最昂贵的妓女服务费。有些走到她桌前，但她总是看米兰，而他总是做出否定的信号。玛丽亚很高兴：今天不用打开腿、忍受气味、在不一定总有热气的浴室里冲澡了，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教一个对性产生厌倦的男人应该如何做爱。而现在，想想看，不是随便什么女人都能发明创造出这样一个礼物故事的。

同时她扪心自问：“为什么等体验了一切之后，他们却想回到原点呢？”总之，这不是她的事；既然他们钱付得多，她就在这里为他们服务。

一个比拉尔夫·哈特年轻的男子走了进来；漂亮，黑

发，一嘴好牙齿，一身让人想起中国人的西服——没戴领带，就是露个高高的领口——和雪白的衬衣。他来到酒吧，看了看玛丽亚，然后就走了过来。

“喝一杯吗？”

米兰点头，而她就邀请他坐下来。她要了水果鸡尾酒并等着跳舞的邀请，这时这男子自我介绍道：

“我叫特伦斯，在英国一家唱片公司工作。因为我知道我现在是在一个可以信任任何人的地方，我想这信任也将存在于你我之间。”

玛丽亚正要开始讲巴西时，他打断了她：

“米兰说你明白我想干什么。”

“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但我明白我做什么。”

程式没完成；他付了账，拉起她胳膊，并递给她一千法郎。在出租车里，一时间她想起和她在一家挂满名画餐厅里吃晚饭的那个阿拉伯人；这是第一次又收到这么多的钱，而这并没让她高兴，反而让她紧张。

出租车停在城里一家最昂贵的酒店前。这男人对门卫说晚上好，表现出和这里非常熟。他们直接来到他的房间，这是一套能看见河的房间。他打开一瓶葡萄酒——可能很贵——并给她倒上一杯。

玛丽亚边喝边看着他；像他这样富有漂亮的男子想从一个妓女那里得到什么呢？由于他几乎不说话，她大部分时间里也就沉默着，试图发现什么能使一位特殊客人满意。她明白她不能采取主动，但过程一旦开始，她打算尽可能快地陪他；总而言之，不是每晚都能挣一千法郎的。

“我们有时间，”特伦斯说道。“我们想多长就多长。如果你愿意，可以睡在这里。”

不安全感又回来了。这男子看上去并不害怕，而且不像其他人，他说话声音挺平静。他知道他想要什么；在这完美时刻，在这有完美窗户、朝向完美城市之湖的完美房间里，他放上了一曲完美的音乐。他的西服剪裁得很合体，箱子放在一角，不大，好像不需要带很多东西旅行似的，或者好像就来日内瓦这一晚上似的。

“我回家去睡，”玛丽亚答道。

她面前的男人完全变了。他那绅士的目光透出一股寒冷漠然的光芒。

“坐这儿，”他指着写字台旁的一把椅子说道。

这是一道命令！一道真正的命令。玛丽亚听从了，而且很奇怪的是这很刺激她。

“坐直，挺起胸，像个有层次的女人。如果你不这样做，我将惩罚你。”

惩罚！特殊客人！一下子她全都明白了，她从兜儿里掏出一千法郎，放在写字台上。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望着那深深的冷酷的蓝眼睛，她说道。“而我不打算做。”

这男人好像又恢复了常态，而且看出她在讲真话。

“喝你的酒，”他说。“我不会强迫你什么。你可以再呆一会儿，或者你想走就走。”

这让她平静下来。

“我有一份工作。我有一个保护我并相信我的老板。

请你不要和他说什么。”

玛丽亚以丝毫不同情自己且没有任何乞求的口吻说出这些——而这就是她生活的实情。

特伦斯也恢复到原来的那个人——不温柔，不冷酷，与其他客人相反，他给人的印象只是一个知道自己所求的人。现在他好像从恍惚中出来，从一出还没开始的剧中出来一样。

永远也没发现一个“特殊客人”是怎么回事就走，这样值吗？

“确切讲，你想要什么。”

“你知道。痛苦，折磨。还有非常快乐。”

“痛苦和折磨与非常快乐毫不相关，”玛丽亚虽说极力想相信是这样，而且以此把她生活中大部分消极经验变成积极经验，可心里仍在这样说。

他拉起她的手，把她带到窗前：湖那边可以看到一座教堂的钟楼，玛丽亚想起来当她和拉尔夫·哈特在圣地亚哥之路上漫步时曾路过那里。

“你在看这河这湖这些房子和那座教堂吗？五百年前，一切都和这差不多。

“只是城市空无一人；一种未知的疾病在整个欧洲蔓延开来，而谁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人们开始管这种病叫黑死病，这是上帝由于人类的罪而给予世界的惩罚。

“于是，有一伙人决定为人类而牺牲自己。他们献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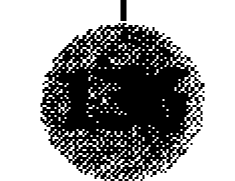


人们最怕的东西：肉体的痛苦。他们日夜在这些桥上和这些路上行走，用鞭子和链条鞭笞自己的身体。他们以上帝的名义在受折磨，他们用自己的痛苦赞美上帝。没过多久，他们发现做这个比做面包、干活儿、喂牲口要幸福得多。痛苦已不再是折磨，而是把人类从罪恶之中拯救出来的快乐。痛苦已经变成愉快、生活的意义、快乐。”

他眼睛里又透出几分钟前她所看到的那种冷酷的目光。他拿起她放在桌上的钱，从中抽出一百五十法郎，然后把它们放入她的包里。

“老板那边你放心就是了。这里是他的提成，我答应什么也不去讲。你可以走了。”

她抓起所有的钱。



“不！”

让她这样的是酒，是饭店里那个阿拉伯人，是那个苦笑的女人，是再不回那可恶地方的想法，是对以一个男人形式出现的爱情的害怕，是写给母亲的讲述到处是工作机会和美好生活的信，是童年时代向她借枝铅笔的小男孩，是那些与自己的抗争，是过错，是好奇心，是金钱，是那对自己极限的寻找，是失去的时机和机会。另一个玛丽亚在这里：已不再送礼，而是献身牺牲。

“我已经不害怕了。来吧。如果需要，那就为我的反抗而惩罚我吧。我说过谎，我背叛过，我对保护过我爱过我的人做过错事。”

她已进入游戏。她在说恰如其分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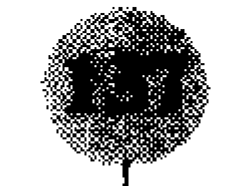
“跪下，”特伦斯用低沉吓人的声音说道。

玛丽亚听从了。她从没被这样对待过——而她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只想让事情进行下去，觉得值得为她一生所做的一切而受辱。她在进入一个角色，一个新的角色，在成为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女人。

“你将受到惩罚。因为你无用，不知道规则，根本不懂得性、生活和爱情。”

当他讲这话时，特伦斯变成了另一个男人，那是一个在平静地解释着规则的人，而且是一个让她感到自己是世上最可悲之人的人。

“你知道我为什么接受吗？因为没有什么比让一个人进入一个陌生世界更快乐的事情了。让人失去童贞，不是身体的，而是心灵的，明白吗？”



他明白。

“今天你可以发问。但下次，当大幕拉开，我们的戏开始后，就不能停下来了。如果停下来，那是因为我们的心灵不通。记住：是一场戏。你应该成为那个你从没勇气成为的人物。慢慢地，你就会发现这个人物就是你自己，但在你能清楚看到这一点前，你力图去装，去发明。”

“如果我受不了痛苦呢？”

“不存在痛苦，只是一些变成快感变成神秘的东西。请求：‘不要对我这样，伤得很疼。’是这戏的组成部分。请求：‘停，我受不了了！’是组成部分。因此，为了避免危险……你低下头不要看我！”

跪着的玛丽亚低下了头看着地。

“为了避免这种关系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我们有两个信号。如果我们其中一个人说‘黄色’，这就意味着强度应该减弱一些。如果说‘红色’，就应该立刻停止。”

“你说‘我们其中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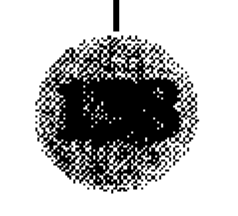
“角色是交替的。没有一个就没有另一个，而如果谁没被凌辱，谁就不会凌辱人。”

这是一些可怕的话，来自一个她不知的充满影子泥浆腐烂的世界。即便如此，她也愿意继续下去——由于害怕和刺激，她的身体在颤抖。

特伦斯用意想不到的温柔摸了摸她的头。

“结束了。”

他请她站起来。没有特别的温柔，不过，也没有他曾表现出来的那种直来直去咄咄逼人。玛丽亚穿上外套，仍在颤抖。特伦斯注意到她的状况。



“走之前先抽支烟吧。”

“什么也没发生。”

“不需要。它将在你心灵中发生，等下次我们相会时，你就准备好了。”

“这一夜值一千法郎？”

他没回答。他也点上了一支烟，他们喝完酒，听完完美的音乐，共同体会了沉默不语。到了该说些什么的时候了，而玛丽亚则被自己说的话吓了一跳。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有兴趣踏这泥浆。”

“为了一千法郎。”

“不是为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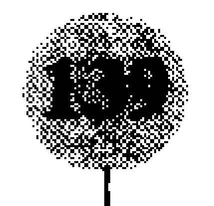
特伦斯好像高兴听到这一回答。

“我也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萨德[1]说人最重要的经验是那些使他到达极限的经验。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学到东西，因为这要求我们全部的勇气。

“当一个老板凌辱一个雇员，或是一个男人凌辱自己的女人时，他只是胆小，或是报复生活，是永远不敢正视自己心灵深处之人，是永远不想知道放出猛兽的愿望从何而来之人，是永远不想去明白性、痛苦和爱是人的极限经验之人。

“而只有认识这些极限的人才认识生活；其余的只是消磨时间，重复着同样的事情，衰老和死亡，而并没有真正明白在这里所做的事情。”

再一次在街上，再一次在寒冷中，再一次想走走。这男人错了，不需要认识自己的魔鬼后才来见上帝。她和一群从一家酒吧出来的大学生迎面走过；他们愉快，他们喝了点儿酒，他们漂亮，健康，他们很快就会大学毕业并开始那所谓的“真正的生活”。工作，结婚，生子，电视，苦涩，衰老，感到失去很多东西，失望，疾病，无能为力，依赖于他人，孤独，死亡。



正在发生什么？玛丽亚也在寻求安宁来过她的“真正的生活”；她在瑞士做着生活中从未想像过的事情，而度过的这段时光只是一段艰难时期，这种艰难时期是所有人早

---

① 萨德(1740—1814)：法国色情文学作家。一生中多次因对妇女施以变态的性虐待行为而遭监禁，作品中也充斥这方面的描写。Sadism(性虐待狂)一词即有其名而来。

晚都要面临的。在这一艰难时期里，她出没于科帕卡巴纳，为了钱和男人出去，根据客人的不同她当了“天真女孩”、“要命的女人”和“善解人意的母亲”。这只是一种工作，她以一个职业者身份对这工作投入了最大的力量——为了小费——和最小的兴趣——害怕习惯于它。她控制着周围世界度过了九个月，而且在返回故乡前不久，她发现可以不需要任何回报和没原由受罪地去爱。好像生活选择了这一可鄙奇怪的方法来让她知道一些自身的神秘，自身的光泽和自身的黑暗。

在第一次遇到特伦斯的那个晚上，玛丽亚在日记中写道：

他引用了萨德的话，这人我从没听说过，那不过是关于性虐待狂的传统评论："只有当遇到我们自己的极限时我们才能认识自己"，这是对的。但也是错的，因为认识有关我们自己的一切并不重要；人类被创造出来不只是为了去寻求智慧，而且是要去耕地、盼雨、种麦、收粒、做面包。

我是个两重性的女人：一方面希望有一切快乐、情感以及生活能给人的冒险。另一方面希望是一种陈规、一种家庭生活、可以计划和完成之事的奴隶。我是家庭主妇和妓女，双方都生活在同一躯体内，双方相互抗争着。

一个女人和自己的相遇是一种带有重大冒险的玩笑。是一种神圣之舞。当我们相遇时，我们是两种神圣的力量，两个相互撞击的世界。如果相遇中没有必需的尊重，那么一个世界就会摧毁另一个世界。

她再次来到拉尔夫·哈特家的客厅里，壁炉里燃着柴火，有葡萄酒，两人坐在地上，而前一天和那个英国经理所体验的一切都不过是一场梦或是一场噩梦——这取决于她的精神状态。现在她重又寻找自己生活的真谛——换言之，尽可能疯狂地付出，那种献出自己的心却不求任何回报的付出。

在期待这一时刻中，她成长起来。她最终发现真实的爱和想像中的毫无关系，或者说，是一连串由爱的力量引发的事件——恋爱、约会、结婚、生儿育女、等待、厨房、星期天去游乐场、再等待、一起衰老，等待结束后取而代之的是丈夫的退休、疾病，感到为时已晚来一起体验一直梦想的东西。

她看了看要把自己交付给他的男人，她决定永不把自己的感受告诉给她的男人，因为现在她没有任何形式上的感受，包括物理上的。他看上去更为自在，好像开始了生命中一个有趣阶段似的。他在微笑，在讲他为了去和一个博物馆重要领导会面而刚刚进行的慕尼黑之旅中的事情。

“你问过日内瓦众生相的画是否已经完成。我说我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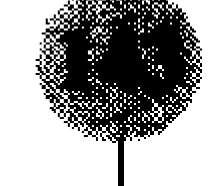
到一个最重要的我想画的人。一个充满光泽的女人。但我不想讲自己，我想拥抱你。我想要你。”

想。想？想！这就是那晚的出发点，是某种她很熟悉的事情！

比如：激起欲望但又不马上交出自己的物品。

“好吧：你要我吧。此刻，我们正在做这个。你现在离我不到一米，你去了一家舞厅，付给了我服务费，你知道你有权碰我。但你不敢。看着我。看着我，而且你要想也许我不希望你看我。你想像我衣服底下隐藏的东西。”

她总穿黑色衣服工作，而且不明白为什么科帕卡巴纳其他姑娘想用大领口和扎眼的颜色来刺激客人。对她来说，刺激一个男人是穿着像他可以在办公室里、在火车上、或在老婆一个女友家碰到的任何一个女人一样。



拉尔夫看了看她，玛丽亚感到他在脱下她的衣服，而她喜欢这样被人渴求——就像在一家餐厅或是在排队买票看电影，没有接触。

“我们在一个火车站上，”玛丽亚继续说道。“我和你都在等一趟火车，你不认识我。然而我和你的目光偶然交织在一起，然后就没移开。你不知道我想说什么，因为尽管你是个聪明人，能看到人身上的‘光泽’，但也不够敏感来看出这光泽照耀着什么。”

她学过“演戏”。她想迅速忘掉那英国经理的面孔，但他就在那里，引导着她的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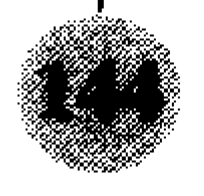
“我盯着你的目光，而且可以问自己：‘难道在哪儿见过他？’或者我可以心不在焉。或者我可以害怕让人讨厌。

也许你认识我，我让你有几秒钟的怀疑，直到认定是真的或者是个误会。

“但我也可以希望世上最简单的一件事：遇到一个男人。我可以试图逃避折磨过我的爱情。我可以试图报复一次刚刚发生的背叛，并决定去火车站找一个陌生的男人。我可以希望成为只是一夜的妓女，只是为了做点儿在自己的讨厌生活中不一样的事情。甚至我可以是一个真正的妓女，正在那里揽活儿。”

猛地沉默下来；玛丽亚突然走神儿了。她回到了那旅店，凌辱——“黄色”，“红色”，痛苦和非常快乐。那已经以一种她不喜欢的方式触动了她的心灵。

拉尔夫注意到这点，于是就试图重新把她拉回到火车站来：



“在这一相遇中你也想要我吗？”

“我不知道。我们没讲话，你不知道。”

又是片刻的心不在焉。不管怎么说，“演戏”这主意很有帮助；它让真正的主角出现，让许多在我们身上的虚假人物走开。

“然而事实是我不移开我的目光，而你不知所措。应该走过来？会被拒绝吗？我会叫保安吗？或者我会邀你去喝咖啡吗？”

“我刚从慕尼黑回来，”拉尔夫·哈特说，他的声调变了，就好像真的是第一次相会似的。“我在考虑一个有关性方面人物的画集。都是戴着假面永不去体验真正相会的人物。”

他懂“演戏”。米兰说过他也是个特殊客人。警报响了，但她需要时间来想想。

“博物馆馆长对我说：‘你打算以什么为你工作的基础?’我回答说：‘基于那些心感自由为钱去做爱的女人。’他说：‘这不行，我们管这些女人叫妓女。’我回答说：‘好的，是妓女，我去研究她们的历史，我去做一些更智慧的事，更符合参观你博物馆的那些家庭口味的事。一切都是个文化问题，知道吗? 是个以一种令人愉快的方式表达那难以消化的东西的问题。’馆长坚持己见：‘但性不再是禁忌。是个被开发很深的东西，很难做一件与此有关的工作。’我回答说：‘你知道性欲从何而来吗?’‘本能，’馆长说。‘是的，是从本能，’我肯定道。‘但大家都知道这点。如果我们只在谈科学，那如何办一台美好的展览呢? 我想表达人是如何解释这方面的吸引力的。比如像个哲学家来讲述这个。’馆长让我给出个例子。我说当我们乘火车返家时，一个女人看我，我会去和她说话；因为是个陌生女子，我会说我们可以自由地做一切我们梦想的事情，体验我们所有的神奇，然后各回各的家，回到自己的老婆和丈夫身边，我们不会再相遇。于是，在这个火车站，我看到了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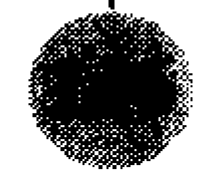
“你的故事很有意思，能满足人的愿望。”

拉尔夫·哈特笑了并认同我的说法。葡萄酒喝完了，他又去厨房拿来一瓶，而她则望着火，已经知道下一步是什么，但同时她品味着这宜人的环境，忘记了英国经理，重新在付出。

拉尔夫倒上两杯酒。

“我只是出于好奇，你以什么方式来结束你和馆长的这个故事呢？”

“引用柏拉图，既然我面对的是个知识分子。根据柏拉图[1]，天地之初，男人和女人不是现在这样子；只有一个人，个子矮小，他有一个身躯和一个脖子，但头上有两张脸，各朝一个方向。就好像是两个人背靠背粘在一起，有阴阳两性，四条腿，四只胳膊。



“然而，希腊诸神是有嫉妒心的，他们看到一个有四只胳膊的人更能干活儿，两张朝向不同方向的脸总在监视着，不可能被人暗算，四条腿不需多少力量来站立或长时间行走。而且最危险的是：这个人有两种不同的性，不需要任何人就可在地球上繁衍。

“于是奥林匹克山上最高的主宙斯就说话了：‘我有一个让这凡人失去力量的计划。’

“接着，它一下子就把这人劈成两半，于是就创造出了男人和女人。这让世界人口增加了许多，而且同时让居住在这世界上的人迷失了方向并衰弱下去——因为现在他们得重新找回自己失去的一半，重新拥抱它，并在这拥抱中恢复过去的力量、避免暗算的能力、长时间行走的耐力和对繁重劳动的忍受力。我们把这两个躯体重新合二为一的拥抱称之为性。”

“这历史是真的吗？”

---

① 柏拉图（前 427—前 347）：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派的创始人。

“这是根据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而来的。”

玛丽亚忘情地看着他，而头天晚上的经历已完全消失。她看到眼前这个男人同样充满他在她身上看到的“光泽”，这男人兴奋地讲着那个离奇的故事，眼中闪烁的不再是希望的而是愉快的光芒。

“我可以请你帮个忙吗?”

拉尔夫说可以请求任何事情。

“你能不能发现自从众神把有四条腿的人分开后，为什么有些人决定让这拥抱可以成为一件不是增长而是消除人们能量的事情或一档随便什么的交易呢?”

“你是在讲卖淫?”

“对。你能去发现这性是从什么时候起就不再是神圣的了?”

“如果你愿意，我会去做的，”拉尔夫回答道。“不过，我从没想过这个，而且我相信别人也没想过；也许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玛丽亚受不了这压力了。

“你想过没有，女人，主要是妓女，是能去爱的?”

“是的，想过。那第一天当我们在咖啡馆桌前，当我看到你的光泽时就想过。于是，当我想邀你喝杯咖啡时，我就选择去相信一切，包括相信你能把我带回我已离开许久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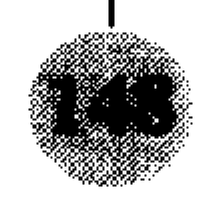
现在不要转弯抹角了。师傅玛丽亚必须马上来救助他，或是去亲他，拥抱他，请他不要放开她。

“我们再回到火车站吧，”她说。“或者说，我们回到这

个厅，回到我们第一次来到这里、你承认我的存在并且送给我一件礼物的那天。那是你想进入我灵魂的第一次尝试，而你却不知是否受欢迎。但是，正如故事所说，人被分成两半，而现在重新在寻找使他们结合在一起的这个拥抱。这就是我们的本能。但也是我们忍受发生在这寻找过程中种种困难的理由。

“我希望你看着我，同时希望不要让我注意到。第一个愿望是重要的，因为它是隐藏的，被禁止的，不被同意的。你不知道是否是面对你丢失的那另一半，她也不知道，但有某种东西在吸引你们——而且必须相信是真的。”

我从哪儿掏出的这些话？我在从我内心深处掏出，因为我希望自己从来就是这样的。我是在从我女人本身的梦想中掏出这些梦想的。



她把连衣裙的吊带放低了一点儿，好让乳头露出一部分，就那么一点点。

“你所希望的不是你看到的，而是你想像的。”

拉尔夫·哈特看着这个黑头发的、衣服像头发一样黑的、坐在他客厅地上的、充满荒唐愿望的女人，像是盛夏中有一堆燃烧的炉火。是的，他想去想像那衣服掩盖的东西，他可以看到她乳房的大小，知道虽说也许是职业要求，但她没必要戴乳罩。她的乳房不大不小，但很年轻。她面无表情；她在那里干什么？如果说找个女人不成问题，为什么他在品尝这危险荒唐的关系？他富有，年轻，有名气，一表人才。他非常喜欢自己的工作，爱过和他结婚的女

人，也被爱过。总之，以各种标准来看，他是一个可以高声说："我是幸福的"人。

但并不是这样。当大多数人为一块面包一处住所一份能让自己体面生活的工作而互相残杀时，拉尔夫·哈特已经拥有了这一切，而这让他变得更为悲伤。如果现在把他的生活做个衡量，也许他有过醒来看着太阳——或看着下雨——因为是早上而感到愉快的两三天。仅仅是愉快，不希望什么，不计划什么，不求什么回报。除了这少有的几天，其余的日子都耗费在梦想、失望和成功、超越自我的愿望、超越自己极限的旅行之中了；他并不真正明白是超越谁超越什么，确切讲他是在试图证明什么中度过自己的生命。

他看着眼前这个不引人注目地穿着一身黑的美丽女人，一个偶然遇到的人，虽说以前在一家舞厅见过她，并注意到她与那地方不符。她请他要她，而他也出乎想像地非常想要她——但不是要她的乳房，或者说她的身体；而是要她的陪伴。他想拥抱她，静静地看着炉火，喝着酒，抽一两支烟，而这就足够了。生活是由简单事情组成的，他厌倦了在寻觅着一种他也不知是什么的东西中度过的这些岁月。

然而，如果这么做，如果触摸她，一切都会失去。因为，尽管看到了她的"光泽"，但不确定她是否明白他在她身边感觉有多好。他付钱了？是的，而且会继续为需要的时间付钱，直至能和她坐在湖边，谈情说爱——而且也听

她说这些。最好不要冒险,不要急,不要说什么。

拉尔夫·哈特停止了自己折磨自己,又专心于刚才他们一起创造的游戏上。他面前的女人是对的:酒、火、烟、陪伴是不够的;需要另一种醉,另一种火焰。

这女人穿的是一种吊带连衣裙,她让一个乳房露了出来,他可以看到她那更接近黄褐色的白皙肉体,他想过要她,非常想要她。

玛丽亚注意到拉尔夫眼中的变化。知道自己被渴求比起其他任何事情来都更为刺激她。和常规的模式毫无关系——我想和你做爱,我想结婚,我想你有次高潮,我想有个儿子,我想约会。不,希望是一种自由的颤动的飘在空中的感觉,它让生活充满拥有某种事物的愿望——而这就够了,这意愿推动一切向前,推倒群山,让她的阴部湿润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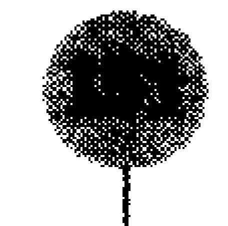
希望是一切事物的根源——离开家乡,发现新世界,学法语,克服偏见,梦想一座农场,不求回报的爱,仅仅由于一个男人的目光而感到自己是个女人。她非常缓慢地脱下另一边的吊带,连衣裙从身上滑落下来。接着,她解开了乳罩。她就在那里,上半身完全裸露着,想像着他是否冲向她,触摸她,发爱之誓言——或者是否在自己的希望中足以敏感地感受到性本身的快乐。

两人周围的东西开始变化,声响已不存在,壁炉、画、书都已然消失,被一种恍惚所替代,在其中只有希望模糊

的内容，而其他都不重要了。

这男人没有动窝。起初她在他眼中看到某种胆怯，但很快就过去了。他看着她，而在他的想像中他在用舌头温存她，他们在做爱，在出汗，在拥抱。温柔与猛烈交融，他们在高叫，在呻吟。

然而，在现实世界里，他们什么也没说，谁也没动，而这更让她感到刺激，因为她的思想也在随心所欲自由地飘荡。她请他轻轻触摸她，她打开双腿，在他面前手淫，就像真来一样说着浪漫和粗俗的话，她有了几次高潮，用她的高叫声吵醒了邻居，吵醒了整个世界。她的男人在这里，给了她快感和快乐，她可以回归自我地和他在一起，谈论自己的性问题，讲出这一夜、这一周、这一生是多么喜欢和他在一起。



汗水开始从两人的额上滴下来。是炉火的缘故，一个人心中在对另一个人说。但是这厅里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都已达到自己的极限，运用了所有的想像，一起体验了永恒的美好时刻。他们需要停下来。再走一步那神奇就会被现实所打破。

很缓慢地——因为结尾总比开头难，她又戴上乳罩藏起她的乳房。世界回归了原位，四周的东西又浮现出来，她提起滑到腰间的连衣裙，笑了笑，然后轻柔地摸了摸他的脸。他抓住她的手并贴在自己脸上，他不知该把它放在哪里，或者用多大的力量抓住它。

她感到想说爱他。而这会破坏一切，可能会吓着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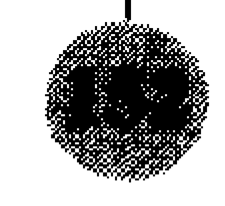
或者——更糟糕——可能会让他说他也爱她。玛丽亚不希望这个：她自由的爱情中没有任何要求或期待。

“谁有能力感受谁就会知道有可能在触摸另一个人之前就有快感。言语、眼神，这一切都包含着这事情的秘密。但火车来了，大家要各奔前程。我希望能在这次旅行中陪伴你直到……直到何处呢？”

“回日内瓦，”拉尔夫答道。

“谁要是观察并发现他的梦中情人，就会知道性的能力发生在性本身之前。最大的快感不是性，而是性实践中所带来的情感。当这种情感强烈时，性就来收场，而它从来就不是主要点。”

“你像一个女教师一样在谈论爱情。”



玛丽亚决定谈论一番，因为这是她的防卫，是坦言一切的方法：

“谁要是在恋爱，那他就一直在做爱，即使没在做。当身体相遇时，只是到达了极限。他们可以几小时甚至几天在一起。可以在一天开始而在另一天结束，或者甚至如此快乐地不去结束。和十一分钟毫无关系。”

“什么？”

“我爱你。”

“我也爱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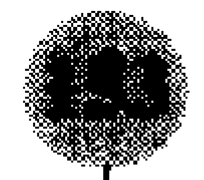
“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也是。”

她站起来，亲了他一下后就走了。她可以自己开门，因为巴西的迷信说只需主人在她第一次走时为她开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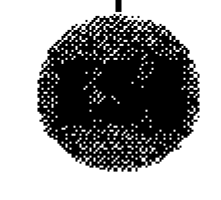
第二天早上，玛丽亚在日记中写道：

昨天晚上，当拉尔夫．哈特看我时，他像个小偷一样打开了一扇门；然后，当他走时，却没有拿走我任何东西；相反，他留下了玫瑰的花香——他不是一个小偷，而是一个来看我的未婚夫。



人生各有其希望；这是他财富的一部分，而且，虽说是一种可以疏远一个人的情感，但总体上讲是拉近一个重要之人的情感。这是一种我心灵所选择的情感，它如此强烈以致可以感染我周围的所有事物和所有人。

每天我选择自己试图与之共存的真理。我试图是个实际的、有效的、职业的人。但是我愿能永远选择希望来作为自己的伴侣。这不是出于职业，也不是为了缓解生活中的孤独，而是因为这样挺好。是的，非常好。



平均讲，有规律来科帕卡巴纳的女人有三十八个，但玛丽亚认为只和那个菲律宾人尼亚哈有近乎友谊的交情。她们平均在这里待上至少六个月，最多三年——因为这之后要么就有求婚的，要么是成为固定情人，如果对客人已没有吸引力，米兰就会客气地请她们另寻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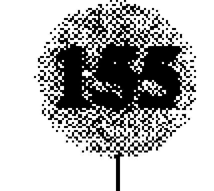
因此，重要的是尊重每个人的客人，永远不要去试图引诱来到这里后直奔某个固定姑娘的男人。这样不但不道德，而且可能很危险；上星期，一个哥伦比亚姑娘文雅地从兜儿里掏出一刮胡刀片，放在一个南斯拉夫女孩的杯子上并用世界上最平静的声音说如果她仍然接受某个有规律来此的银行经理的邀请，她就毁了她的容。那南斯拉夫姑娘说那男人是自由的，如果他选了她，她不能拒绝。

那天晚上，那男人又来了，他和这哥伦比亚姑娘打过招呼后就去了那另一个姑娘的桌。他们喝了酒，跳了舞，而且——玛丽亚认为挑衅过头了——那个南斯拉夫姑娘还朝那另一个眨了眨眼，好像在说："看到了吧？他选了我！"

但那眨眼里面还包含着其他许多未言的东西：他选择

了我是因为我更漂亮，因为我上星期和他在一起，他喜欢上了我，因为我年轻。哥伦比亚姑娘什么也没说。当这南斯拉夫姑娘两个小时以后回来时，哥伦比亚姑娘坐到她身旁，从口袋里掏出刮胡刀片，在她耳朵边上把她的脸给割破了：不深，没什么危险，仅仅能留下一个让她永远记住那一晚的小伤疤。两人扭打起来，血流得到处都是，客人们吓得都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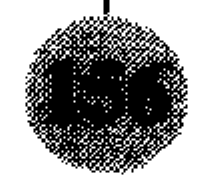
当警察赶来调查情况时，南斯拉夫姑娘说她的脸是被书架上掉下来的一个杯子给划破的（在科帕卡巴纳没有书架）。这就是缄默法则，或者像意大利妓女们喜欢说的那样是"保密禁规"：从爱情到死亡，一切该在伯尔尼街解决的，都会解决——但不要法律的介入。在这里，他们说了算。



警察知道"保密禁规"，看出这女人在说谎，但没去深究——如果决定抓人、起诉和在某个妓女被关押期间养着她，是要花去瑞士纳税人很多钱的。米兰感谢警察迅速到场，说这是个误会，或是某个竞争者的阴谋。

等他们一走，米兰就请两个姑娘再也不要回到这里来了。总之，科帕卡巴纳是个亲切的地方（这种说法玛丽亚难以理解）并有要维护的好名声（这让她更为好奇了）。这里没有争斗，因为第一条法律就是尊重别人的客人。

第二条法律就是严谨，"就像一家瑞士银行一样"，他常这么说。主要是因为在这里可以信任客人，就像一家银行基于活期存款，但也基于品行证书，也就是说，基于以前的良好记录挑选它的顾客一样，他们也是被挑选出来的。



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判断错误，极少有不付钱、攻击和威胁姑娘的情况，但在多年来的努力创立和经营自己舞厅牌子中，米兰已经知道辨别谁应该来谁不应该来这里。没有哪个女人确切知道什么是他的标准，然而她们不止一次地看到过某个衣冠楚楚的人被告之今晚舞厅客满（虽说空着）而且以后的晚上也都客满（或者说：对不起，请不要再来了）。而且还看到过穿着运动衣胡子也没刮的人被米兰热情地邀请来喝一杯香槟。科帕卡巴纳的老板不以外表取人，而且说到底，他总有道理。

在一种良好的商业关系中，各方都需要满意。大部分客人都是已婚者，或是在某个公司任要职。在这里干活儿的女人有些也是结了婚的，有孩子的，而且常去学校开家长会，她们知道不会有任何危险：如果谁的父亲出现在科帕卡巴纳，那也是心照不宣的，什么也不能说的：这就是“保密禁规”。

这里有同志关系，但没有友谊。谁也不多谈自己的生活。在少有的几次交谈中，玛丽亚没发现她们有痛苦，或是过错感，或是忧愁：只有一种屈从。而且还有一种奇特的挑战目光，就好像她们面对世界独立且自信并为自己而骄傲似的。一个星期后，任何一个新来的姑娘都会被认为是“职业的”，而且被教导要永远维护他人的婚姻（一个妓女不能对一个家庭的稳定造成威胁），永远不能在工作之外接受约会的邀请，倾听客人的坦述而不过多发表意见，在高潮时呻吟（玛丽亚发现所有的姑娘都这样做，而在初期没人跟她讲过这个，因为这是一个职业把戏），在街上和

警察打招呼，保持工作证明和卫生检查的有效期，最后一点，不要过多地去研究自己所做之事在道德与法律层面上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要管其他的了。

在开始来人之前，总可以看到玛丽亚拿着书在看，她很快就被视为她们中间的“知识分子”。起初她们想知道是不是爱情故事书，但当看到是关于什么经济、心理学和——最近的——农场管理方面的枯燥无味的书时，她们马上就把她丢在那里让她继续独自平静地去研究去做笔记了。

由于有许多固定的客人，由于每天都去科帕卡巴纳，即使人少时，玛丽亚也取得米兰的信任并招来女伴们的嫉妒；她们议论说这个巴西女人有野心，高傲，只想着挣钱。这最后一点倒不假，她倒是想问问是不是所有其他女人在这里难道不是为了这一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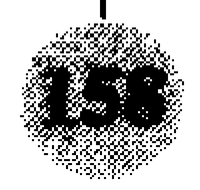
不管怎样，议论也议不死人——这是任何一个成功者生活中少不了的东西。最好就只当没听见，集中精力在自己的两个目的上：在定好的日子里回巴西去并买一个农场。

拉尔夫·哈特现在是从早到晚在她脑子里，而她第一次能由于一种有距离感的爱而成为幸福之人——虽说她有点儿后悔坦言了此事并冒了失去一切的危险。但是如果说没要求任何回报，有什么可失去的呢？她记起当米兰提到他是——或已经是 —— 一个特殊客人时，她心跳加快了。这意味着什么？她感到自己被出卖了，她心生

忌妒。

当然忌妒是正常的,虽说生活已教会她一个人想能占有另一个人是没用的——谁要是相信这是可能的,就是想欺骗自己。尽管如此,她还是压不住忌妒之心,或是去有这方面的大智慧,或是去认为这是脆弱的表现。

最强烈的爱是那种能表现自己脆弱的爱。不管怎么说,如果我的是真爱(而不只是一种消遣、自我欺骗、消磨从没在此城消磨过的时间的方法),那自由将战胜忌妒和由它引起的痛苦——痛苦也是自然进程中的一部分。凡搞运动的都知道这个:当想达到自己目标时,我们需要准备好去承受每日定量的痛苦和不舒服。起初,这让人不舒服并让人失去目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明白了这是感觉良好的一个过程,然后就到了这样一种时候,就是一旦不感觉痛苦,我们就觉得练习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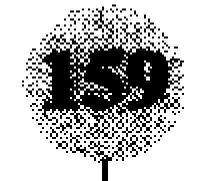
危险的是去专注这种痛苦,并给它起个人名,总去想它;感谢上帝,玛丽亚已经从这种情况中解脱出来了。

即便如此,有时她发现自己在想他会在哪里,为什么不来找她,是否由于那火车站的故事和压抑的希望而认为她愚蠢,是否永远逃遁了,因为她坦言了自己的爱。为了避免如此美好的感觉变成折磨,她创出一种方法:当某种与拉尔夫·哈特有关联的积极东西出现在脑海里时——而这可以是壁炉和葡萄酒,一个想和他讨论的想法,或仅仅是想知道他何时返回的美好渴望——,玛丽亚就停下手头的事情,望着天空微笑并为她还活着及对她所爱的男人一无所求而感谢上苍。

然而，如果她的心开始抱怨他不在身边，或者抱怨当他们在一起时所说的错话，她就对自己说："啊，你愿意想这事？那好吧；那你就去想吧，而我则要致力于更重要的事情。"

她继续读书。要是在街上，她就开始注意周围的一切：颜色、人、声音，主要是声音——脚步声，翻书声，车声，交谈的只言片语声，于是这不舒服的思想最后就会消失。如果五分钟后这思想又回来了，她就重复这个做法，直到这些被接受后又被客气拒绝的回忆一时半会儿不会回来。

其中一种"消极思想"就是觉得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稍微运用一下这方法并保持极大的耐心，她得以把它变成一种"积极思想"：当她离去时，日内瓦将是一个头发浓密衣着不时髦的、面带孩子般微笑的、声音低沉的男人的面容。如果多年以后有人问起她年轻时代认识的这座城市怎么样，她会说："漂亮，能爱人和被人爱。"



在科帕卡巴纳人不多的一天，玛丽亚在日记中写道：

与来这里的人们共处了这么久后，我得出的结论是性像其他任何毒品一样被利用了：为的是逃避现实，为的是忘却问题，为的是放松。而且，像所有毒品一样，它是一种毒害人摧毁人的实践。

如果一个人想自我毒害，不论是选择了性还是其他什么，这是他的问题；其行为结果是好是坏要看他为自己所选择的东西。但是如果讲生活中的进展，我们应该明白"还好"完全不同于"很好"。

与我的客人想的相反，性不能随时实践。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藏着一个钟，为了做爱，双方的指针必须同时指向同一个钟点。而这不是每天都发生的。凡沐浴爱河的人不是靠性活动来感觉良好的。两个在一起的人，如果两情相悦，必须用耐心和持久，用游戏和"戏剧"表演来调准他们的指针，直到明白做爱远不是一次相会；是性器官的"拥抱"。

什么都重要。一个紧张过着自己生活的人享受

所有时间而不感到缺少性。当他做爱时，是由于充溢，葡萄酒杯太满了自然就会溢出来，因为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接受了生命的呼唤，因为此时，仅仅是此时，他得以失去控制。

我刚刚又读了一遍自己所写的：我的上帝呀，我变得太智慧了!!! ——又及。



刚写完不一会儿，当她准备再当一晚“善解人意的母亲”或是“纯真女孩”时，科帕卡巴纳的门开了，特伦斯走了进来，就是那个唱片公司经理，一位特殊客人。

站在酒吧后面的米兰看上去挺满意：这女孩没让他失望。玛丽亚这时想起那句内容丰富且又言而无物的话：“痛苦、折磨，还有非常快乐。”

“我特意从伦敦来看你。我非常想你。”

她笑了，力图让这微笑不成为一种鼓励。他再次没按规矩走，没请她干什么——只是坐了下来。

“当让一个人发现什么东西时，老师最终也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

“我知道你在讲什么，”玛丽亚回答道，同时想起了拉尔夫·哈特，而她生气自己想起他。她在面对另一位客人，必须尊重他并尽可能让他高兴。

“想继续吗？”

一千法郎。一个隐藏的世界。一个在看着她的老板。想停就停的事实。定好的回巴西的日期。再没有出现的那另一个人。

“你有急事?”玛丽亚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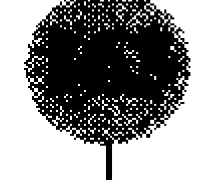
他说没有。她想干什么?

“我想有我的酒,有我的舞,有对我职业的尊重。”

他犹豫了片刻,然而这是戏的一部分,是控制与被控制的一部分。他付了酒钱,跳了舞,要了一辆出租,当穿过城市到同一家旅店去时他把钱交给了她。他们走进旅店,他像他们认识的那天晚上一样和意大利门卫打了招呼,他们上楼来到那同一间朝向河流的房间。

特伦斯划着一根火柴,这时玛丽亚才发现屋里散布着几十枝蜡烛。他开始点燃它们。

“你想知道什么?为什么我是这样?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你很欣赏我们共度的那一晚。你想知道为什么你也是这样吗?”



“我正在想在我们巴西有一种用同一根火柴点燃三个以上东西的迷信。而你在不尊重这个。”

他不理睬这话。

“你和我一样。在这里不是为了一千法郎,而是出于过错感,从属感,出于你的自卑和你的不安全感。这不好也不坏,这是人类的特性。”

他拿起电视遥控器,调了几次台,最后定在一个新闻报导上,上面在讲难民们试图逃离一场战争。

“你在看这个?你看过人们在所有人面前讨论自己问题的节目吗?你去过报亭看过头版消息吗?世界在折磨与痛苦中感到愉快。当看到无须知道一切来成为幸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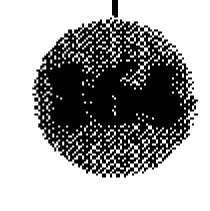
人的时候，是性虐待狂，当得出结论无须知道一切来成为幸福之人的时候，是受虐狂，正是如此，我们看到了别人的悲剧，而且有些时候我们为这悲剧而难过。”

他又倒了两杯香槟，关上了电视，没有尊重玛丽亚所说的迷信而继续去点蜡烛。

“我再说一遍：这是人类的状况。自从我们被逐出天堂，要么我们在受苦，要么在让别人受苦，要么在看着别人受苦。这是不可控制的。”

他们听到外面开始打雷了，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

“但我做不到，”玛丽亚说。“我觉得认为你是我师傅我是你奴隶这很可笑。我们不需要任何‘演戏’来得到折磨；生活已经给我们许多机会。”



特伦斯已经点燃所有的蜡烛。他拿起一枝，放在桌子中央，又倒上香槟，摆上鱼子酱。玛丽亚喝得很快，心里想着她钱包里的一千法郎，想着这个迷住她并吓住她的陌生人，想着控制自己恐惧的方法。她知道对这个男人来说，一夜和另一夜永远不会一样，不可能威胁住他。

“坐下。”

声音在温和与专横之间变换。玛丽亚听从了，而且感到一股热浪涌过身体；那命令亲切，她感到更加安全。

“戏。我必须进入戏剧角色。”

接受命令挺好。不需要思想，只是听从。她又要了香槟，他给她拿来伏特加；这酒劲儿大，更容易让人放松，而且更适合鱼子酱。

她打开瓶子，实际上她是自己一人在喝，同时听着雷

声。一切都在配合着这完美时刻，好像天地的能量也在展示它凶猛的一面。

这时，特伦斯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小箱子并把它放在床上。

“别动。”

玛丽亚没有动。他打开箱子，拿出两副镀铬的金属手铐。

“叉开腿坐下。”

她听从了。这无能是自愿的，因为她希望如此地顺从。她感觉到他在看她两腿之间，他可以看到黑色的内裤、长筒袜、大腿，他可以想像那阴毛，那性器官。

“站起来！”

她从椅子上跳下来。她的身体难以保持平衡，看来比想像的还要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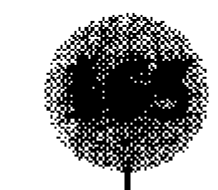
“不要看我。低下头，尊重你的主人！”

在她低下头之前，一条精细的鞭子从箱子里被抽了出来并在空中炸响——就像有了生命一样。

“喝，低着头，但要喝。”

她又喝了一杯，两杯，三杯伏特加。现在已不仅仅是戏剧，而是实际的生活：没有控制。她感到自己是个物品，一个简单的工具，而且很难想像，那种顺从给了她一种完全自由的感觉。她已不再是师傅、教授者、安慰者、听人袒露心声者、刺激者；她只是面对男人巨大力量的巴西内地女孩。

“脱衣服。”



命令来得干巴巴的，没有欲望——然而也没有任何色情味道。玛丽亚低着头表示敬意，她解开连衣裙并让它滑落到地上。

“你表现得不好，知道吗？”

鞭子又在空中炸响。

“你得受到惩罚。像你这样大的女孩子，怎么能反抗我？你应该跪在我面前！”

玛丽亚要跪下，但鞭子阻止了她；第一次打在肉上——打在屁股上。火辣辣的，但好像没留下什么痕迹。

“我没说跪下。我说了吗？”

“没有。”

鞭子再次打在她的屁股上。

“要说：‘没有，我的先生。’”

接着又是一鞭子。更灼热了。一瞬间她想到可以马上停止这一切；或可以选择进行到底，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他在第一次时说过的话——一个人只有达到他的极限才能认识自己。

这是新东西；是冒险，可以晚点儿再决定是否愿意继续，而这时她不是那个在生活中有三个目的、在用自己的身体挣钱的姑娘，而且还认识了一个有壁炉和有精彩故事要讲的男人。在这里她谁也不是——而由于她谁也不是，那么就是她所梦想的一切。

“脱掉所有的衣服，从这头走到那头，好让我能看你。”

她再次听从了，低着头，一言不发。这男人穿着衣服无动于衷地看着她，这不是那个从舞厅那儿起就一直和她

交谈的男人，而是一个从伦敦来的乌利西斯①，一个从天而降的忒修斯②，一个侵入世界上最安全城市和世上最闭塞心灵的劫持者。她脱下内裤，去掉乳罩，感到既无自卫能力又受到保护。鞭子又在空中炸响，这次没有打在她身上。

"低着头！你在这里是为了受凌辱，为了顺从一切我所希望的，明白吗？"

"明白，先生。"

他抓住她的双臂，把第一副手铐铐在她的手腕上。

"而且你会挨很多打。直到你学会表现。"

他张开手，打了她屁股一巴掌。玛丽亚叫了起来，这次她感到了疼。

"啊，你在抱怨，是不是？有你好瞧的。"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一个皮口络就罩住了她的嘴。他并没阻止她说话，她可以说"黄色"或是"红色"，然而她感到让那个男人对自己随心所欲而自己又不知如何逃出这里就是她的命运。她赤裸着，口被堵着，手被铐着，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伏特加酒。

屁股上又挨了一巴掌。

"从这头走到那头！"

玛丽亚开始走，听从着"停"，"向右转"，"坐下"，"打开腿"的命令。时不时毫无原由得挨上一巴掌，她感到疼痛，感觉受到凌辱——这比疼痛更强更厉害——而且感觉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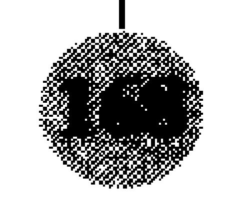
① 即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奥德修斯。
②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身处另一个世界，在这里什么都不存在，而这是一种近乎虔诚的感觉，完全地自我消失，失去自己的思想、愿望、意志。她完全被刺激起来，她湿润了，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再给我跪下！”

由于一直低着头表示听从和屈辱，玛丽亚不能清楚地看到所发生的事；但她注意到，在另一个世界里，另一个星球上，由于甩鞭子和扇她的屁股，那个人感到了疲劳，在喘息，而她却越来越感到充满力量和能量。现在她已经没有了羞耻，已不觉得表现出她喜欢这样有什么不好，她开始呻吟，请他摸她的阴部，但这男人没这么做，而是抓起她并把她扔到了床上。

猛力地——但她知道这是一种不会伤着她的猛力——他打开她的双腿并分别捆在床的两边。双手铐在背后，双腿打开着，口被罩着，他什么时候会进入她？没看到她已经准备好了吗？没看到她想为他服务吗？没看到她是他的奴隶、他的牲口、他的物品、会做任何他所命令的事吗？



“你希望我让你整个爆炸吗？”

她看到他把鞭子把儿搭在她的阴部。他上下摩擦她的阴部，而当碰到她的阴蒂时，她失去了控制。她不知道他们在那里呆了有多久，想像不出被打了多少次，但是突然间高潮来了，这是这多少个月来成百上千的男人没能让她达到的高潮。一道闪光，她感到她在进入自己心灵的一个黑洞，在这里强烈的疼痛和害怕与完全的快感交织在一起，把她推过她已知的所有界限，玛丽亚呻吟了，用被口络

堵住的声音叫喊了，在床上摆动了，感到手铐勒破了手腕，皮条弄伤了脚踝，她拼命摆动恰恰是因为她不能摆动，她从没有嘴上罩着口络这么叫过，而没人能听到她叫喊。这就是痛苦和快感，鞭柄越来越有力地压迫阴蒂，而高潮从口中，从阴部，从毛孔，从眼睛，从全身皮肤爆发出来。

她进入一种恍惚状态，慢慢地降下来，降下来，双腿间已没有了鞭子，只有被大量汗水打湿的毛发，还有在给她去掉手铐和解开脚上皮条的温柔的双手。

她迷茫地躺在那里，不能看他，因为她为自己，为自己的叫喊，为自己的高潮而感羞怯。他抚摩着她的毛发，而且也在喘——但快感完全是她的；而他则没有任何销魂蚀骨的时刻。

她赤裸着身体拥抱住那个发了那么多口令、叫了那么多、不断控制局面而筋疲力尽穿戴整齐的男人。现在她不知说什么，不知如何继续，但她感到安全，感到被保护着，因为他请她去了一个她不认识的地方，他是她的保护人和师傅。

她开始哭起来，而他则耐心地等她哭完。

“你对我做了什么?”她哭着说。

“做了你想让我做的事情。”

她看了看他，感到非常非常需要他。

“我没有逼迫你，没有强迫你，也没听你说：‘黄色’；我惟一的权力是你给的。不存在任何强迫，讹诈，只有你的意愿；虽说你是奴隶我是主人，但我惟一的能力就是把你

推向你的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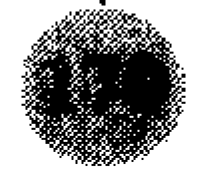
手铐。脚上的皮条。口络。凌辱，这比疼痛更强烈更剧烈。即便如此，他说的有道理，感觉到的是完全的自由。玛丽亚充满能量、活力，并吃惊地看到她身边的男人筋疲力尽。

“你达到高潮了吗?”

“没有，”他说。“主人在这里是为了强迫奴隶。奴隶的快感就是主人的愉快。”

这没任何意义，因为不是故事中所讲的，现实生活中也不是这样。然而这里是个神奇世界，她充满光泽，而他则显得暗淡和精力耗尽。

“你想走就走，”特伦斯说。



“我不想走，我想搞明白。”

“没什么可搞明白的。”

美丽挺秀的她裸身站起来，倒上了两杯酒。她点上了两支烟并递给他一支——角色换了，出于对他给她快感的报答，女主人在为男奴隶服务。

“我穿衣服，得走了。不过，我想聊一会儿。”

“没什么可聊的。这正是我所希望的，你表现得很出色。我累了，明天我得回伦敦去。”

他躺下并闭上了眼睛。玛丽亚不知他是否在装睡，但这没关系；她惬意地抽烟，脸贴在玻璃窗上慢慢地喝酒，看着对面的湖并希望对岸有什么人能看到她这样子——赤裸的，完全的，满意的，安全的。

她穿上衣服，也没说再见就走了，无所谓开不开门，因

为她不确定还想不想再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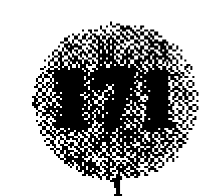
特伦斯听到关门声，他等着看看她是不是回来说忘了什么东西，只是过了几分钟后他才起身点上了一支烟。

这姑娘有风格，他心想。她知道忍受皮鞭，虽说这是最普通最古老而且是最轻的体罚。一时间，他回想起第一次体验只有折磨对方才能获得的两个希望接近的人之间的这种神奇关系。

外面有成千上万的夫妻每天都在无意识地实践着性施虐—受虐狂的艺术。他们去上班，回家，抱怨一切，他们攻击或被老婆攻击，他们感到悲惨，深深地与自己的不幸福连在一起，却不知道只要一个动作，一个"够了"就足以摆脱压迫。特伦斯和他第一个妻子经历了这些，她是一个著名的英国歌手；他被忌妒所折磨，他闹别扭，靠镇定剂度日，晚上喝得醉醺醺的。她爱他，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他爱她，也不明白自己的行为。然而互相造成痛苦好像是生活中的必须和基本。

有一次，一个音乐家把一本书忘在了录音室里，他认为这个人很怪，因为在那些外来人中间，这人好像太正常了。是扎赫尔-马佐赫①的《惩罚人的爱神》。特伦斯开始翻阅这本书，他越看越是更好地理解了自己：

那漂亮的女人脱去衣服，手腕上吊着一条短柄皮



① 扎赫尔-马佐赫(1836—1895)：奥地利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穿皮大衣的维纳斯》、《该隐的遗愿》等。他有些作品描写性受虐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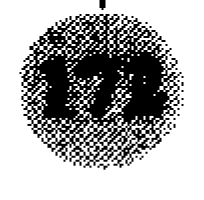
鞭。“你渴望受罚，”她说。“那么我就要鞭打你。”“请你鞭打我吧，”她的爱人低声说道。“我求你了。”

他老婆正在录音室玻璃隔板的那一边试唱。她让他关掉能让技术人员听到一切的麦克风，他听从了。特伦斯想也许她在和钢琴师定约会，而且他发现：她让他发疯，但好像他已经习惯了受折磨，生活中不能没有这个。

“我就要鞭打你，”书中脱去衣服的女人说道。“请你鞭打我吧，我求你了。”

他长得帅气，在录音公司有权力，然而为什么需要这样一种生活呢？

因为他喜欢。他值得受这份苦，因为生活对他太好了，而他不配有这一切福分——金钱、尊敬、名气。他认为他的生涯把他带向要依赖成功过活的地步，而这让他害怕，因为他看到过许多人从高处坠下。



他读了那本书。他开始读一切到了他手上的有关痛苦与快感神秘结合的书。他老婆发现了他租借的带子和藏起来的书，问他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病了。特伦斯说没有，是从视觉上研究她应该做的一项新工作。他还像个一无所求之人似地提议说：

“也许我们应该试试。”

他们试了。起初是带着极大的胆怯，只是按照色情物品商店里找到的手册行事。慢慢地他们发展了新技巧，冒着危险达到了极限——然而感到婚姻越来越牢固。他们是某种隐藏的被禁止的被谴责之事的同谋。

两人的经验变成了艺术：他们创造出了新的行头，皮衣和金属平头钉。他老婆手持一条皮鞭穿着吊袜带和靴子入场，并让池座里的观众疯狂不已。新唱片在英国排行榜上占到了首位，而且自此在整个欧洲取得辉煌成就。看到年轻人如此自然地接受本身的狂热，他吃了一惊，而他惟一的解释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被抑制的凶猛之力剧烈但又不伤人地表现出来。

皮鞭成为这伙人的象征，开始被印在T恤上，用在文身上、不干胶上、明信片上。特伦斯的文化修养让他去寻找这一切的根源，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

正如他对和他约会的妓女说过的一样，不是忏悔者在试图驱走黑死病。自从开天辟地那一晚，人明白了这被无畏正视的折磨就是他通往自由的通行证。

在埃及、罗马和波斯早已存在这样一种观念，如果一个人去牺牲，他就拯救了国家和他的世界。在中国，一旦发生自然灾害，皇帝就要受到惩罚，因为他在大地上代表神圣。在古希腊，斯巴达最优秀的游击战士一年一次从早到晚受鞭笞，以表对狄安娜女神①的敬意，同时民众高声叫喊鼓励着他们，请他们尊严地忍受疼痛，因为她会保护他们去作战的。一天完了，教士们查看游击战士背上的伤，并通过这伤来预见城市的未来。

四世纪，在亚历山大一座修道院周围集聚着一个古老

① 月亮和狩猎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阿尔忒弥斯。

基督教团体，就是那些旷野神父，他们把笞刑作为驱走魔鬼或者在寻找精神世界中展示躯体无用的方法。圣人的历史中不乏例子——圣罗莎[1]在花园里跑动，荆棘扎伤了她的肉体；穿铁甲的圣多明戈斯[2]每晚睡觉之前都自我鞭挞；殉道者们自愿把自己交到十字架上或野兽嘴里慢慢死去。大家都说疼痛一旦被克服，就能达到销魂的虔诚。

最近的未被证实的研究指出，一种有致幻特性的真菌可在伤口上繁殖，能造成幻觉。快感好像很强烈，以致这一做法马上就丢开了修道院并开始赢得了世界。

《自我笞刑论》在一七一八年问世，它教人如何通过疼痛而又不伤及身体地去发现快感。在这一世纪末，在欧洲有几十处地方，人们在那里受苦来达到愉快境界。有记载说国王和公主们让奴隶鞭挞他们，直到发现快感不只是存在于得到疼痛中，而且存在于给他人造成疼痛中——虽说后者更让人感到疲劳且没有多少感谢之情。

抽烟这工夫，特伦斯体验着一种得知大部分人从不能明白他在想什么的快感。

明不明白无关紧要：他属于一个封闭的俱乐部，只有选上的人才能进入。他又想起结婚的折磨是如何变成结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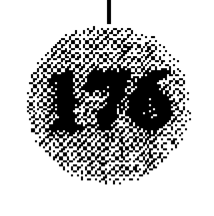
① 圣罗莎(1586—1617)：秘鲁人，天主教会立为南美洲的主保圣人。她在自家园中一小屋苦修，屡见异象，尤其是魔鬼的真形。

② 穿铁甲的圣多明戈斯(995—1060)：意大利人，人称“穿甲人”，因为他身穿铁甲折磨肉体进行苦修。其父收买了当地主教后，他非法当上了牧师。后来，他决定在其余生进行苦修。经过一段隐士生活后，于一〇四〇年成为本笃会修士。

婚的神奇。他老婆知道他带着这个目的拜访了日内瓦，但并没感到不舒服，相反，在这个病态的世界里，她因为自己的丈夫在劳累了一周后得到了期待的回报而感幸福。

当他抽着烟望着窗前的湖时，重又感到了想去生活。刚从房间里出去的那个女孩已明白了一切。他感到他的灵魂和她的很近，虽说他还没准备去爱，因为他爱他老婆。但他愿意想他是自由的并能梦想一种新的关系。

只差让她体验最难的事了：把她变成惩罚人的爱神，变成女统治者，变成圣母，能无情地去凌辱人和惩罚人。如果过关，他就准备打开自己的心扉让她进入。



还带着因伏特加酒和快感而产生的醉态，玛丽亚在日记中写道：

当我没什么可失去的时候，我得到了一切。当我不是我时，我找到了自己。

当我认识了凌辱和完全的顺从时，我自由了。我不知我是不是病了，是否这一切都是个梦，或者是否只发生一次。我知道我可以没有这个而生活，但希望再次遇到他，重复那经验，走得更远。

我有点儿被疼痛吓住了，但它不像凌辱那么强烈——只是一个托辞。多少个月来，我的身体虽说经历了许多男人和许多不同事情，但在有了第一次高潮的时候，我感到——难道这是可能的——离上帝更近了。我记得他说的有关黑死病、有关鞭挞者们为了拯救人类而献出疼痛时也在疼痛中找到快感的话。我不想拯救人类，或拯救他，或拯救我自己。我只是在这里而已。

性就是控制失控的艺术。

不是在戏中，而是应玛丽亚的请求，他们在一个真的火车站见面，她喜欢只在这里才有的一种比萨饼。有点儿怪癖没什么不好。一天前，当她还是一个在寻找爱情、壁炉、葡萄酒、希望的女人时，拉尔夫应该是出现了。但是生活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选择，而今天她在无须专心于声音和礼物练习的状态下度过了一整天，这只是因为没想过他，她发现了更让她感兴趣的东西。

和身边这个男人在这里干什么呢？他只是为了消磨时间等着去他家而吃着也许并不喜欢吃的比萨饼。当他走进舞厅并请她喝一杯时，玛丽亚本想说我已经没有兴趣了，你去找别人吧；另外，她非常想和谁聊聊头天晚上的事。

她试着和这个或那个也为特殊客人服务过的妓女聊聊，但谁都不太搭腔，因为玛丽亚是老手，学得快，已成为科帕卡巴纳最大的威胁。在所有她认识的男人中，拉尔夫·哈特也许是惟一能理解她的，因为米兰把他看作是一个“特殊客人”。但他用闪着爱情光芒的眼神看她，这让事情不好办了，最好什么也不说。



“你对折磨、凌辱和非常快乐了解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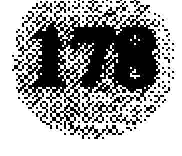
玛丽亚再一次没有控制住自己。

“了解一切。不过,我不感兴趣。”

回答来得很快,玛丽亚受到了刺伤。那么说大家都知道,就她不知道?这是什么世界呀我的上帝?

“我认识我的魔鬼和我的地狱,”拉尔夫继续说道。“我直达深处,体验了一切,不仅仅是这方面的,还有其他许多方面的。然而,在我们最近的一次相会中,我通过希望而不是通过疼痛达到了我的极限。我潜入了自己心灵深处,而且知道我仍然希望好的东西,这生命中许许多多好的东西。”

他想说:“其中之一就是你,请你不要再走这条路了。”



但他没有勇气,而是叫了一辆出租车拉他们去湖边——很久之前,邂逅的那天他们一起在这里漫步过。玛丽亚觉得他这样做挺奇怪,但没说什么——直觉告诉她虽说她的思想还沉醉在头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中,但有很多东西要失去。

只是当到了湖边公园时,她才从这种被动状态中醒过来;虽说还是夏天,但夜里已是寒气逼人。

“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当他们跳下车后,她问道。“刮风了,我会着凉的。”

“我想了许久你在火车站说的话。折磨与快乐。脱下鞋子。”

她想起来有一次一位客人也这么要求过,而且只是看着她的脚就有了刺激。难道这冒险会让她不得安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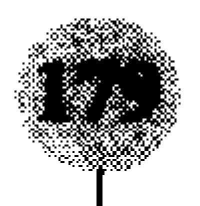
“我会着凉的，”她坚持道。

“照我说的做，”他坚持道。“如果我们不拖很长时间，你不会着半点儿凉的。相信我，就像我相信你一样。”

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玛丽亚明白了他是想帮助她；也许是因为他已经喝过一种非常苦的水，而且认为她在冒同样的险。她不希望被帮助；她很高兴自己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她发现折磨不再是个问题。然而，她也想到了巴西，想到不可能遇到一个男伴来共享这不同的世界，而且巴西在她生命中比任何东西都重要，于是她脱下了鞋。地面上满是小石子，马上就硌破了她的袜子，但这不重要，可以再去买新的。

“把外衣脱了。”

她本可以说“不行”，但是，自从头天晚上起，她已经习惯能对她道路上的一切说“行”时的愉快感。她脱下外衣，还热着的身体没有马上出现反应，但慢慢地寒冷就开始让她不舒服了。



“我们走起来。聊聊天。”

“在这里不可能：地上全是石头。”

“正是因为这个；我想让你感受这些石子，我想让它们给你造成痛苦，使你受伤，因为就像我一样，你应该已经体验过折磨与快乐相连的感觉，而我需要从你心灵中除掉这一点。”

玛丽亚想说：“不需要，我喜欢。”但她开始不紧不慢地走起来，由于寒冷和石头尖儿，她的脚掌开始出现炽热感。

“恰恰是当我完全陷入你所说的‘折磨、凌辱和非常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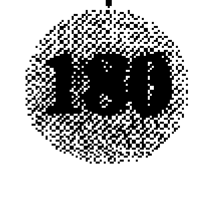
乐'的情形中时，我的一次展览把我带到了日本。那时我觉得自己没有退路了，会越陷越深，除了想去惩罚和被惩罚外，我生活中所剩无几。

"归根到底，我们是人，我们生来就满身是错，当幸福变成某种可能之事时，我们害怕，而且我们在想着去惩罚别人中死去，因为总感到自己无能，感到不公、感到不幸福。他为自己的罪而付出，而且可以惩罚有罪之人——啊，这不是一种狂热吗？是狂热，好极了。"

玛丽亚走着，疼痛和寒冷让她很难注意听他说什么，但她在努力着。

"今天我注意到你手腕上的痕迹。"

手铐。她带上了好几个手镯想遮住；然而，内行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总之，如果你最近所经历的一切在引导你迈出这一步，那我不是阻拦你的人；但这和真正的生活毫无关系。"

"这一步？"

"疼痛与快乐。性虐待狂和受虐狂。随你怎么说，但如果你确信这就是你的路，我会难过，会想起那希望，想起我们的相会，想起圣地亚哥之路上的漫步，想起你的光泽。我会把一枝钢笔保存在一个专门的地方，而每当点燃壁炉，我都会想起你。然而，我再不会去找你。"

玛丽亚感到害怕，认为该撤退了，不要装着比他知道得多，该是讲出真话的时候了。

"我最近所经历的，确切说我昨天所经历的，是我从没经历过的。让我吃惊的是在堕落的极限处，我能遇到我

自己。”

很难再继续交谈下去——她冷得牙齿直打颤，她的双脚很疼。

“在一个叫熊野的地区，我的展览上来了一个樵夫，”拉尔夫好像没听她说什么似的继续说道。“他不喜欢我的画，但通过我的画，他能解读出我正在经历和正在想的东西。第二天，他来旅店找我，而且问我是否愉快；如果是，那就应继续做自己所喜欢的事。如果不是，那就应陪着他，和他一起过几天。

“他让我在石头上走，就像我现在让你做的一样。他让我感受寒冷。他强迫我明白疼痛的美丽，这只是自然施与的，而不是人施与的疼痛。他管这叫修验道①，一种有千年历史的修行。



“他对我说，他是一个不怕疼痛的人，而这很好，因为要控制心灵，你就必须也学会控制身体。他还对我说他在错误地运用疼痛，而这很糟。

“那个无知的樵夫认为比我还了解我，而这让我很气愤，同时让我骄傲地知道我的画能确切表达出我在感受的东西。”

玛丽亚感到有个更尖的石子硌伤了她的脚，而寒气更加凛冽，她的身体麻木了，人已经不能完全跟上拉尔夫·哈特说的话了。为什么在上帝这个神圣的世界里男人只对给她展示疼痛感兴趣？神圣的疼痛，与快乐交织的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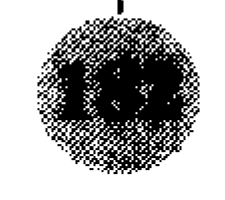
---

① 修验道：日本教派。它是融各民间宗教、神道和佛教又吸收中国道教内容而形成。修验道号称“山岳信仰”，强调朝山和隐居山中修行。

痛，有解释或没解释的疼痛，但总是疼痛，疼痛……

受伤的脚又踩到另一块石子，她没让自己叫出来，继续走着。起初，她还试图保持她的完整性、她的自控和那种他称之为“光泽”的东西。但她现在是人在慢慢行走，而胃和思想却在翻腾。她想吐。这毫无意义，她想停止，但她没有停下来。

她为尊重自己而没有停下来；需要走多长时间都行，她可以忍受，因为这不会持续整个一生。突然另一个想法冒了出来：如果由于脚伤得厉害，或是因为她穿这么少肯定会得上的感冒让她第二天不能去科帕卡巴纳怎么办？她想到等她的客人，想到如此信任她的米兰，想到没去挣的钱，想到农场，想到骄傲的父母。然而痛苦马上就驱走了任何思绪，她一步步向前走着，发疯般要让拉尔夫·哈特承认她的努力，并对她说够了，可以穿上鞋了。



然而他好像无动于衷，漫不经心，好像那是把她从她不太明白的、诱惑她的、但最终会给她留下比手铐更深刻痕迹的事情中解救出来的惟一方法。虽说她知道他在试图帮助她，而且她尽可能努力继续下去并展示她意志力的光泽，但疼痛不让她有世俗的或高尚的思想——只有疼痛，它占据了所有空间，威吓着她，强迫她去想有个她不可企及的极限。

但她迈出了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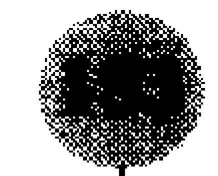
又一步。

那次她有点儿像演戏一样在一家五星级宾馆里赤裸着，有伏特加、鱼子酱，还有一条皮鞭在两腿之间；而这次

则是在寒冷中，没穿鞋，石子硌破她的脚，所以现在这疼痛好像已经侵入灵魂并从精神上在削弱她。她晕头转向，不能和拉尔夫·哈特说上一句话，在她的世界里到处都是铺成林间小路的尖尖的小石子。

而此刻当她打算放弃时，一种奇怪的感觉冒了出来：她已经达到自己的极限，在这之外是一片空白空间，在这里她好像漂浮在自己之上，而且没有了知觉。这就是赎罪者们所体验的感觉吗？在疼痛的另一极端，她发现一扇朝向另一意识层面之门，而且再也没有其他任何事物的空间，只有那严酷自然的空间——和不可战胜的她的空间。

她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一个梦：灯光昏暗的花园、黑暗中的湖、沉默的男人、还有偶然走过的一两对夫妇，他们没发现她光着脚且行走困难。不知是由于寒冷还是疼痛，突然间她对自己的身体失去了感觉，进入一种没有任何希望和害怕而只有一种神奇 ——怎么说呢？——，一种神奇"光泽"的状态。疼痛的极限不是她的极限；她可以超越它。



她想到一切无所求去受苦的人，而她在这里，正在挑战自己的痛苦——而这不再重要，她已越过身体的极限，现在她只剩下灵魂、"光泽"、一种真空——曾有人称它为天堂。存在着一些只有当我们能够漂浮在自己疼痛之上才能忘却的痛苦。

她记得接下来的事情是拉尔夫脱下自己的夹克披在她肩上并把她抱在怀里。她应该是因寒冷而晕了过去，不过，没什么大不了的；她很高兴，没有害怕——她胜利了。在这个男人面前她没有丢脸。

时间分分秒秒过去了几个小时，她应是在他胳膊里睡着了，当她醒来时，仍然是晚上，但已是在一房间里了，这里除了墙角有一台电视，就是四壁白墙，空空如也。

拉尔夫拿着热巧克力出现了。

“一切正常，”他说。“你到了你该到的地方。”

“我不想吃巧克力，想喝酒。我想下楼到我们的地方去，那儿有壁炉，四下散放的书。”

她说了“我们的地方”。这不是她计划中的。

她看了看自己的脚；除了一个小口子外，只有红印子，应该几个小时内就可以消退的。她有点儿困难地下了楼梯，对一切都不太在意；她来到壁炉旁地毯上她的角落——她已经发现一旦在这里就感觉良好，好似在这家里这就是她的“位置”，她的地方。

“那个樵夫对我说，当做一种身体训练时，当对你的身体要求一切时，思想就获得一种神奇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和我在你身上看到的‘光泽’有关。你有什么感觉？”

“疼痛是女人的女友。”

“这就是危险。”

“疼痛有极限。”

“这就是拯救。不要忘记这点。”

玛丽亚的思绪仍然很混乱；当超越了自己的极限时，她体验到那种“光泽”。他向她展示出另一种痛苦，而这也给了她奇怪的快感。

拉尔夫拿起一个大夹子并在她面前打开。是画。

“妓女的历史。当我们相会时，是你向我要的。”

是的，是要过，但那不过是为了消磨时间，让自己更讨人喜欢。而现在这无关紧要。

“这些天来，我在一个未知的大海里航行。我原来并不认为有什么历史，也只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然而是有一部历史；确切讲，两部历史。”

“这些画?”

拉尔夫·哈特好像有点儿失望，因为她没明白，但他马上就控制住自己并继续说下去。

“这是我在阅读研究和学习时画在纸上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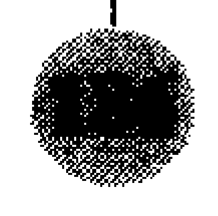
“我们改日再谈这个；今天我不想改变话题，我需要理解疼痛。”

“昨天你已经感受到它，而且发现它把你引向快感。今天你也体验到它，而你遇到的是和平。因此我对你讲：不要去习惯它，因为很容易和它相处，它是一种危险的毒品。当我们由于梦想破灭归罪于它时，它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隐藏的痛苦中，在对爱的拒绝中。当我们展现出疼痛真正的面容时，它吓我们一跳，而当它穿上牺牲或

是拒绝或是胆怯的外衣时，它是诱惑人的东西。人再怎么拒绝它，总会找到和它在一起、爱它、让它成为我们生活一部分的方法。”

“我不信。没人愿意受苦。”

“如果你能明白可以无痛苦地生活，已是进了一大步，但不要相信其他人会理解你。是的，没人愿意受苦，但就是这样，几乎所有人都在寻找痛苦和牺牲，而且感到是被释罪的，是纯真的，值得受到子女丈夫邻居上帝的尊敬。现在不要想这个，你只是知道推动世界的不是寻找快感而是拒绝一切重要的东西就行了。



“士兵上战场是去杀敌？不是：他是去为自己的国家而死。女人是希望向丈夫表示她有多么高兴？不是：她是想让他看到她有多投入，为了看到他幸福而受多大的苦。丈夫去工作是认为会实现自己的价值？不是：他为了家庭的幸福在付出自己的汗水和眼泪。由此类推：子女拒绝梦想是为了让父母高兴，父母拒绝生活忍受痛苦和折磨是为了让子女高兴，以此来证明那只带来愉快的东西：爱。”

“别说了。”

拉尔夫停了下来。该是改变话题的时候了，于是他开始一张接一张地展示画。起初，所有的都很模糊，有人的轮廓——但也是线条、颜色，神经质或几何形的线条。然而慢慢地，她开始明白他在说什么，因为他的每一个字都伴随着一个手势，而且每一句话都把她置于迄今为止她都拒绝为伍的世界中——她对自己说这一切都不过是自己生命中的一个阶段，一种挣钱的方法，别无其他。

“是的，我发现不是一部而是两部关于妓女的历史。第一部你很熟悉，因为那也是你的历史：一个漂亮的姑娘，出于种种自己所选择的理由或别人为自己选择的理由，发现生存的惟一方法就是出卖自己的身体。有些人最后几乎统治了国家，比如梅萨利纳[①]对于罗马而言，另一些人变成了神话，比如说杜巴里[②]夫人，还有一些人集冒险和灾难于一身，比如说女间谍玛塔·哈里[③]。然而大多数人从不会面临光荣和巨大挑战的时刻：她们会永远是那些来寻求荣誉、丈夫、冒险的内地姑娘，而最后却发现了另一种现实，于是就身处其中一段时间，然后就习惯了，认为总在掌控之中，然后其他什么都不能做了。

“三千年来艺术家们继续进行着他们的雕塑、绘画，写着他们的书。同样，岁月流逝，妓女们继续着自己的工作，就好像什么都没怎么变。想知道细节吗？”

玛丽亚点了点头。她必须争取时间，明白疼痛，她开始感到当时在公园行走时某种很不好的东西已从身体里出去了。

“在古代文献中，在埃及象形文字中，在苏美尔文字中，在《旧约》和《新约》中都出现了妓女。然而这一职业只

---

① 梅萨利纳(22—48)：罗马皇帝克劳狄一世的第三个妻子，以淫乱和阴险出名。由于她的诬陷，许多元老都死于屠刀之下。后来经人揭发，她与情夫已经秘密结婚并阴谋夺取政权。克劳狄终于把她处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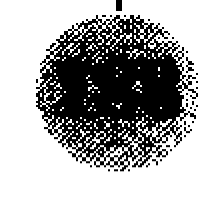
② 杜巴里(1743—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法国大革命中援助逃亡到英国的保王分子，一七九三年十二月被巴黎革命法庭宣判为反革命，并被送上了断头台。

③ 玛塔·哈里(1876—1917)：荷兰舞女、名妓。一九一七年二月十三日在巴黎以德国间谍罪被捕，同年七月二十五日由法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是在公元前六世纪希腊的立法者梭伦①时代才开始有组织起来，梭伦创立了由国家控制的妓院，并开始以‘肉体买卖’而征税。雅典的商人们很高兴，因为以前禁止的现在成为合法的了。而妓女们也开始根据交税情况被分为三六九等。

“最便宜的叫‘娼院妓女’，是属于妓院老板的女奴。接着就是‘站街妓女’，她们在街上拉客。最后，是价钱最贵质量最好的，叫‘高等妓女’，也就是‘女性同伴’，她们陪同商人旅行，出没于高等饭店，是自己钱的主人，她们出主意，参与城市的政治生活。正如你所看到的，昔日所发生的，今天还在发生。

“在中世纪，由于传染性性病……”



沉默、害怕感冒、壁炉的火热——现在需要它来温暖她的身体和灵魂。玛丽亚不想再听这个历史了——她感到这世界已停止不前，一切都在重复，而男人永远不能给予性应有的尊敬。

“你好像不感兴趣。”

她努力了。总而言之，虽说没有太大把握，但这人是她已决定把心交给他的男人。

“我对我所熟悉的那些事情不感兴趣；这让我悲伤。你说过有另一部历史。”

“另一部历史正好相反：圣职妓女。”

突然，她从昏昏欲睡状态中醒了过来并认真听他讲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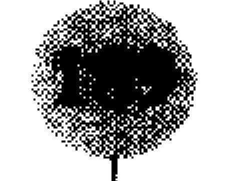
① 梭伦(约前638—约前559)：古雅典政治家和诗人。约公元前594年任执政官。

来。圣职妓女？用性挣钱，而且这样还能接近上帝？

“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①在谈到巴比伦尼亚时写道：‘在那里有一种很奇特的习惯：所有在苏美尔②出生的女人都必须一生中至少一次去到女神伊什塔尔③的圣殿上将自己的身体交给一个陌生的男人，作为一种好客的象征，并象征性收点儿费。’”

她打算问这个女神是谁；也许这女神能帮助她恢复自己已失去的什么东西，是什么她也不知道。

“伊什塔尔女神的影响力遍布整个中东，波及撒丁④、西西里⑤和地中海的各个港口。再晚一些时候，在罗马帝国时代，另一位女神维斯太⑥要求完全的童贞，或完全的付出。为了保持圣火不熄，她圣殿上的女人们负责年轻人和国王们在性道路上的启蒙：唱爱情赞美诗，进入恍惚状态，在一种和神的交融中，向世界献出自己的陶醉。”



拉尔夫·哈特展示出一张有些古文字的相片，角上有

---

① 希罗多德（约前484—前430/前420）：古希腊历史学家，被称为“历史之父”，所著《历史》（即《希腊波斯战争史》）主要叙述希波战争及阿契美尼德王朝和埃及等国历史，系西方第一部夹叙夹议的伟大史书。

② 已知最早文明的发祥地，位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美索不达米亚的最南部分，即后来成为巴比伦尼亚的地区（今伊拉克南部，从巴格达周围到波斯湾）。

③ 伊什塔尔：美索不达米亚宗教所崇奉的女神，司掌战争和性爱。

④ 撒丁：意大利属岛。撒丁岛位于地中海，仅次于西西里岛的第二大岛。又称撒丁区，为意大利行政区。

⑤ 西西里：地中海最大的岛屿，属意大利。西西里岛又称西西里区，为意大利行政区。

⑥ 维斯太：古罗马宗教所信奉的灶神。古代群居体以火种为宝，保持公用或私用火种不熄十分重要，因此维斯太自古就在家庭和国家崇拜中占重要地位。

德文译文。他逐行翻译着慢慢朗诵给她听：

当我坐在酒店门前，
我，女神伊什塔尔，
我是妓女、母亲、妻子、神。
我是人们所说的生命
虽说你们称为死亡。
我是人们所说的法律
虽说你们称为无业游民。
我是你们所寻求的
而且是你们所获得的。
我是你们所丢散的
而今你们在收拾我的碎片。

玛丽亚抽泣了一会儿，而拉尔夫却笑了；她的生命力在恢复，"光泽"重新开始闪烁。最好让故事继续，展示图画，让她感到被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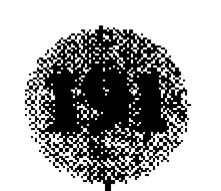
"没人知道为什么经历了至少两千年后圣职妓女消失了。也许由于疾病，或是由于随着宗教改变而改变了其规则的社会。总之，这不复存在，而且将不会再现。今天，男人们主宰着世界，而这术语只是为了立下一个标记，把任何出格的女人叫做妓女。

"你明天能去科帕卡巴纳吗？"

拉尔夫没明白这问题，但马上同意了。

在日内瓦英国花园赤脚行走的那天晚上，玛丽亚在日记中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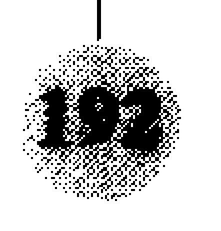
我不在意哪天曾经是神圣的还是不神圣的，但**我仇恨我所做的**。它在毁灭我的灵魂，让我失去和自己的联系，教会我疼痛是一种回报，钱能买到一切，证明一切。



我周围没有人是幸福的；客人们知道必须为那本应是免费的东西而付钱，而这是种屈辱。女人们知道必须出卖那本是只为快感和亲热而愿意交出的东西，而这是毁灭性的。我在写这个之前，在接受自己是不幸福的不愉快的之前斗争了许久——我以前必须而且现在仍必须再忍受几周。

然而，这不能让我平静并装出一切正常的样子，违心地认为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阶段，一个时期。我想忘掉它，我需要爱——就是这个，我需要爱。

生命短暂——或漫长——让我不能随意糟糕地度过它。



这不是他的家。也不是她的家。不是巴西，也不是瑞士，而是一家旅店——它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总是同样的家具，而且希望给人一种家庭感，而这却更让人有疏远感。

不是那家可以看到风景如画湖面的、引起对疼痛折磨和销魂回忆的旅店；它的窗户朝向圣地亚哥之路，这是一条朝圣的而不是赎罪的路，是人们在路边的咖啡馆相会、发现“光泽”、交谈、成为朋友、相爱的地方。正在下雨，晚上这个时间里没人在那路上走动，但人们已在那条路上行走了许多年，几十年，几百年——也许这路需要喘气，从每天在上面踏过的无数脚步下得到片刻的休息。

关上灯。拉上窗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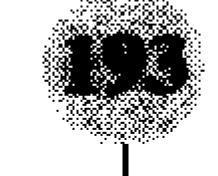
她请他脱去衣服，她也脱了衣服。物理上的黑暗从来都不是完全的，等眼睛适应之后，在一线也不知从哪儿透进来的光亮下能看到这个男人的剪影。上次相会时，她只裸露出她的一部分身体。

她抽出两条叠得整整齐齐、为不留下任何香气和肥皂味儿而洗过多次的头巾。她走近他，请他包住自己的眼

睛。他犹豫片刻，而且说起他曾经历过一些地狱。她说不是指这事，而是只需要完全的黑暗，就像昨天他教她有关疼痛的事一样，现在是该她教他点儿什么的时候了。他听从了，包上了头巾。她也包上了；现在一点儿光也不透，他们在真正的黑暗之中，需要手拉手走到床那里去。

不，我们不能躺下。我们就像以前那样，面对面坐着，只是更近一点儿，好让我的膝盖能碰到你的。

她一直想做这个。但从没有所需的东西：时间。和她的初恋情人，和那个第一次进入她的男人，都是如此。和那个付她一千法郎——虽说一千法郎对她而言不足以购买她所希望的东西——而且也许希望着她能回报更多东西的阿拉伯人，也是一样。和那无数亲历过她的身体、在她双腿间进进出出、有时只想自己有时也想她、有时做浪漫之梦、有时本能地重复着某事的男人们，也是如此。他们重复这事是因为人说这才是一个男人，如不这样做就不是一个男人。



她想起自己的日记。她厌倦了，希望余下的星期赶快过去，于是她把自己交给了这个男人，因为这里有她隐藏的爱情的光泽。原罪不是夏娃吃掉的苹果，而是认为亚当必须分享正是她所经历过的东西。夏娃害怕在没人帮助下走自己的路，于是想分享她所感受的。

有些东西不能分。我们不应害怕自愿跳进去的海洋；害怕搞乱了大家的游戏。这男人正在经历地狱来明白这些。让我们相爱，但不要想着相互占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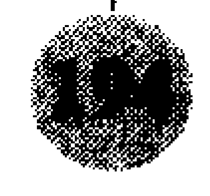
我爱面前的这个男人，因为我没占有他，他也没占有

我。在我们付出中我们是自由的，我必须十次、百次、千万次地重复这一点，直至最终我相信了自己的话。

她想了一下和她一起工作的其他妓女。她想到她的母亲，她的女友们。大家都以为男人只希望一天中的十一分钟，而且为此付钱。不，不是这样；男人也是女人；他想遇到一个人并发现生命的真谛。

难道她母亲像她一样，而且在她父亲面前装高潮？难道说在巴西内地仍禁止表现一个女人有性快感？她对生活和爱情知之甚少，而眼下——双眼被蒙住，有世上全部的时间——她要去发现万物之源，而这万物起源的地点和方式正是她原本所希望的。

触摸。她忘记了妓女、客人、母亲和父亲，现在她处于完全的黑暗之中。她整个下午都在寻找可以给予一个男人的东西，他还给她尊严，让她明白寻找快乐比需要疼痛更为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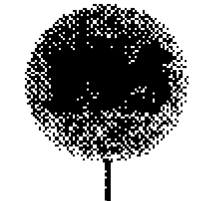
我希望让他因教给我一些新东西而感到幸福，比如昨天教我的折磨、站街妓女、圣职妓女之类的事情。我看到当教我东西时他那幸福的样子，那么就教我吧，引导我吧。我想知道在触摸到心灵、插入、达到高潮前，是如何触摸到身体的。

她向他伸出胳膊，也让他向她伸出胳膊。她低语了几句，说是这天晚上，在这没人的地方，她希望他发现她的皮肤、她和世界的界限。她请他触摸她，用手感受她，因为身体是互相理解的，虽说心灵并不总是同意。他开始触摸她，她也触摸他，而且像事先商量好的一样，两人都避免触

摸性能量会更快涌现出来的身体部位。

他的手指触摸到她的脸，她闻到一点儿颜料的气味，他再怎么洗手，即使洗上千万次，那气味也会留在手上，当他一出生，当他也许是看到第一棵树、第一所房子，并决定画在自己的梦想中时，就在那手上了。他大概也闻到了她手上的气味，但她不知是什么味儿，她也不想问，因为在这一时刻一切都是身体的事，其余的就是沉默。

她抚摩着，也感到被抚摩。她可以一整夜都这样，因为这样很愉快，不必最后以性来结束——然而在此刻，正是因为没有什么职责，她感到双腿间在发热，知道底下已经湿润了。该是他触摸她阴部的时候了，他会发现那里已经湿润，她不知这是好是坏，但身体就是这么反应的，而且她不打算去说摸这儿摸那儿，慢点儿快点儿。这男人的双手现在正在触摸她的腋下，她胳膊上的汗毛竖了起来，她想把他的手从那里推开——但就这样吧，虽说也许她感受到的是疼痛。她也触摸他的腋下，她感到他的腋下肌理不同，也许是因为他和她用的除臭剂不同，但自己在想什么呢？不应该想。应该去摸，这就是一切。



他的手指像是一个在窥视的动物一样在她的乳房上转着圈。她希望他动作快一点儿，马上去碰她的乳头，因为她的思想比他的手指动得快，然而他也许知道这点，他挑逗着，抚摩着，就是总也不摸到那里去。乳头发硬了，他玩弄了一会儿，而这让她的身体像过电一般，她的阴部更热更湿润了。现在他的手在她腹部游走，转而到了腿上、脚上，并在她大腿内侧上下滑动，他感到了热，但不去靠近

那里，这是一种温和轻柔的触摸，而越是轻柔越让人神魂颠倒。

她也这么做，让双手几乎是轻轻抚过他腿上的汗毛，而且当接近他的阴茎时她也感到了热。突然童贞好像神秘地恢复了，她好像是第一次发现一个男人的身体。她抚摩阴茎。不像她想像的那么硬，而她却已经完全湿润了，这不公平，但也许男人需要更长时间，谁知道呢。

而且她开始像只有处女才知道做的那样去抚摩它，因为妓女已经忘记了。男人有了反应，阴茎开始在她手中胀大，而她则慢慢增加握力，她知道现在应摸哪里，更靠下而不是靠上部，应该用手指包住它，把皮朝后，朝身体方向拉。现在他被刺激起来，非常兴奋，他在摸她的阴唇，不过仍很轻柔，而她则想让他再用力点儿，把手指伸进去，伸到上部。但他没这么做，他在她阴蒂上抹了点儿从她腹中涌出的体液，然后在上面做起了曾在她乳头上做过的划圈动作。那个男人就像她自己一样在摸她。



他的一只手重又摸到她的胸部，这样真好呀，她真希望他现在拥抱她。但是不要，他们在发现身体，他们有时间，他们需要很多时间。他们现在可以做爱，这是世上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感觉可以很好，但这一切都是新的，需要自控，她不想毁坏一切。她想起第一晚上他们一口一口慢慢喝的葡萄酒，感到它在给她加热，让她看到了另一个世界，让她更放松更加接触到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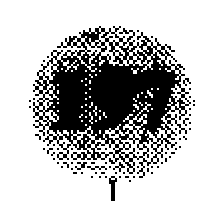
她也希望饮这个男人，这样就可以永远忘记那糟糕的葡萄酒，一口喝下去就会让人有醉意，但最终是会让人头

疼并让心灵出现空洞。

她停了下来，轻柔地把自己的手指和他的交织在一起，她听到一声呻吟，她也想呻吟，但忍住了，她感到热流在全身散开，他应该也是一样。没有高潮，能量散开直达大脑，让她除了想进行到底外，什么也不想了，然而这是她所希望的——停下来，停在半途中，让快感散布全身，侵入思想，更新约会和希望，重新成为处女。

她轻轻地去掉自己眼睛上的头巾，也把他的去掉。她打开一盏床头灯。两人赤裸着，谁也没笑，只是互相看着。我是爱情，我是音乐，她心想。我们跳舞吧。

然而她只字未提这个：他们谈一些日常琐事，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她定时间，也许两天以后。他说希望她陪他去一个展览。她犹豫不决。这就意味着去认识他的世界、他的朋友，而别人会说什么，会想什么。



她说不去。但他明白她想说去，于是，就用了一些可笑的理由坚持要她去，这理由也是他们正在跳的舞蹈的组成部分，她最终让步了，因为那也是她所希望的。他定了见面的地点，就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个咖啡馆。她说不，巴西人迷信，不能在第一天见面的地方再相会，因为那可能会合上一个圈，然后结束一切。

他说他很高兴，因为她不想合上这个圈。他们决定在一座教堂见面，在那里可以看到城市，而且在圣地亚哥之路上，这路是自从他们相遇后所进行的神秘朝圣的一部分。

在买回巴西机票的头天晚上，玛丽亚在日记中写道：

从前有一只鸟。它有一双完美的翅膀和华丽多彩迷人的羽毛。总之，是一只能在空中自由飞翔的鸟，让人赏心悦目的鸟。

有一天，一个女人看见了这只鸟并爱上了它。她目瞪口呆地看着它飞翔，心跳加快，眼中闪烁着爱情的光芒。她邀它和她一起飞，于是，他们俩在空中比翼双飞。她钦佩、尊重、赞美它。

然而当时她想到：也许它想认识更遥远的群山！于是这女人感到害怕。她怕再也不会和别的鸟产生这种感情。而且她心生嫉意，忌妒这鸟的飞行能力。

而且她感到孤独。

于是心想："我给它设个陷阱。等它下次出现时，就不会再飞走了。"

这鸟也在恋爱，第二天它又回来了，并落入陷阱，然后被关进了笼子里。

她每天都看着这鸟。这是她爱情的对象，而且展

示给她的女友们看，她们评论说："你可是一个什么都有的人呀。"然而，一种奇特的转变开始发生：由于有了鸟，而且已经不需要征服它，慢慢地就失去了兴趣。这鸟不能飞翔和表示它生命的意义，也就衰弱下去，失去了光泽，变得丑陋起来——而这女人也就不再注意它，只是关注怎么喂养它和如何打理它的笼子。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鸟死了。她非常悲伤，而且生活在对它的思念之中。但已记不起鸟笼，只记得第一天见到它在云中愉快飞翔的情景。

如果她观察自己，就会发现这鸟让她如此感动的东西是它的自由，它翅膀运动的能力，而不是它的身体。

没有了鸟，她的生命也失去了意义，而死神就来敲她的门了。"你怎么来了?"她问死神。

"为了你能和它重新飞上天空，"死神回答道。"如果你让它飞去又飞来，你就会更加爱它和钦佩它；然而，现在你需要我，以便能与它再相会。"

她做着这些月来演练过的事情开始了一天：走进一家旅行社，按她在日历上定好的日期买了一张回巴西的机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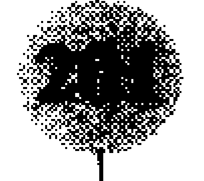
在欧洲的日子就剩下两周了。两周以后，日内瓦将是一个她爱过的也爱过她的男人的面容。伯尔尼街将会是一个向瑞士首都表敬意的名字。她将记着她的房间，湖，法语，一个二十三岁的姑娘所能做出的疯狂（头天是她的生日）——直到明白了存在着一个极限。

她不会去束缚这鸟，或请它陪她去巴西；它是发生在她身上惟一纯真的事情。一只像它这样的鸟应该自由飞翔，怀念和某人一起飞翔的时光。而她也是一只鸟；如果有拉尔夫·哈特在身边，就会永远想起在科帕卡巴纳的日子。而这是她的过去，不是她的将来。

她决定等到出发的时刻只说一次“再见”；她不会为每每想起“我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而感到难过。因此，那天早上她欺骗了自己的心，并像以前总在那些街上、山丘上、圣地亚哥之路上、勃朗峰①桥上、常去的酒吧里走动一样，

① 勃朗峰：阿尔卑斯山最高峰（4 807 米），位于法国和意大利边界，大部分（包括顶峰）在法国境内。

在日内瓦行走。她观赏着河中海鸥的飞翔、收拢帐篷的商人、从办公室里出来去吃午饭的人们、她正在吃着的苹果的颜色和味道、远处降落的飞机、湖心水柱中升起的彩虹、和她擦肩而过的那些人胆怯的隐藏的快乐、渴望的目光、无表情的目光、各种目光。她在一个像世界上其他小城市一样的小城市里住了几乎有一年时间了，而且如果不是由于它独特的建筑和无数的银行招牌，她可能早回巴西内地去了。有集市。有市场。有家庭主妇讨价。有也许借口父亲和母亲病了早退的而现在正在河边散步和亲吻的学生。有人感觉在家里，而有人感觉是他乡异客。有报道丑闻的报纸，有给商人看的令人尊敬的杂志，而实际上只看到他们看有关丑闻的报纸。



她去图书馆还那本关于农场管理的书。她什么也没明白，不过，这书在她觉得自己对自己和对自己命运失去控制时，让她想起了什么是自己的生活目标。这本黄色封面上没有图案、里面有一系列图表的书成了她无言的男伴，特别是成了她在最近这些星期来漫漫黑夜中的一座灯塔。

她总在计划将来。但她心里对自己说她总是被现实所吓住。她在思考她是如何通过独立、绝望、爱、痛来发现了自己，而后马上就遇到了新的爱——而她希望事情就到此为止。

这一切中最奇特的是，当她的一些工作女伴谈论和一些男人在床上的品行和销魂时，她从没通过性来发现自己的优劣。她没有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能通过插入来得到高

潮，而且她把性行为如此平庸化，以致也许她再也不会在“重逢的拥抱”中——就像拉尔夫·哈特形容的那样——遇到火与快乐。

或许(像她时常想的那样)就像母亲们、父亲们、爱情小说里说的那样，没有爱就不可能有任何床笫快乐。

通常都是一脸严肃的女馆员(她是玛丽亚惟一的女友，虽说从没对她讲过这点)现在情绪挺好。她在午饭时分接待了她，并请她分享一个三明治。玛丽亚感谢她并说已经吃过午饭了。

“这本书你看的时间够长的。”

“我什么也没看懂。”

“你还记得有一次你向我借的书吗?”

不，不记得了，但当看到她面前这个女人脸上的坏笑时，她想到应该是什么。性。

“你知道吗，自从你到我这儿来找这类的书时，我就决定查找一下我们这方面的书。不是很多，而我们需要教育我们的年轻人，于是我就推荐了一些书。这样，他们就不必以最糟糕的方法去学了，比如跟妓女学。”

女馆员指了指角落里的一摞都精心包上了灰色书皮的书。

“我还没时间给它们分类，但在翻阅它们，而所发现的让我吃惊。”

没错，她可以猜到这女人要说什么：别扭的姿势、施虐一受虐狂等等之类的东西。最好是说她要回去工作了

(她不知道她说过没说过自己在哪儿工作，是在一家银行，还是什么商店——说谎很劳神，她总是忘了说的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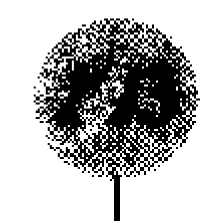
她感谢了一番，做出要走的样子，但另一位却说道：

“你也会感到吃惊的。比如说：你知道阴蒂是最近的发现吗？”

发现？最近？就在这星期还有人触摸她那里呢，就好像它一直就在那里，就好像那双手非常熟悉在开发的土地——虽说在一片漆黑之中。

“正式被接受是在一五五九年，是在一位名叫科隆博[①]的医生出版了一本《解剖学》的书之后。公元一千五百年里，从正式的角度讲它不被人所知。科隆博在他的书中把它描述成‘一件美丽而有用的东西’，你相信吗？”

两人都笑了。



“两年后，在一五六一年，另一位医生法洛皮奥[②]说这‘发现’属于他。看看！两位医生，两位意大利人，当然，是两位懂这个问题的人，他们争论谁是正式把阴蒂写入世界历史的人！”

这谈话挺有意思，但玛丽亚不愿想这事，主要是因为又感到液体在流，只要一想到触摸、蒙眼睛的头巾、抚摩她身体的双手，阴部就又湿润起来。不，不能为性而死着，那个男人已用某种方式把她赎救。继续活着真好。

然而，女馆员仍滔滔不绝：

---

① 科隆博(1516？—1559)：意大利解剖学家。

② 法洛皮奥(1523—1562)：十六世纪意大利最著名的解剖学家，对耳及生殖器官的解剖做出重大贡献。

“就在‘被发现’后，它仍然不受尊敬，”她像个阴蒂学专家般说道，谁知道这门科学该叫什么名字。“如今在报上看到的某些非洲部落对它的毁坏已不是什么新闻，这些部落仍然剥夺女人对快感的权利。就是在欧洲这里，在十九世纪，仍然有切除阴蒂的手术，认为女性解剖上的那个小小的无关紧要的部分是一切歇斯底里、癫痫、通奸倾向和无生育能力的根源。”

玛丽亚伸出手向她告别，但女馆员仍乐此不疲。

“更糟糕的是，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我们可爱的弗洛伊德①说在一个正常女人身上，高潮应从阴蒂移到阴道。他最忠实的追随者们发展了这一论点，说什么把性快感集中在阴蒂上的事实是幼儿行为的标志，或者更糟糕的说法，是双性的标志。

“然而，众所周知，只靠插入很难有高潮。被一个男人占有是很好，但快感是在那个由一个意大利人发现的小蒂上面！”

心不在焉的玛丽亚承认她有弗洛伊德所诊断的问题：还很幼稚，她的高潮还没有移到阴道。难道弗洛伊德错了？

“还有G点，你怎么看？”

“您知道它在哪儿吗？”

这女人脸红了，咳了一下，但她有勇气回答：

“你一进来，在一层，靠里面的窗子。”

---

① 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

妙极了！她把阴道描述成一座楼房！也许她在哪本儿童书中看到过这样的解释：某人敲门进来后，就会发现这个物体中的全部世界。每当她手淫时，喜欢的是G点而不是阴蒂，因为这阴蒂给她一种难受感，一种与痛苦交织的快感，一些令人痛苦的东西。

她总是去一层，靠里面的窗子！

看到这女人喋喋不休——也许是发现了玛丽亚是她在失去的性上的同谋者——，玛丽亚打了个手势后就出去了，她试图继续把思想集中在随便什么傻事上，因为今天不是想告别、阴蒂、重修的童贞或是G点的日子。她把注意力放在钟声、狗叫声、有轨电车在轨道上行走时的吱吱声、脚步声、呼吸声等各种噪音上，放在提供一切信息的招牌上。

她已经没兴趣回科帕卡巴纳了。即使是这样，虽说她不承认真正的原因 —— 一言以蔽之，她已攒下足够的钱了，但她也觉得有责任把工作进行到底。那天下午，她可以去买点儿东西，可以去和一位银行经理交谈，她是他的顾客，他答应过帮她理财，可以去喝杯咖啡，到邮局去寄一些行李中装不下的衣服。很奇怪，她有点儿悲伤，她不明白为什么；也许是因为还差两周时间，她得想法度过这段时间，得另眼看这座城市，得为经历的那一切而高兴。

她来到一个穿越过几百次的十字路口；从这儿可以看到湖、水柱，还有那美丽的花钟，它在从另一条道上延伸出去的公园中心，这花钟是这城市的一个象征，而它不让她

说谎，因为……

突然，时间和世界停止不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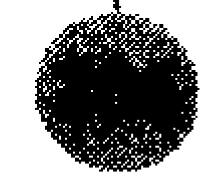
那刚刚修复的童贞的历史是什么历史？自从她醒来后她在想什么？

世界好似凝固了，那一刻就是不过去，她在面对自己生活中某种非常严肃非常重要的事情，她不能忘却，不能照自己夜梦中的去做；她一直许诺注意它们，而且永远不回忆起……

“什么也别想。世界停止不动了。发生什么了？”

够了！

鸟，那刚刚描写的鸟的美丽故事是关于拉尔夫·哈特的吗？



不是，是关于她自己的！

到此为止！

现在是上午十一点十一分，而她停在了这一时刻。在她身体里她是一个外国人，她在重新发现刚刚修复的童贞，但是她的再生是如此脆弱，如果她继续在这里，会永远地迷失自己。她经历了天堂，也许吧，她经历了地狱，没错，然而冒险到头了。她不能等两周、十天、一周，她必须跑着离开，因为当一看到许多人在那儿照相、孩子们在周围玩耍的那布满花的钟时，她发现了她悲伤的原由。

而这原由就是：她不想回去。

不是由于拉尔夫·哈特、瑞士、冒险。真正的理由再简单不过：金钱。

金钱！一种特殊的纸，上面印着质朴的颜色，大家都说值什么什么——而她相信，大家也都相信这点—— 以致她带着这样一堆纸来到一家受人尊重的、传统的银行，一家极保密的瑞士银行，她请求说："我能获得我生命中的一点时间吗？""不能，女士，我们不出卖这个；我们只购买。"

刹车声把玛丽亚从胡思乱想中惊醒，一个司机在抱怨，一位老者在微笑，他讲英语，请她后退一点儿——现在对行人是红灯。

"不错，我认为我发现了某种世人都应该知道的事情。"

但他们不知道：她四下看，人们低着头走路，跑着去上班，去上学，去职业介绍所，去伯尔尼街，还总在说："我可以再等一等。我有一个梦，但它不需要今天就实现，因为我需要挣钱。"当然，她的工作是让人诅咒的——但从心里讲，像所有人一样，这只是个出卖时间的问题。像所有人一样，做着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像所有人一样，忍受着不能忍受的人。像所有人一样，以永不到来的未来的名义，交出自己宝贵的身体和宝贵的灵魂。像所有人一样，说还不够。像所有人一样，只是再等一小会儿。再等一会儿，再多挣一点儿，以后再去实现自己的愿望，现在她很忙，她眼前有个机会，有客人在等她，他们很忠诚，他们一夜可以付三百五十至一千法郎。

尽管所有的好东西她可以用挣来的钱去购买——谁知道呢，只是再多挣一年？——，她一生中第一次有意识地、清醒地、有意地决定放弃一次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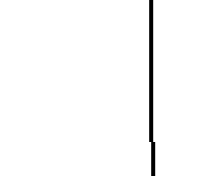
玛丽亚等到绿灯亮后，她穿过马路，停在花钟前，想到拉尔夫，重又看到自己放低连衣裙那个夜晚里他那渴望的眼神，她感到他的双手在触摸她的乳房，她的阴部，她的脸，她下面湿润起来，她看到远处巨大的水柱，而且——不需要触摸她身体的任何部分——大庭广众之下她就在那里有了一次高潮。

谁也没有注意；大家都非常非常地忙。

尼亚哈，她惟一可以说有近乎友谊的同事，一见她进来就叫她。她正和一个东方人坐在一起，两人在嬉笑。

“你看这个，”她对玛丽亚说。“你看他希望我和他做什么！”

这东方人做出同谋的眼神，嘴上挂着微笑，他打开一种像雪茄烟盒这么一个东西的盖子。远处的米兰努力想看清是不是注射器或是毒品之类的东西。不是，只是那种连他也不太明白怎么用的东西，不过也没什么特别之处。



“像是上个世纪的东西！”玛丽亚说道。

“是上个世纪的东西，”东方人同意道，挺气愤这无知的评论。“这东西有上百年了，价钱不菲的。”

玛丽亚所看到的是一系列的阀门、一个曲柄、电路、小金属开关、电池。像是一个老式收音机的内部结构，有两条线伸出来，终端有小玻璃棒，有手指大小。根本不可能值多少钱。

“怎么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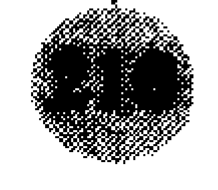
尼亚哈不喜欢玛丽亚的问题。虽说她信任这个巴西人，但人是转眼就变的，她可能会看上自己的客人。

“他已经给我解释了。是‘紫罗兰棒’。”

然后她转向东方人，建议说他们出去吧，因为她已经决定接受邀请。但那男人好像由于他玩具所引起的兴趣而感到兴奋。

“一九〇〇年左右，当第一批电池出现在市场上时，传统医学开始用电做实验，看能不能治愈精神上的疾病或是瘾病。还被用来对付小脓包和刺激皮肤活力。看到这两个极了吗？它们是放在这儿的，”他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电池放出那种我们在气候很干燥时遭受的静电。”

他说的这种情况在巴西从没发生过，但在瑞士很常见，玛丽亚早就发现了，有一天她开出租车门时，只听啪的一声，她被电了一下。她认为是车的问题，不满地说她不付钱了，而司机几乎要打她，说她无知。他是对的：不是车的问题，是气候太干燥。被电过几次后，她开始害怕碰任何金属的东西，后来她在一家超市发现了一个能释放身体中静电的手镯。



她转向这东方人：

“但这非常不舒服的。”

尼亚哈对玛丽亚的评论越来越没有了耐心。为了避免和她惟一的可能的女友今后发生冲突，她把手搭在这男人的肩上，以此不让人有任何疑问他属于谁。

“这要看你放在哪儿了，”东方人高声笑了起来。

接着，他转动小曲柄，两个小棒变成了近乎紫罗兰色。猛地一下他把两个棒靠上了这两个女人；听到啪的一声响，但电得人好像不是疼而是奇痒。

米兰走了过来。

“劳驾，不要在这里用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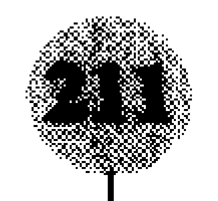
这男人把棒放回盒子里。这菲律宾女人趁机提议说他们马上去旅店吧。东方人看上去有点儿失望，刚来的这女人比现在他邀请出去的女人对这“紫罗兰棒”更感兴趣。他穿上外套，把盒子放进一个皮包里说道：

“如今又在生产这种东西了，在寻求特殊快感的人中间它已成为一种时尚。但你现在看到的这种只能在医学稀世珍品收藏中、博物馆里或古董商那里见到。”

米兰和玛丽亚都呆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

“你见过这个吗？”

“这种的，没有。确实可能值点儿钱，但这个人是一家石油公司的高级主管。我见过其他的，现代化的。”



“这是干什么用的？”

“他们把这插入身体……然后让女人转动曲柄。里面就过电了。”

“他们自己不能去做这个吗？”

“任何性方面的事你都可以自己去做。不过，最好是他们继续认为和另一个人一起做更有意思，不然的话，我的酒吧就要破产，而你也得去一家蔬菜店工作了。噢对了，你的特殊客人说今晚要来。请你拒绝任何邀请。”

“我会的，包括他的。因为我来这里是为了告别的，我要走了。”

米兰好像并不介意。

“告别那画家？”

“不是，告别科帕卡巴纳。存在一个极限，今天上午当我看着湖附近的花钟时，我达到了这个极限。”

“极限是什么？”

“巴西内地一座农场的价钱。我知道我能挣更多，能再干一年，那会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

“但我知道这区别：那我就会像你一样，像那些客人、经理、航空乘务员、人才猎头、唱片公司经理等许多我所认识的男人一样，永远陷在这个陷阱中。我卖给这些人时间，但他们却不能卖给我时间。如果我再多呆一天，就会多呆一年，如果我多呆一年，就永远出不去了。”

米兰谨慎地做出个同意的样子，好似他理解和同意这一切，虽说他不能说什么，因为会传染给其他为他工作的女孩子。虽说他没有祝福，也没打算说服这巴西姑娘别这样错误行事，但他是个好人。



她表示感谢，并要了一杯酒 —— 一杯香槟，她再也受不了水果鸡尾酒了。现在她不在工作中了，可以喝了。米兰说如果需要什么就给他打电话；她永远是受欢迎的人。

她要付酒钱，他说算在舞厅账上。她接受了：她给了这家舞厅比一杯酒要多得多的东西。

回家后，玛丽亚在日记中写道：

我怎么也记不起是什么时候，但是在一个星期天，我决定到一座教堂去望弥撒。等了很长时间后，我发现我在一个错误的地方——这是一座新教徒的教堂。

我准备出去，但牧师开始讲道了，我觉得起身不礼貌——而讲道的内容是一个祝福，因而那天我听到了非常需要听的东西。

牧师的话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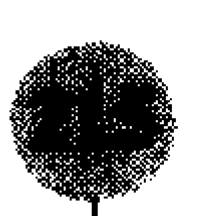
"在世界上所有语言中存在着同一个谚语：人远情疏。而我肯定说没有比这更假的了；人越远，我们试图控制和忘却的情感就离心越近。如果我们在流放中，会希望保存起一点一滴的对我们根的记忆，如果我们远离所爱的人，街上每一个走过的人都让我们想起自己的爱人。

"所有的福音书，所有宗教的经书都是在流放中写成的，在寻求上帝的理解、寻求推动人民向前的信

仰、寻找在地球上游荡的心灵的朝圣中写成的。我们的先人不知道，而我们也不知道神期待我们生命中的什么——就在这时书写成了，画完成了，因为我们不希望也不能够忘记我们是何许人也。”

仪式结束了，我走到他跟前并表示感谢：我说我是个外国人，我感谢他让我想起了人远情不疏。而且由于情是如此不疏，我今天就要走了。

她拿起两只箱子并把它们放在床上；它们一直在那里，等着一切都到头的这一天。她想像她会把里面装满礼物、新衣服、雪中的和欧洲各大城市中的照片、对一段幸福时期的回忆，在这个时期里她认识了世界上一个最安全最慷慨的国家。她有一些新衣服，这是真的，还有日内瓦有一天下雪时照的照片，但除了这些，再没有什么她以前想像过的东西了。



她带着要挣很多钱、搞懂生活搞懂她是谁、为父母买一个农场、找到一个丈夫、让家里人来认识自己住的地方的梦想来到这里。她将带着正好能实现一个梦想的钱和没有拜访群山的实情，而且——更糟的是——带着自己是个陌生人的感觉返回故里。但她挺高兴，知道到了该停下来的时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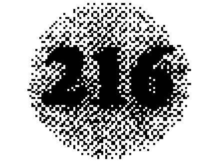
世上很少人知道这一时刻。

她只经历了四种冒险——在一家舞厅当舞女，学法语，当妓女和神魂颠倒地爱上一个男人。有多少人能自夸在一年里有如此之多的情感。尽管忧伤，她还是幸福的，这种忧伤有个名字，不叫妓女，不叫瑞士，也不叫金钱，而

叫拉尔夫·哈特。虽说从没承认过，但在内心深处她希望已经和他结婚，眼下正在一座教堂里等她的这个男人，准备带她去认识他的朋友、他的画、他的世界。

她想过不去赴约，而是住进机场附近的一家旅馆，因为飞机是第二天早上的；从现在起，由于她本可以说而没有说的一切，由于对他手的回忆，对他的声音、他的支持、他的故事的回忆，在他身边度过的每一分钟在将来都会是一年的痛苦。

她又打开箱子，取出第一个晚上在他房间时他给她的电动火车。她观赏了一会儿，然后把它扔进了垃圾箱；这个火车不值得认识巴西，对一个曾一直渴望它的孩子来说它已经没用而且不公道。



不，不去教堂；到时他也许会问她什么，而如果如实回答“我要走了”，他会请求她留下，为在当时不失去她而许下天大的诺，表达在他们共度的时光中已经表现出来的爱。不过，他们学会了在自由中共处，而任何其他关系都可能不对劲儿——也许这是他们相爱的惟一理由，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谁也不需要谁。当一个女人说“我想依靠你”时，男人们就会被吓住，而玛丽亚希望在脑海里保持着拉尔夫·哈特充满恋情、付出、随时为她做一切的样子。

还有时间来决定去不去赴约；现在需要专心想一些更为实际的事情。她看到箱子外面还扔了这么多东西不知往哪儿放。她决定等房东进来看到厨房里的电器、在二手市场买的画和床上用品后让他去决定吧。即使她的父母

比瑞士任何一个乞丐还需要这些，她也不可能把这些带回巴西去，这些东西总会让她回想起她所冒的一切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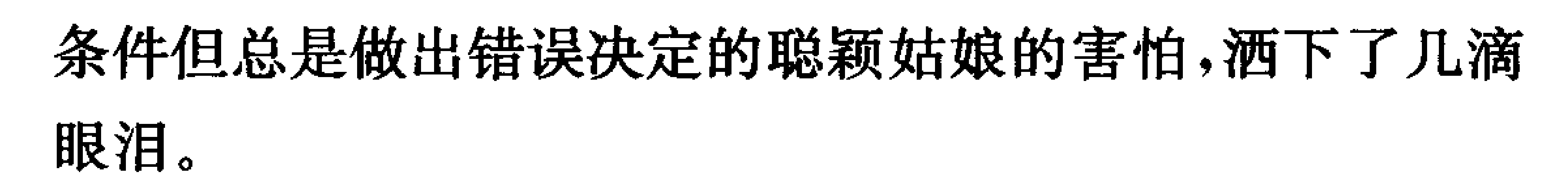
她出了门，来到银行并要求取出全部存款。经理——已经和她上过床——说这是一个糟糕的想法，那些法郎可以继续生钱，而她在巴西也可以吃利息。除此之外，如果被偷了，那将是多少个月的劳动白费了。玛丽亚犹豫了片刻，认为——就像她一直认为的——他们真是在想帮助她。但是考虑了一会儿后，她的结论是那些钱不是用来变成更多纸的，而是变成一个农场，一栋给父母的房子，一些牲畜和其他很多东西。

她全都取了出来，放进一个专为此而买的小包里，然后捆在腰上，用衣服盖住。

她来到旅行社，为自己要有勇气继续而祈祷着。当她要改票时，他们对他说第二天的航班要在巴黎停一站，为的是换机。没关系——所需要的是在能三思之前离开这里。

她来到一座桥上，买了一支冰淇淋——虽说天又开始转凉了——然后看了看日内瓦。这时她觉得一切都不同了，就好像她刚来到这里，需要去博物馆、去历史古迹、去酒吧、去时尚的饭店一般。有意思的是，当住在一座城市中时，总是想等以后再去认识它，但一般讲我们最后从没去认识它。

她想变得高兴些，因为就要回国了，但没做到。她想因为要离开这座对她很好的城市而忧伤些，也没做到。她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带着对自己这样一个拥有一切成功



条件但总是做出错误决定的聪颖姑娘的害怕，洒下了几滴眼泪。

她希望这次正确。

当她走进教堂时，里面空无一人，而她可以静静地观赏由外面阳光照射下的美丽的彩色玻璃窗，那是被头天晚上暴风雨洗礼过的一日阳光。在她面前，是一个竖着个空十字架的圣坛；她不是面对一个上面有个流血濒死之人的刑具，而是一个复活的象征，在这里刑具失去了它所有的意义、恐怖和重要性。

她也挺高兴，因为没有看到带着血迹露着伤口受苦圣人的像——这只是一个人们汇集在此崇拜一些他们不能理解之事的地方。

她在圣体龛前停下来，这里保存着一个她仍相信的耶稣的圣体，尽管好长时间没有想到他了。她跪下来，向上帝、向圣母、向耶稣、向所有圣人许诺，在今天，不论发生什么，她都绝不改变主意，怎么着也要走。她许下这个诺是因为她深知爱情的陷阱，深知它们是如何能改变一个女人的意志。

过了一会儿，她感到一只手搭在她肩上，而她则侧下脸去碰那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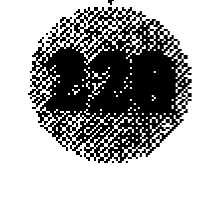
“你好吗？”

"挺好,"她用没有任何忧伤的声音说道。"很好。我们去喝我们的咖啡吧。"

他们像久别重逢的一对恋人一样手拉着手走出教堂。他们当众亲吻,有些人愤然地看了看他们,他们为造成的不舒服、为因他们的丢人举止而引起的欲望笑了——因为他们知道实际上那些人也想这么做。丢人举止就是这个。

他们随便走进一家咖啡馆,然而那天下午情形不同了,因为两人在那里,而且在相爱。他们谈论日内瓦、学法语的困难、教堂的彩窗、烟的害处——因为两人都抽烟,而且都没有要戒掉的意思。

她要付咖啡钱,他同意了。他们去了展览馆,她认识了他的世界、艺术家、比看上去还要富的富人、像是穷人的百万富翁、向她询问闻所未闻事情的人。大家都喜欢她,称赞她讲法语的方式,问她有关她国家狂欢节、足球、音乐的事。他们有教养、优雅、和气、诱人。



等他们出来时,他说今晚要去舞厅找她。她请他不要去,她晚上没事,想请他吃饭。

他接受了,他们告别,约定在他家会面,然后去科洛尼小广场上一家温馨的餐厅吃饭,他们常乘出租车路过那里,但她从没要求停下来去认识一下这个地方。

这时玛丽亚想起了她惟一的女友,就决定去图书馆跟她说自己不再来了。

她在路上被堵了不知有多长时间,要等到库尔德人游行结束(又游行了!),车子才能正常行驶。不过,现在她又

成为时间的主人，堵不堵没关系。

等她到了图书馆时，都快关门了。

“可以说我是想更为知心一些，但我没有任何可以吐露一些心声的女友，”玛丽亚一进来，女馆员就说道。

那个女人没有女友？她在原地生活了一辈子，白天遇到各种人，难道就没有可与之交谈的人？总之，她发现了一个和她一样的人，或者说，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人。

“前一段我一直在琢磨读到的关于阴蒂……”

“不！难道它就不能成为其他什么吗？”

“虽说每次和丈夫来我都很快乐，但看到性交中我很难到达高潮。你认为这正常吗？”

“您认为库尔德人每天都游行这正常吗？恋爱的女人逃离她的白马王子这正常吗？人不是去想爱情而是梦想着农场这正常吗？男人和女人们正出卖自己的时间而再也买不回来它这正常吗？然而这一切都在发生；因此，我如何看并不重要，都是正常的。那违背自然，违背我们内心意愿的一切，虽说在上帝眼中好像是一种错乱，但在我们眼里都是正常的。我们寻找我们的地狱，我们花上几千年来建造它，而经过多少努力后，现在我们能以尽可能糟的方式生活了。”

她看了看眼前的这个女人，这么久以来她第一次问她的首名是什么(她只知道她的婚后名字)。她叫海蒂，结婚三十年了，而且从没——从没！——扪心自问和丈夫性交中从没达到高潮这正常吗？

“我不知是否该把这全都读了！也许最好是生活在无

知中，认为有个忠实的丈夫、一套朝湖的房子、三个子女和一份公职就是一个女人可梦想的全部。现在，自从你来到这里后，而且自从我读了这第一本书后，就很关心那改变了我生活的东西了。难道大家都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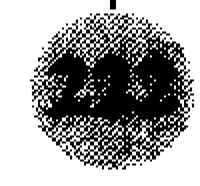
“我可以向你保证是这样的，”玛丽亚面对这个向她求教的女人感到自己是个聪明的年轻人。

“想听我细说吗?”

玛丽亚点了点头。

“当然你还太年轻，不能理解这些事情，但正因为如此，我喜欢和你分享一点儿我的生活，好让你不犯我犯过的错误。

“说到阴蒂，为什么我丈夫就从没注意过它呢? 他认为高潮是在阴道上，而我则很难，真的很难装出一点儿他所想像我应该在感受的东西。当然，我有快感，但这是一种不同的快感。只是在前部摩擦时……你明白吗?”



“我明白。”

“而现在我发现是为什么了。在这里，”她指着桌上的一本书说道，书名玛丽亚看不清。“存在着一簇从阴蒂到G点的神经，而这是至关重要的。但男人们认为不是这里，插入才是一切。你知道什么是G点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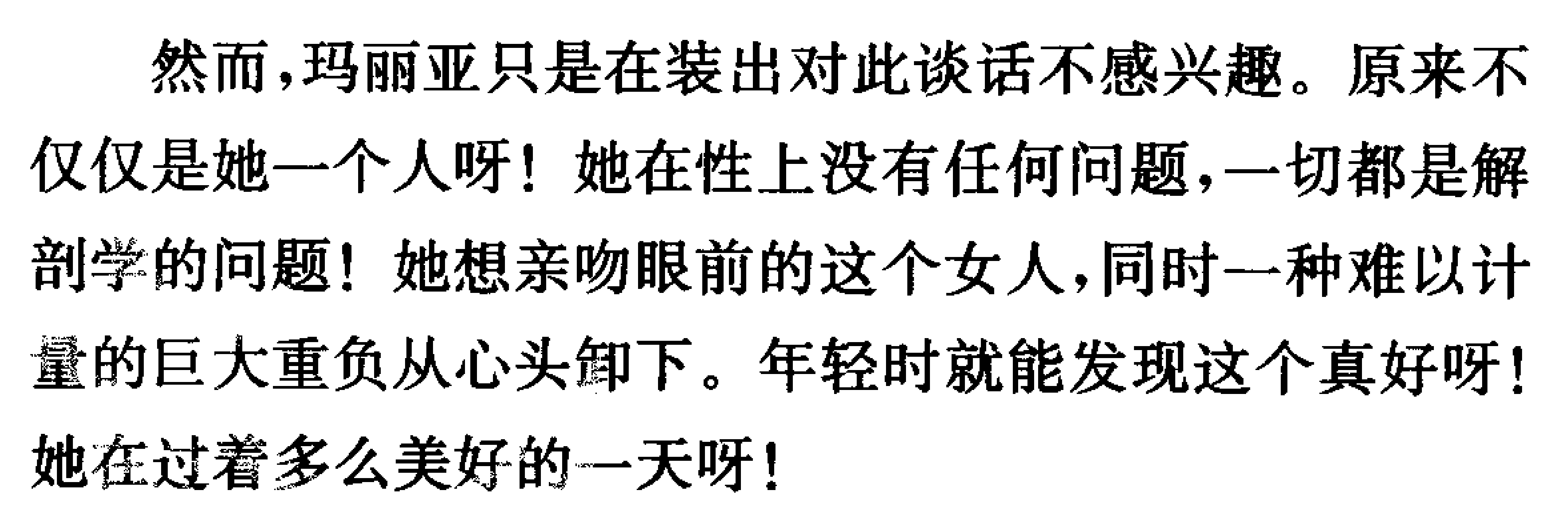
“那天我们谈过这个，”玛丽亚说，这次她是“纯真女孩”。“一进门，一层，靠里面的窗户。”

“是的，是的!”女馆员目光炯炯。“你自己去看看你的男朋友有多少人听说过这个：没人听说过! 真荒唐! 但就像阴蒂是那个意大利人的发明一样，G点是我们这个世纪

的成果！它很快就会占据所有报刊的头版头条，而没人再能漠视它！你能想像我们是在经历什么样的革命时刻吗？”

玛丽亚看了看表，而海蒂意识到需要讲快点儿，需要让眼前这个漂亮姑娘知道女人有一切成为幸福的、自我实现的权利，好让下一代人能享受这一切杰出的科学成果。

“弗洛伊德先生不同意，因为他不是女人，而且因为他在阴茎上有高潮，所以就认为我们也得在阴道上有高潮。我们得回到起源处，回到总给我们快感的地方：阴蒂和G点！没几个女人能获得满意的性交，因此，如果你在获得应有的快乐上有困难，那我就建议你：改变姿势。让你的恋人在下面，你总在上面；你的阴蒂更用力地碰击他的身体，是你，而不是他，就会获得必须的激情。换言之，应有的激情！”



然而，玛丽亚只是在装出对此谈话不感兴趣。原来不仅仅是她一个人呀！她在性上没有任何问题，一切都是解剖学的问题！她想亲吻眼前的这个女人，同时一种难以计量的巨大重负从心头卸下。年轻时就能发现这个真好呀！她在过着多么美好的一天呀！

海蒂诡谲地一笑。

“他们不知道我们也有勃起！阴蒂能勃起！”

“他们”应是指男人。既然谈话都到了这份儿上，玛丽亚也斗胆一问。

“您有过外遇吗？”

女馆员为之一惊。她眼中透出一种神圣的火光，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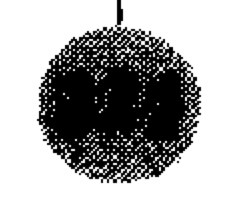
知是气愤还是羞怯引起的，她脸红了。然而，过了一会儿，在讲出实情和装模作样之间的斗争结束了。只是换话题就行了。

“我们再回到勃起：阴蒂！它会变硬，你知道吗？”

“从小就知道。”

海蒂好像挺失望。也许她从没怎么注意这个。

“好像是如果你用手指在上面划圈，不真正碰到尖儿上，快感会更强烈地出现。学学这个！尊重女人身体的男人们会马上就去碰阴蒂的头儿，而不知道这样有时会疼的，你同意吗？因此，在一次或两次相会后，你要马上控制局面：你在上位，你来决定怎样和在哪儿用力，按你的标准加快和减慢节奏。此外，根据我在读的书，一次开诚布公的交谈总是必要的。”



“您和您丈夫有过开诚布公的交谈吗？”

海蒂再一次逃避了这直截了当的问题，说过去不像如今。现在她最感兴趣的是让人分享她的理性经验。

“你试试去看看你的阴蒂，它像个指针，然后请你的男人在十一点和一点之间动它，你明白吗？”

是的，她知道这女人在说什么，虽说书上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不太同意。但是一讲到钟表，玛丽亚就看了看自己的表，她说她到这里来只是为了告别，因为她的实习期结束了。这女人好像没听她讲。

“你不想把这本关于阴蒂的书拿去看看？”

“不了，谢谢。我得思考其他的事情。”

“那不再借点儿什么新的书了？”

“不了。我要回国了，不过，我想谢谢您对我的尊敬和理解。后会有期。”

她们握了握手，互祝了幸福。

海蒂等这姑娘一出去就失去了控制，一拳砸在桌子上。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时刻来分享一下那按照事情发展的方式会和自己一起死去的东西呢？既然那姑娘有勇气问她是否有一天曾背叛过自己的丈夫，既然她在发现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最终女人接受了阴道高潮是很难之事，为什么不回答？

“好吧，这不重要。世界不只是有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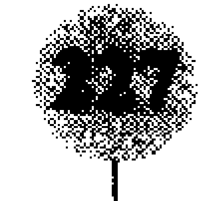
它不是世上最重要的事，但它是重要的事，这点不会错的。她看了看四周；她周围这上千本书大都是讲爱情故事的。千篇一律——某人恋爱，相会，失去，再相会。相通的心灵，遥远的地方，冒险，折磨，担心，而很少有人说“喂，亲爱的先生，请很好理解女人的身体”。为什么书不公开讲这个？

也许没人真正感过兴趣。因为对男人来说，他会继续去找寻新事物——他还是穴居的猎人，还是按照人类繁衍的本能行事。而对女人呢？照她个人经验看，在头几年里她想和自己的伴侣有一次满意的高潮；然后次数就减少了，而没有一个女人说这个，因为她认为这只是她自己的

事。然后她们就说谎，装作再也忍受不了丈夫的要求，他是每晚都要求做爱。而当她们说谎时，就让其他所有女人都忧心忡忡。

接着她们就专心去想其他一些事情：子女、厨房、时间、维持家庭、要付的账单、忍受丈夫老往外跑、在期间她们担心子女胜过担心自己的假期旅行、同谋，或者也想到了爱，但根本没有性。

也许对这个巴西女青年太直率了，她觉得这是个天真的姑娘，按岁数可以做她女儿，而且还不能很好地理解世界。一个女移民，远离自己的家乡在此生活，艰难从事着一种无趣的工作，等待着一个可以与其结婚的男人，装出几次高潮，找到保障，繁衍这神秘的人类，然后就忘记了这些叫做高潮、阴蒂的东西，还有G点(只是在二十世纪才发现的呀!!!)。成为一个好妻子，好母亲，把家打点得什么都不缺，想着在街上和她迎面走过并带着欲望看她的男人，时不时偷偷手淫。保持表面现象——为什么世界这么在乎表面现象?



因此她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您有过外遇吗?"

这些事死也不能说，她心想。虽说性已成遥远的过去，但她丈夫一直是她生命中的男人。他是一个优秀的、质朴的、大度和幽默的伴侣，他为维持家庭而奋斗，而且力争让所有在他责任之内的人都过得幸福。这是个理想的男人，是所有女人梦寐以求的男人，而正是因为这样，一想起曾经有一天她希望而且真的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过，她

就感到难过。

她记得遇到他的前前后后。当时她正从达沃斯返家，那是群山环抱中的一座小城，一次雪崩让火车中断了几个小时。她打电话好让家人放心；她买了几本杂志并准备在车站度过一段长长的等待。

这时她看到身边有个男子，他只带了一个背包和一只睡袋。他头发灰白，皮肤晒得黝黑，他是惟一一个好像对火车来不来漠不关心的人；相反，他微笑着看着四周，想找人聊聊天。海蒂打开一本杂志，但是——啊，神奇的生活呀！——她的目光迅速地和他的交织在了一起，而且没能马上移开好让他别过来。

在她还没能有礼貌地说她真得需要看完一篇重要文章之前，他就开始说话了。他说他是个作家，刚从城里和人会面回来，还说火车误点可能让他误了回国的飞机。等他们到了日内瓦后，她能不能帮他找家旅馆住？



海蒂看着他：怎么一个人误了航班而且得在一个不舒服的火车站等着通车还能这么好心情呢？

然而这个男人像个老朋友般地聊了起来。他讲了他的旅行、文学创作的神奇，而且让她带着吃惊和恐惧地听他讲了他在一生中爱过和遇到的所有女人。海蒂只是点头，而他则侃侃而谈。他时不时请求原谅光是他在讲并请她也讲点儿自己的事，然而她能说的一切就是“我是个普通的人，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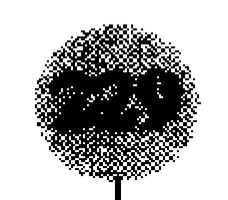
突然，她希望火车永远不来，这聊天很吸引人，她在发现只有在虚构的小说故事里才看到过的东西。而且由于

不会再见到他，她鼓起勇气（后来她不知如何解释这是为什么）并开始问一些她感兴趣的东西。她正在经历婚姻中一个困难时刻，丈夫老抱怨她在跟前，而海蒂想知道什么能让他幸福。这男人给了一些有趣的解释，讲了一个故事，但好像不太高兴地谈到她丈夫。

"你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女人，"他用了一句她多年都没听到的句子说道。

海蒂不知所措，他看出了她的窘态，于是马上就开始讲一些关于荒漠、群山、消失的城市、带着面纱的或裸露着腰的女人、战士、海盗和学者的事情。

火车来了。他们并排坐了下来，而现在她已不再是一个有一栋面对湖的别墅、有三个子女要养的已婚妇女，而是一个冒险者，第一次来到日内瓦。她望着群山、河流，感到很高兴在一个想和她上床（因为男人只想这个）并想尽办法要打动她的男子身边。她想到有多少男人想过和她这样，而她从没给他们机会——但是那天上午世界变了，她是一个三十八岁的年轻女人，神不守舍地经历着对她的引诱；这是世上最好的事情。



在她生命中早到的秋季里，当她想到她已经有了一切可期待的东西时，那个男人出现在火车站上，而且没经允许就进入了她的世界。他们在日内瓦下了车，她指给他一家旅店（简朴的，他坚持要的，因为他本应在那天上午就走的，并没事先计划在极昂贵的瑞士多呆上一天的），他请她一起去房间，看看是不是一切都正常。海蒂知道什么在等待着她，但即便如此她还是同意了。他们关上门，带着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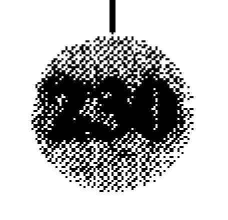
狂和欲望亲吻起来，他扒下她的衣服，而且——我的上帝呀！——他了解一个女人的身体，因为他已经了解了许多女人的痛苦或失望。

他们整整一下午都在做爱，只是当夜幕降临时，陶醉才消散，而她说了一句她再不想说的话：

“我得回去了，我丈夫在等我。”

他点上了一支烟，两人沉默了一会儿，而谁也没说“再见”。海蒂起身头也没回就出去了，她知道两人说什么都不重要，任何话语都没有了意义。

再也不会看到他了，但是，在那个疯狂的秋天里，有几个小时，她已不是一个忠实的妻子、家庭妇女、慈祥的母亲、模范公务员、不变的女伴，而是回归到一个纯粹的女人。



有几天丈夫说她变了，更高兴了或是更忧伤了——他不知道该怎么确切描述。一个星期以后，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真遗憾我没把这个讲给那姑娘听，”她心想。“不管怎么说，她会什么也听不懂的，仍生活在一个人们是忠实的、海枯石烂爱情永在的世界里。”

玛丽亚在日记中写道：

那天晚上当他打开门看到我带着两只箱子时，我不知道他想到了什么。

“你别害怕，”我马上说。“我不是要搬到你这儿来。我们去吃晚饭。”

他什么也没说，帮我把行李拿了进来。接着，没说“这是什么”或“你来了我真高兴”之类的话，只是抓住我并开始亲我，抚摩我的身体，我的胸，我的阴部，就好像等待了许久而现在预感到这时刻也许永不到来一样。

就在这冷风从门缝底下钻了进来的门厅里，他褪去我的外衣，我的连衣裙，让我赤裸着，没有任何程式和准备，连说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时间都没有，我们第一次做爱了。我想也许最好说停一停，我们找个舒适的地方，我们有时间去开发我们性欲上的无穷世界，但是同时我希望他在我体内，因为他是我从未占有也不会去占有的男人。因此我可以用自己全部的

能量爱他，让我可以至少有一夜拥有那从未有过而以后也许不会有的东西。

他让我躺在地上，还没等我底下完全湿润就进入了我，但疼痛并没让我不舒服——相反，我喜欢是这样，因为他应该明白我是他的，他不需要征得同意。我在这里不是为了再教什么或是为了展示我的敏感如何比别的女人要好要强，只是为了对他说行，他是受欢迎的，我也期待着这个呢，我非常高兴他完全不遵守我们之间订立的规则，而现在需要的只是我们雄性和雌性的本能来引导我们。我们采用的是最常规的姿势——我在下面打开着双腿，他在上面，插入抽出，同时我看着他，我不想去装、去呻吟，什么也不想，只想睁着眼看，好记住这每一秒钟，好看他脸上的变化，看他抓着我头发的双手，看他咬我亲我的嘴。没有什么前戏、抚摩、准备、技巧，只有他在我身体里，我在他心灵中。

他在插入抽出，加快和减慢着节奏，不时停下来也看看我，但没问我喜不喜欢，因为他知道这是我们在这一时刻心灵相通的惟一方法。速度加快了，而我知道十一分钟要结束了，我希望永远下去，因为感觉非常好——啊，我的上帝呀，多好呀——被占有而没去占有！一切都在睁着眼的情况下进行，而且我注意到当我们眼睛模糊时，我们好像来到一个地方，在这里我是伟大的母亲、宇宙、被爱的女人、他端着一杯葡萄酒在一堆炉火旁给我解释过的古老仪式中的圣职

妓女。我看到他的高潮要来了，他的胳膊使劲抱住我的胳膊。动作强度加大了，而这时他叫了出来——没有呻吟，没有咬牙，但是叫了！喊了！像一只动物一样吼叫了！在我脑海深处闪过一个念头，邻居也许会去报警，但这不重要，而我感到了巨大的快感，因为自开天辟地起，当第一个男人遇到第一个女人并第一次做爱时就是如此：他们叫喊了。

然后他瘫在我身上，我们就这样抱着也不知过了有多久，像那天晚上我们蒙着头巾在旅馆的黑暗中一样，我抚摩他的头发，我看到他失控的心慢慢恢复了常态，他的双手开始轻柔地在我胳膊上滑动，这让我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

他应是想到了什么实际问题——比如说他的体重压在我身上——因为他翻到了一边，并抓住我的双手，我们就这样望着天花板和三盏亮着的灯。

“晚上好，”我对他说。

他把我拉过去，让我把头靠在他的胸上。在也说“晚上好”之前他抚摩了我很长时间。

“邻居大概都听到了，”我说道，不知我们该如何进行下去，因为在这时说“我爱你”意义不大，他已知道，我也一样。

“门底下钻进来一股冷气，”当本可以说“真棒！”时，他回答的却是这个。

“我们去厨房。”

我们站起身来，而这时我看到他连裤子都没脱，

和我见到他时一样还穿着衣服，只是把阴茎露在了外头。我把外衣披在赤裸的身上。我们去了厨房，他弄了杯咖啡，抽了两支烟，我也抽了一支。我们坐在桌子上，他在用眼睛说“谢谢”，我在回答“我也想说谢谢”，但我们并没张嘴说话。

最后他鼓起勇气问了箱子的事。

“明天中午我就要回巴西去了。”

女人明白什么时候一个男人对她来说是重要的。难道他们也能有这种理解吗？是不是我得说“我爱你”，“我想继续和你在一起”，“让我别走”。

“别走，”是的，他已经明白可以和我说这个。

“我得走。我已经许下诺言。”

因为，如果我没许诺，也许会相信这里的一切都将是永远。然而不是，这是一个遥远国家内地一个姑娘梦想中的一部分，她来到一个大城市（说真的，也不是那么大），历经千辛万苦，但遇到了爱她的男人。那么，这就是我经历了一切艰难时刻的幸福结局，而只要一回忆起我在欧洲的生活，都将会是以一个爱我的男人的故事为结束，他将永远是我的，因为我已经访问了他的心灵。

啊，拉尔夫，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爱你。我想也许我们总是一看到梦中之人就一见钟情，虽说那时候的理由告诉说我们错了，于是我们就开始了与这本能的抗争——并没想战胜它。直到我们被情感所战胜，而这发生在我赤脚在公园里走、忍受着疼痛和寒冷的那

天晚上，但我明白了你是多么爱我。

是的，我非常爱你，我从没这样爱过别人，而恰恰是因为这样我才要走了，因为如果我留下来，梦想就会变成现实，变成占有的欲望、希望你的生活是我的……总之，变成占有所有这类最终会把爱变成受奴役东西的欲望。最好是这样：只是梦想。我们得小心对待从一个国家——或从生命中带走的东西。

“你没有达到高潮，”他说道，他想改变话题，想谨慎些，不要使局势紧张。他害怕失去我，而且想着还有一整夜来使我改变主意。

“我没达到高潮，但我有了无限的快感。”

“不过最好是有一次高潮。”

“我本可以装的，只是为了让你高兴，但不能这样对你。你是个男人，你是拉尔夫·哈特，一切美好和强烈感觉都包含在这句话里了。你知道支持我帮助我，你也接受我支持你帮助你，而这不意味着凌辱。是的，我是想有一次高潮，但没来。然而，我非常喜欢这冰凉的地，你炽热的身体，还有我所允许的你进入我时的猛力。

“今天我去还手头上的书，女馆员问我是否和自己的男伴谈过性的问题。我想说：哪个男伴？什么类型的性？但没必要这样对她，她一直是和我在一起的一个天使。

“说实话，自从来到日内瓦，我只有两个男伴：一个是唤醒了我本身最糟东西的人，因为我允许了，而

且甚至是我请求的。另一个人就是你，你让我重新感到自己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希望能教你摸我身体的什么地方，强度多大，多长时间，而且我知道你会明白这不是什么指责，而是要让我们的心灵有可能更好地相通。爱的艺术就像你的绘画，需要技巧、耐心，而且特别是夫妻间的实践。需要大胆，必须超越人们常说的'做爱'。"

行了。女教师又回来了，而我不想这样，但拉尔夫知道避开这情形。不是接受我在说的，而是在不到半个小时里点起了他的第三支烟：

"首先，今天你在这儿过夜。"

不是请求，而是命令。

"第二，我们要再做爱，少点儿急切，多点儿欲望。

"最后，我希望你也能更好地理解男人。"

更好地理解男人？我每天晚上都和他们在一起，白人、黑人、亚洲人、犹太人、穆斯林、天主教徒、佛教徒。难道拉尔夫不知道这个吗？

我感到更为轻松；交谈走向一种讨论，这真好。此刻我都想请上帝原谅，我想食言。但回家的现实就在那里，它对我说不要忘记保持梦的完好，而且不要落入命运的陷阱。

"是的，更好地理解男人，"当看到我讽刺的神态时，拉尔夫重复道。"你谈论表现你女性的性欲，谈论帮助我在你身体上航行，帮我要有耐心，要有时间概念。我同意，但你想过没有至少在时间上我们是不同

步的？为什么你不抱怨上帝？

“当我们相遇时，我请求你教我关于性的东西，因为我的性欲已经消失。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生活了若干年后，我所有的任何的性关系都消失在厌倦和失望之中，因为我明白了让我爱过的女人们有她们给予我的同样快感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不喜欢“我爱过的女人们”，但装出无动于衷的样子点上了一支烟。

“我没勇气请求：教我了解你的身体。但当遇到你、看到你的光泽并对你一见钟情时，我想到在生命的这一时刻，如果我真诚对待自己和对待想有她在身边的女人，我就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

我的烟抽得很舒服，而且很想让他给我来点儿葡萄酒，但我不想中断这个话题。

“为什么男人不是去做你对我所做的事情，发现我的感受，而只是想着性呢？”

“谁说我们只想性？相反：我们度过生命的一年又一年，试图让自己相信性对我们是重要的。我们向妓女或处女学习爱，我们把自己的情况讲给想听的人听，当我们岁数不小时，我们和年轻的情人一起行走，这一切都是为了向其他人表明我们是女人所希望的那样。

“不过你想知道一件事吗？根本不是这个。我们什么也不懂。我们认为性和射精是一码事，实际上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不是一码事。我们没去学是因

为我们没勇气对女人说：教我了解你的身体。我们没去学是因为女人也没勇气说：了解我是怎么样的吧。我们处于物种生存的第一本能之中，而这就是一切。不管再怎么荒唐，你知道对一个男人来说什么比性更重要吗?”

我想大概是金钱和权力，但我什么也没说。

“体育。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一个男人明白另一个男人的身体。在这里，在体育中，我们看到身体相互理解的对话。”

“你疯了。”

“也许吧。但这有意义。你停下来看过和你上床的男人们的感受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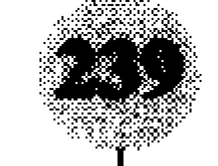
“是的，我停下来过：所有的男人都不自信。都感到害怕。”

“比害怕更糟。他们是脆弱的。他们不太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只知道团体、朋友和女人们说是重要的东西。‘性，性，性’，这就是生活的基石，宣传、众人、电影、书籍所叫喊的东西。谁也不知自己所讲之事。他们知道——既然本能比我们大家都强大——那事得做。就这样。”

够了。我本想上有关性的课，好让他保护我，而他却在这样做着，但不管我们的话再怎么充满智慧——因为一个总想感动另一个，这样也太愚蠢，太不配我们的关系！我把他拉向我是因为——这和他要说的或我针对自己所想的无关——生活已教会我

许多东西。开天辟地之时，一切都是爱，都是付出。但紧接着，蛇出现了并对夏娃说：你所付出的，你将失去。这就和我的情形一样——还在学校时我就被从天堂中逐出，而自这时起我就寻找一种方法对蛇说它错了，去体验比留给自己更为重要。但蛇对了，而我错了。

我跪下来，慢慢脱去他的衣服，我看到他的阴茎就在那里，平静，没有反应。他好像对这没有感到不舒服，而我从脚上开始，亲到他的大腿内侧。阴茎开始慢慢地有了反应，我触摸它，然后把它放进口里，而且像个无所求的人那样亲切地亲吻它，不紧不慢地，不让他理解为“来吧，准备行动！”而恰恰是因为这样，我得到了一切。我看到他被刺激起来，并像那天晚上在黑暗中一样，他开始触摸我的乳头，在上面划圈，让我想要他再次在我的双腿之间或是在我的口中，或是随他去希望要我或占有我。



他没把我的外衣脱掉；他让我趴在桌子上，双腿仍然跪在地上 。他慢慢地进入了我，这次没有急切，没有害怕失去我，因为从内心深处他已经明白这是一个梦，而且会像一个梦而绝不会像个现实一样永存。

在感到他的阴茎在我身体里的同时，也感到他的手在我乳房上，在我屁股上，并像只有女人才知道做的那样触摸我。于是我明白了我们都是为对方而天造地设的，因为他终于像现在这样成为女人，正如当我们在交谈中或者相互引导两个迷失的灵魂、世界缺

失的两个碎片相遇中，我也成为了男人。

随着他的插入和抚摩，我感到他不只是在对我而是在对整个世界做这个。我们有时间，有温柔，有相互的了解。带着两只箱子和离去的愿望来到这里，然后就被扑倒在地并被他带着害怕猛力地插入，真是太好了；但知道夜永不会结束同样挺好，现在在这里，在餐桌上，高潮本身不是终结，而是这次相遇的开始。

他的阴茎在我身体里一动不动，而他的手指却在快速地运动着，让我有了第一次，然后第二次，接着第三次高潮。我想把他推开，快感中剧烈的疼痛伤到了我，但我坚定地忍受住了，我接受这样，而且我可以忍受再一次、两次、更多次的高潮……

……突然，一种光芒在身体内迸发出来。我不再是我自己，而是一个凌驾于我所认识的一切事物之上的生物。当他的手把我带到第四次高潮时，我进入到一个好像一切都在平和之中的地方，而在我第五次高潮中，我认识了上帝。这时我感到他的阴茎开始在我体内抽动，而他的手并没有停下来，而我则说“我的上帝呀”，我把自己交给了随便哪个，地狱或天堂。

不过是交给了天堂。我是土地、群山、老虎、流向湖泊的河、变成大海的湖泊。他抽动得越来越快了，疼痛夹杂着快感，我可以说“我受不了了”，但这不公平——因为这时我和他我们是同一个人。

我让他想进入多久就多久，他的指甲现在抠在我

的屁股上，而我就这样在厨房的桌子上趴着，心想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做爱地方了。桌子声又响了起来，呼吸越来越急促，指甲抠着，我的阴部用力地撞击着他的阳具，这是肉与肉、骨与骨的撞击，我的高潮又要来了，他也一样，而这没有半点儿——没有半点儿的虚假！

“来吧！”

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而我也知道是时候了，我感到自己整个身体放松下来，我已不是我自己，我已不听、不看、不追求任何兴趣，只是感觉。

“来吧！”

我和他一起来了。不是十一分钟，而是永恒，好似我们两人已从躯体中脱出来，并带着深深的快乐、理解和友谊在天堂的花园里漫步。我是女人和男人，他是男人和女人。我不知过了多久，但一切都好像是在沉静中，在祈祷中，就好像宇宙和生命不存在而变成了某种神圣的、无名的、无时间的东西。

但时间马上就回来了，我听到了他的叫声，而我也和他一起叫起来，桌子腿儿有力地撞击在地上，而我们谁也没想问或是想知道其他人在想什么。

接着他一声不吭地从我身体里抽了出去，而且在笑，我感到我的阴道收缩起来，我转向他也笑了起来，就好像在我们生命中这是第一次做完爱一样，我们拥抱在一起。

“祝福我，”他请求道。

我祝福了他，不知自己在干什么。我也请他祝福我，他祝福了，说“祝福这个曾深深爱过的女人”。他的话很漂亮，我们又拥抱在一起，我们在这里，不明白怎么十一分钟能让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这样。

我们谁也不感到累，我们来到厅里，他放上一张唱片并做了正是我所希望的事：点燃壁炉并给我倒上了一杯葡萄酒。

接着他打开一本书并念了起来：

“生之时，死之时
种之时，收之时
杀之时，治之时
毁之时，建之时
哭之时，笑之时
呻吟之时，舞蹈之时
扔石头之时，挨石头之时
拥抱之时，分手之时
寻找之时，丢失之时
保存之时，扔弃之时
撕破之时，缝补之时
沉默之时，讲话之时
爱之时，恨之时
战争之时，和平之时。”

这听起来像是告别。然而这是我生命中所能经

历的最好的告别。

我拥抱了他，他也拥抱了我，我们在壁炉旁的地毯上躺了下来。完整无缺的感觉仍在继续，好像我一直都是一个聪颖、幸福、在生活中自我实现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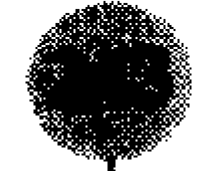
“你怎么能爱上一个妓女呢？”

“当时，我不明白。但今天，我想了想，我相信当知道你的身体永远不只是我的时，我可以全力以赴来赢得你的心灵。”

“而那忌妒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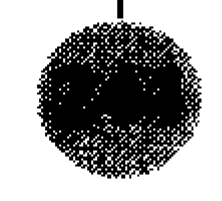
“不能对春天说：‘但愿你马上就来而且持续许久。’只能是说：‘来吧，带着你的希望祝福我，尽可能地长驻不走。’”

话随风而去。但我需要听，而他需要说。我睡了也不知有多久。我做梦了，但不是梦见一个情景或一个人，而是香气，弥漫一切的香气。



玛丽亚睁开眼睛时，几缕阳光已从打开的百叶窗上透了进来。

“我和他做了两次爱，”她看了看睡在身旁的男人心里说道。“然而，好像我们一直是在一起的，而他一直就了解我的生活，我的心灵，我的身体，我的光泽，我的疼痛。”



她起来去厨房煮杯咖啡。这时她看到了放在过道上的两只箱子，她想起了一切：许诺、教堂里的祈祷、她的生活、她坚持要变成现实但失去魅力的梦想、完美的男人、身体和心灵是一码事而快感和高潮不是一回事的爱情。

她可以留下来；她生活中没有任何再可以失去的了，只是再失去一个幻想。她想起了那诗句：哭之时，笑之时。

但还有另一句：拥抱之时，分手之时。她煮好了咖啡，关上厨房门，打电话叫了一辆出租车。她聚集起把她带出如此之远的意志力，这是她“光泽”的源泉，它告诉她出发的正确时间，它保护着她，让她永远保存着对这一夜的记忆。她穿上衣服，拿起箱子出了门，希望着他醒来并请她留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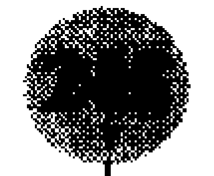
然而他没有醒。当她在外道等出租车时，一个吉卜赛

女人手里拿着一束花经过她。

“买一朵吗?”

玛丽亚买了一朵;这是夏日已去秋天到来的标志。日内瓦会在很长时间里街上没有了桌子,公园里没有了到处都是散步和晒太阳的人。这没关系;她要走了,因为这是她的选择,没什么可叹息的。

她抵达机场,又喝了杯咖啡,等了四个小时去巴黎的航班,总想着他会随时走进来,因为在睡觉前,她跟他说了她出发的时间。就像在电影里发生的那样:在最后时刻,当女的就要上飞机之时,男的疯狂地出现了,他抓住她,亲了她一下,在航空公司职员们的微笑和善意的目光下,他把她带回自己的世界。字幕上“完”字出现,而所有观众都知道,从此他们将幸福到永远。



“电影从来不讲以后情况如何,”她自言自语道,试图想安慰自己。结婚、厨房、子女,越来越不稳定的性生活,发现他情人的第一张字条,决定闹一通,听再不会有此类事情的许诺,又一张另一个情人的字条,又是闹并扬言分开,这次男人反应不是那么自信,只是说爱她。第三张字条,是第三个情人的,于是她选择了沉默,装着不知道,因为可能是他会说不再爱她了,她来去自由。

不,电影没讲这个。在真实世界开始之前它就结束了。最好别想。

她看了一本、两本、三本杂志。在机场大厅里等候了不知多长时间后,终于广播她的航班了,她登上了飞机。

她仍然想像着那著名场面，这就是她系上安全带，感到有只手搭在了她肩头，回头一看，他在那里微笑。

然而什么也没发生。

在日内瓦到巴黎这一小段航程中，她睡着了。她没有时间去想到家后说什么，讲什么故事，但她确信她父母知道了有个回家的女儿，还有一座农场和安逸的晚年后，一定会高兴的。

飞机降落把她颠醒了。飞机滑行了很长时间，空姐走过来说她得换航站楼，因为去巴西的航班是从F航站楼起飞，而她现在是在C航站楼。但不必担心，不会晚的，还有很多时间，而且如果有什么疑问，地面人员可以帮助她找到地方的。

当飞机靠近出机口时，她想值不值得只是为了照几张相并跟别人说她去过巴黎了而在这个城市里呆上一天。她需要时间来想想，来独自一人呆一呆，来把对头天的记忆深深地隐藏起来，好在一旦需要感觉自己还活着的时候能使用它。是的，在巴黎呆一天是个好主意；她问空姐如果这天不走，去巴西的下一航班是什么时候的。

空姐看了她的票后说很遗憾，她的票价不允许做这种停留。玛丽亚用独自一人看这样一座如此美丽的城市会让她沮丧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她在努力保持镇定和意志力，不要用美丽景色和思念某人之情来破坏掉一切。

她下了飞机，通过了安检；她的行李将被直接送上另一架飞机，这不必担心。门开了，乘客们走出去并和等候他们的人拥抱，妻子、母亲、儿女。玛丽亚装出无所谓的样

子，同时她又想到了自己的孤独；只是这次她有个秘密，有个梦想，她不是那么苦涩，而生活将会更容易。

“巴黎永在。”

不是导游。不是出租司机。当听到这个声音后她的双腿颤抖了。

“巴黎永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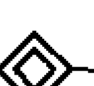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上的一句话。想看看埃菲尔铁塔吗？”

想，当然想。非常想。拉尔夫手中一束玫瑰花，眼中充满了光泽，是那第一天当他画她而寒风又让她在那里不舒服时她所看到的光泽。

“你怎么在我之前到了？”她只是为了掩饰惊讶而问道，回答已无关紧要，但需要时间来喘口气。

“我看到你在看一本杂志。我本可以走过来，但我是浪漫的，不可救药的浪漫，我觉得最好是坐第一班到巴黎的飞机，在机场转转，等上三个小时，看上无数次航班时刻表，买上给你的花，说《卡萨布兰卡》中里克对情人说的话，并想像着你吃惊的样子。而且我确信这是你所希望的，你在等我，世上所有的决定和意志都不足以阻止爱情一时间改变了游戏规则。像电影上那样浪漫并不难，你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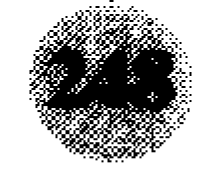
她不知道难不难，但现在价钱对她来说已没什么——即使她知道刚认识这个男人，几小时前他们第一次做了爱，头天她被介绍给了他的朋友们，她知道他常去她上班的舞厅，而且结过两次婚。人无完人。另外，她有了买农场的钱，有青春，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有心灵极大的独立



性。即使这样，由于命运总是选择她，她认为可以再冒一次险。

她亲吻了他，根本不想知道银幕上出现“完”字以后的事情。仅仅是如果有一天有人决定讲出自己的历史，那她会请他按童话故事的开头讲，故事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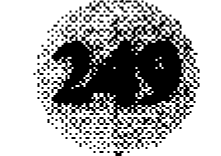
从前……



后　　记

像世上所有的人一样——而在这事上我一点儿也不害怕一概而论——，我很晚才发现性的神圣之意。我的青年时代正值极度自由的时代，当时有重要的发现和许多过度行为，接着就是保守抑制时期，夸张的代价实际上是留下了些许严重的后果。

在过度行为年代（我们是在讲 70 年代），作家华莱士[①]写了一本关于美国图书审查的书，为此他利用法律手段旨在阻止一本关于性的书出版：《七分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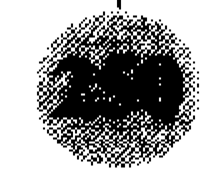
在华莱士的小说中这本引起审查讨论的书仅仅是点到为止，而性欲的主题很少出现。我曾想像这本禁书里都写了些什么；谁知道我能不能试着写它呢？

事情是在他的小说中，华莱士多次提到这本不存在的书，而这最终限制了——而且不可能完成——我自己想像的任务。只留下对书名的记忆（我认为华莱士在时间概念上很保守，而我决定扩展它）和以严肃的方式接触性欲问题是重要的这么一个想法——然而这已被许多作

① 华莱士（1916－1990）：美国小说家和电影编剧。他带头创作一种新型文学，即超级小说，用生动的小说形式描写时事。

家做了。

一九九七年，刚在（意大利）曼托瓦[1]开完一个会，我就在下榻的旅馆里发现了一份扔在接待处的手稿。我没有看这部手稿，但却看了一个巴西妓女的真实故事，她的婚姻，她法律上的困难，她的冒险。二〇〇〇年，在路过苏黎世时，我与这个妓女取得了联系——她化名索尼娅——而且对她说我喜欢她的文章。我把她推荐给我那巴西的出版社，出版社决定不出版。索尼娅当时已在意大利定居，她搭火车到苏黎世来和我见面。她邀请我们——我、一个男朋友和一个刚和我会面的（瑞士）《观察报》的女记者去长街，这是当地的红灯区。我不知道索尼娅已把我们的造访通知给了她的女同事们，而且让我惊奇的是，我最后还为她们在以不同语言出版的我写的书上签了名。



这时，我已经决定写关于性的书了，但还没有方向，也没有主角；我主要是想去常规寻找神圣的东西，但是那次长街之行教育了我：为了写神圣的一面，必须明白为什么它曾是那么世俗。

在和（瑞士）《画报》杂志的一个记者交谈时，我讲了在长街签名的不期之夜的事，而他则发表了一大篇有关这个的报道。结果是，在日内瓦签名的一个下午，一些妓女拿着她们的书出现了。其中一个人引起我特别的关注，我们一起——和我的女代理人和女友莫妮卡·安图内斯——出去喝咖啡，而这最后变成了一顿晚餐，变成了接下去日

---

① 曼托瓦：又称“曼图亚”，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区的一座城市名。

子里的其他几次会面。从这里出来了《十一分钟》的主线条。

我想感谢我的瑞士出版商安娜·冯·布兰塔，她在有关她们国家妓女合法地位上的一些重要资料上帮助了我。感谢在苏黎世的以下女士：第一次是在曼托瓦见面的索尼娅（谁知道会不会有一天有人会对她的书感兴趣呢！）、马莎、安特诺拉、伊莎贝拉。在日内瓦的（也都是化名）：阿米、露西娅、安德雷伊、瓦内萨、帕特里克、泰蕾兹、安娜·克里斯蒂娜。

还要感谢安东内拉·扎拉，她允许我引用了她《情感科学》一书中的一些段落，以便装点玛丽亚日记中的一些段落。

最后我要感谢玛丽亚（化名），今天她居住在洛桑，已经结婚，有两个漂亮的女儿，在我们几次相见中，她和我还有莫妮卡一起分享了她的故事，此书正是基此而成。

保罗·科埃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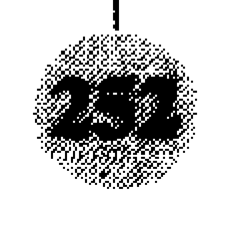


保罗·科埃略

保罗·科埃略是当今一种世界公认的大众文化现象。

其作品被译成五十六种语言,在一百五十个国家发行,他已经成为凡是想理解当今世界思想和追求之人的必须参照物。

不论在何处发行,受读者欢迎的程度都超出一切可能的预想。



当哈泼·科林斯(Harper Collins)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在美国出版《炼金术士》(一译《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时,就是如此,发行数目达五万册,这已是给来自巴西一本书的最大之发行量了。如今此书被认为是此出版社近期历史上最大的成功之一。

此书非凡的成功发行在各地重现。在法国,由安娜·卡雷尔(Anne Carrère)出版社出版发行,并连续五年销售排名畅销书榜首。在意大利,由邦皮亚尼(Bompiani)出版社出版发行,并获得克林扎内·卡沃尔大奖和弗拉亚诺奖,在德国,由迪奥格纳斯(Diogenes)出版社出版发行并三百零六周排在《明镜》周刊杂志畅销书名单之列。

然而,保罗·科埃略的生涯不只限于一本书的国内国

际的成就上。《朝圣》,《笼头》,《主神的使女们》,《我坐在彼德拉河畔哭泣》,《第五座山》,《光明斗士手册》,《韦罗妮卡决定去死》,《魔鬼与普里姆小姐》等书都在证明着其作者之高深才气和其读者之忠诚。他荣获二〇〇一年度班比文学奖,这是德国最著名的奖项之一,是授予"相信命运和人类特性并相信在黑暗世界里人类维持火种不灭的能力"之人的大奖。

二〇〇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保罗·科埃略不朽地入选巴西文学院。在无与伦比的文学路上所表现出的对文字的驾御能力决定性地证明他的成功是自然的,而这在今天不只是在其许多书中能看到,而且在他常规与之合作的报纸上都能见到,其中有《晚邮报》(意大利),《周刊》(西班牙),《星期日世界报》(德国),《中国时报》(中国台湾)。

作 者 作 品

《炼金术士》(一译《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朝圣》·《笼头》·《主神的使女们》·《我坐在彼德拉河畔哭泣》·《马克图伯》·《第五座山》·《魔鬼与普里姆小姐》·《韦罗妮卡决定去死》·《光明斗士手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十一分钟
作者＝（巴西）保罗·科埃略（Ｐａｕｌｏ　Ｃｏｅｌｈｏ）著
页数＝２５３
ＳＳ号＝１１８４０５３１
出版日期＝２００４．６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